

張永福先生著

南洋與創立民國

馬君武題

張永福先生著

南洋與創立民國

馬君武題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月十日出版

華僑與創立民國

平裝每冊定價大洋二元
燙金西裝定價大洋三元

編輯者張永福

代售者各處書局

印刷者上海中華書局

南洋總代理處

新加坡嘉敏申律一二二號三樓
通美行

南洋與創立民國目錄

本書凡例

星洲關於同盟會大事記

最早國旗繡錦圖

孫先生張楚楠同盟會前撮像

孫先生張楚楠同盟會時警語

圖南日報月份牌南洋同志與中山先生認識之介紹物

星洲組織同盟會越後數天攝影

孫先生致永福手書

新加坡圖南日報復版之傳單

孫先生於未組織同盟會以前之第二通訊

孫先生與楚楠通訊墨蹟

孫先生與永福義順通訊墨蹟

光復民國六年所用之國債票

孫先生通訊與永福

孫先生通訊與楚楠

孫先生第三次在暹羅與同志攝影

孫先生致永福手書

孫先生致永福手書

孫先生在河內致永福書

孫先生託購西文年鑑西文墨蹟

孫先生介紹汪精衛黃隆生兩先生與永福書

孫先生致永福墨蹟

孫先生致永福秘密函一、二、三

孫先生致永福函一、二

孫先生致永福函一、二、三、四

孫先生致永福函五、六、七、四

孫先生致永福函五、六、七、四

孫先生致書永福墨跡

胡漢民君撰之發刊詞

中與日報初出版第一版登載孫先生論文

孫先生致林義順同志函

孫先生致林義順同志函

馮自由君關於黨報告書

汪精衛先生致林義順同志手書

孫先生致義順同志手書

孫先生致林義順同志手書

孫先生在晚晴園與同志遊戲攝影第四次

出版第一張之中興日報

黃克強先生致陳楚楠手書

孫先生改吳悟叟手書

孫先生借羅同志歡迎文島加同志攝影第五次

孫先生致楚楠墨跡

孫先生致四同志錄書

孫先生臨時致永福手書

同盟會祕碼電概各種密電

孫先生手書械封

同盟會鐵箱附孫先生手書鐵箱鎖匙

孫先生墨跡一

孫先生墨跡二

振天聲戲票

民報印鑑

新加坡星洲書報社

新加坡中興日報社原址

中興日報舊扁額

中興日報股票

汪夫人陳璧君先生認中興日報股票存根

汪夫人陳璧君遺像及黃崗起義時所用之鷹球印

許雪秋軍事報告書又同

孫先生寫盟書包皮之一種

星洲同盟會歡迎孫盧夫人及四姑概孫女公子攝影

張永福的旌義狀

仰光同志錄先生及千崖同志刀安仁君像

汪精衛又胡漢民君致仰光同志錄手書

汪精衛先生致仰光同志手書

胡漢民先生致仰光同志手書

孫先生致仰光莊銀安同志書

孫先生又致仰光莊銀安同志墨蹟

孫先生又致仰光莊銀安同志墨蹟

漢民先生致莊銀安同志手書

民國後孫先生致永福書墨蹟

新嘉坡同盟會捐款之一頁張 抄丙午日記

黃克強君住晚晴園之一頁張 抄丙午日記

孫先生住晚晴園之一日張 抄丙午日記

孫先生之支用款

汪精衛先生手書原始革命方略共五十版

附孫先生格言五十段

汪精衛先生詩代序

居覺生先生序

陳樹人先生序

林子超先生序

孫哲生先生序 (此書覆尤爲作中副以事未悉)

馮自由先生序

自序

緒言

補充胡漢民先生述的南洋與中國革命

很早以前的事

康有爲構陷孫先生

重洋萬里的友聲

組織同盟會

科學與迷信

充滿革命精神的晚晴園

孫先生四次南來

同盟會之擴大及遭遇之荆棘

中國同盟會星加坡分會章程 胡漢民先生起草

論民前五年同盟會議事時議案之一段

求知乃真快樂

同盟會最初會章

預備起義

黃崗起義

節錄中國革命黨史關於黃崗之一段

節錄丁未年潮州黃崗革命記

余既成同志在香港被拘

錄余既成同志被拘馮自由君由港報告

譯余既成同志在港獄中上訴原文

汕尾及鎮南關

最早的革命宣傳機關

補 黃色的恐慌加釐飯

孫先生第五次南來

錄河內胡漢民先生致總理報告書

中興日報胡漢民先生手撰發刊詞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筆戰

孫先生化名駁總匯報文

越南砒霜案與革命華僑

被拘同志之保釋及供給

革命軍人之收容

中興石山公司

第一國葬之軍人

國旗

竹炮與上海出奇制勝之先例

剪掉辮子

補 傑伶蛇仔秋

節錄仰光華僑之革命運動

仰光革命運動之文件

錄胡漢民汪精衛馮自由三君來函

補 述圖南日報一段故事

補 陳詩作同志史略
白 圖南報發刊

同德書報社及其他書報社與中國革命

補 同盟會分幫之原因

孫先生起居注

孫先生之異徵

補 如意油遊戲文章的革命劇

由乘馬談到姪孕

眉公

買股票

補 張永石傳

編了以後的話

黃乃裳君傳

再補錄潮州舉義公函

補錄汕尾舉義公函

張叔耐先生跋

先母陳寶孃像

南洋與中國革命 一五十二全

凡例

- 一 本書重在 孫中山先生細言細行之記載與史稿或年譜擴精棄繁不同
- 一 本書係余個人以迴憶力對辦事經過所報告年湮月久事實上十忘其八在所不免故時日人名間有錯誤閱者請諒
- 一 本書祇載至鎮南關事後爲止以後之事尙多俟此書出版後再行續編
- 一 本書屬於草稿性質尙有出入希同志指示當於續篇時補正
- 一 本書所搜輯 總理遺墨尙有未備尙南洋諸同志尙有存儲（除建國以後）之遺墨請賜予加入續篇
- 一 余個人前所存 先生墨跡不止百餘頁在十三年追悼會陳列後失去十之七八今以各種方法追尋待續篇或能發現當一併加入
- 一 余於同盟會以前及至光復對革命工作凡負九載職務同志及各機關來往文件數千函光復前以不殫繫積燬去若干光復後以屢次搬遷遺失若干今檢舊篋僅以所存百餘件中揀出與革命大事有關者刊錄其餘如攻誦箇人及糾正告發當日之當事人之文件一切割愛
- 一 余處尙有要人某君傳授製造安全炸彈圖及配合原料方法以格於地方法令有害和平亦不刊列
- 一 光復前所新加坡政治中人如歷任華民政務司又如何樂如先生等對吾人之曲全對吾黨之諒解厥意甚厚以格於官箴簡不輕載

星洲關於同盟會大事記

1903 癸卯

蘇報案
籌備圖南日報

1904 甲辰

圖南日報出版
星洲書報社成立
孫先生初會星洲同志
五大臣到南洋受警告
康有為籌創海運日報

1905 乙巳

同盟會成立
南洋同盟會舉陳楚楠為會長林義順為交際科主任以下連次任同

1906 丙午

各處成立同盟分會
南洋總匯日報成立
南洋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許子麟為財政

1907 丁未

中興日報成立
追悼馮夏威抵制美國
黃岡起事
余既成案
防城鎮南關起事

1908 戊申

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
中興報改有限公司
楊士琦帶海峽艦隊來南洋受同志招待河口失敗軍人
南洋各埠各級黨部成立
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
蘇德同視星洲同志真誠反對國喪起大風潮

1909 己酉 宣統元年

南洋支部暫移庇能
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沈聯芳為財政
蘇坡書報社成立

1910 庚戌

營救居正陳漢平
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
籌創德興日報
同德書報社成立

1911 辛亥

三月二十九起事
光復籌餉
同盟會選舉張永福為會長陳先
星洲晨報出版
孫先生由歐過星就南京總統

此植於民國十七年
 曾一度失去雁渺魚
 沈無從尋覓嗣爲怡
 和軒俱樂部楊岐山
 邱繼顯兩同志發見
 知係建國前重要紀
 念品乃以重價購存
 最近謫余有「南洋
 與創立民國」之作
 概將原幘寄還俾付
 梨叢公諸天下物歸
 舊主在余固極感幸
 而楊邱兩同志愛護
 黨國之誠與其義俠
 又烏可埋沒也

永福誌

廿二年七月十日



民國前七年孫
 總理指示手稿
 元始國旗圖者



(作繡時廿二歲)

(攝影時五十歲)

張陳淑字女士

未 組 織 同 盟 會 以 前



陳 楚 楠 孫 中 山 張 永 福

凡吾同志務以此爲圭臬

孫先生組織同盟會時警語
我這同盟會的組織是希望發展
得很大很大我們的責任當然是
犧牲但是犧牲到什麼程度我們
總不能預說設使犧牲到剩二個
人留存亦算是同盟會存在的一
日

光緒卅五年冬曉晴園著主張亦和敬書

WISHING YOU



河山我選傑豪原中華相慶塗於滄寇本國上外忠

"THOE LAM JIT POH."

報日南圖

Chinese Daily News Office, Printers, Lithographers & Book-binders.

21, 22, Hokien Street, Singapore.

號二十二號一十二第牌門街建福印刊館會陽本坡嘉生

所刷印版石字活蕪紙閱新

後生得銀每馬

位香漢呈理物

年六米五每任字佰玖仟壹

巴乙號歲年一十三餘先清滿

民國前八年繪設圖寫字者張永福

南洋同志與中山先生認識之介紹物

Arch 1 (Left): 太平歲次姓名 (Tianping Age Year N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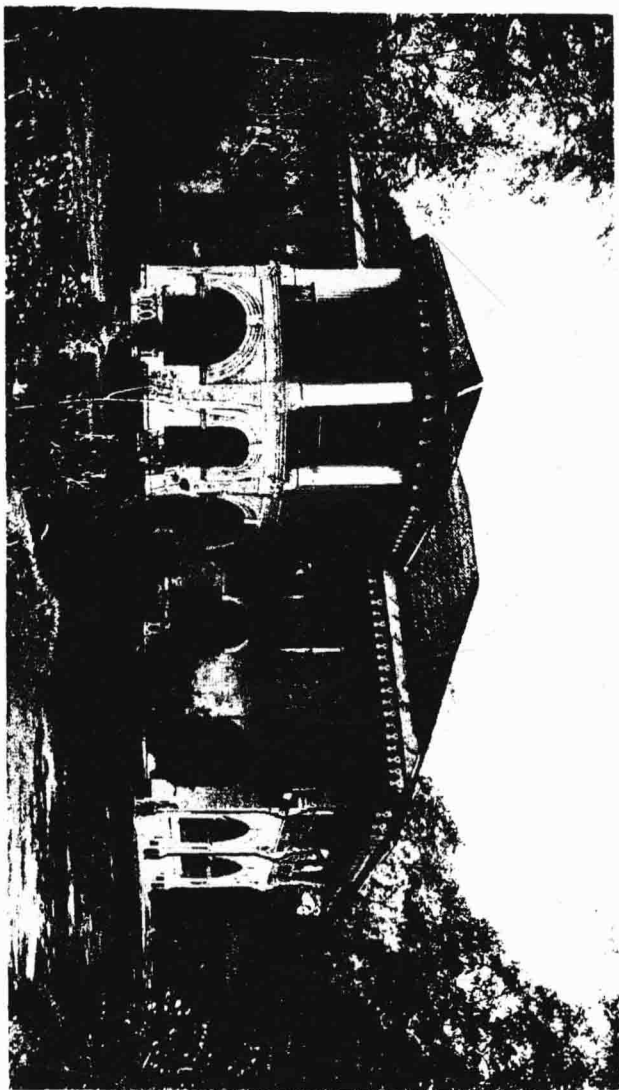
Arch 2 (Center): 自由 (Liberty)

Arch 3 (Right): 利不致利 (Benefit does not lead to benef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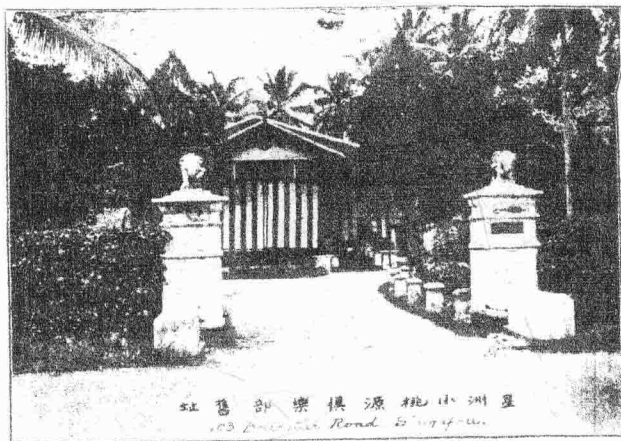
Grid Headers: 龍, 兔, 虎, 牛, 鼠, 猪, 狗, 雞, 猴, 羊, 馬, 蛇, 龍, 兔, 虎, 牛, 鼠

Grid Content: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圖 晴 晚 (坡加星)



(美業光日昔非已木花及置設有所據館年六十國民爲圖此按) Bin Chan House Singapore



亞細亞小桃源俱樂部舊址
 103 Cross Street Road Singapore

小 桃 源

南洋領袖革命助成式
 昌倡義所有事實史
 以徵信牴序其端
 壬申冬曹亞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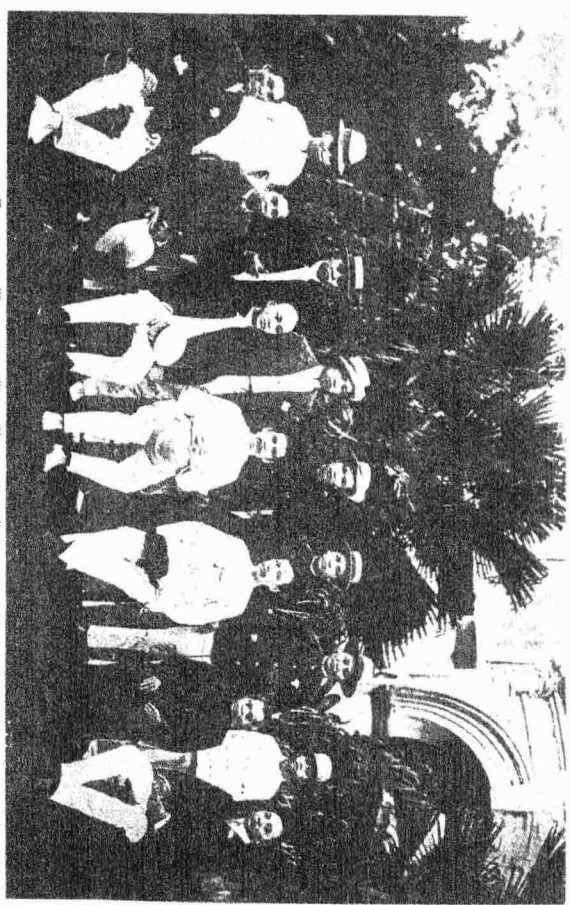
曹亞伯字



青年時的林義順(字毅初)

Mr. Lim Yee Hoon
 星洲義林社社長
 24/2/1905 年巳巳

天 數 後 會 盟 同 織 組



林毅順
張漢庚
劉念澤
黃耀庭
六令季
鄧子瑜
孫中山
陳汝河
張導泉
陳楚楠
張華丹
張永福
吳信夏
林毅庭

祝華盟之此下格別後藉福流年善款西
 十月九日抵日本已會周志相見得委日東機關之
 進勇較前志甚自身離日本未幾片增多千
 餘人前者運車布置亦大佳與與神州無異
 驚為惶若此也陸外各地日來亦多事 托車馬日甚
 軍者有言 茲將何內同定內 充寄上一本題
 此版式登萬本即是以三百四拾圖三年本 格回前
 查地同表已集款 餘即未報款 此不者者 則平宜 應
 印之分派者 庶必能大動之 他日 則 南降者 斯此
 下風氣初開 必要為 憐之 同 多用之 支 竭力 勉 不 隨
 勞苦 從此日進 不久 必風氣 可 以 大明 矣 誠 不 虛 有 矣 矣
 西革命之事 皆 皇 德 行 矣 以 身 見 此 地 皆 一 次 日 事
 亦 福 學 之 世 尚 者 尚 能 有 如 此 則 不 事 不 成 矣
 高 降 台 已 不 得 矣 進 步 不 進 若 再 有 公 者 託 託 託 託
 漸 普 發 則 人 非 本 石 想 他 日 之 世 不 不 遜 他 之 也 惟 恐
 公 壽 盤 力 圖 之 章 甚 盤 之 章 甚 盤 之 章
 大 安 者 同 邀 統 此 此 公 身 務 文 禮 始 西 於 月 十 六

乙巳年十一月廿八日即民國前七年



光復先聲

中國

Main body of the newspaper containing multiple columns of vertical Chinese text, including news reports and articles.

時在秋九月不...

文 非 富 大 半 高 壓 之 日 免 為 國 之 年

不 但 使 地 域 離 離 曲 胡 馬 渡 山

凡 屬 我 國 人 者 送 一 紙 不 取 分 文



按即南日報出版後二年因經濟不繼經一度停版三個月嗣而重行出版此其光復印送之一紙傳單也(原稿尚存函也)

楚楠位大之山下星册一公收尉遂才惜為時恐不能
 暢叙一切遺憾弟今不得西實直往日本先查探東方機
 以定方針方計一定再至南地以招同志合成大團以圖果
 茲勤今日時機已熟者再不發恐時不我待則千古一
 念為不再來也日前所言林氏之親戚祈將其姓氏住址詳
 寄我以得有便或請他來感德之徒見他以聯合閩廣而

大事有信奇橫嶺如左在桂恒委

*Mr. Jun
 10/13/26
 P.O. Box 261
 Yokohama
 Japan*

西實心未大開已有同志欲創三教欲以此聯合華之
 不加後久之是身今俾助誦此兩張大約三個月後
 南則此事可以成矣此亦可喜事也如不足錄俟
 此致即假

大安石一寄位同志統此開格不另外壯山謹啟

按此為未組織同盟會以前之通訊

“允之止下寄未雨

孟巴報電報必事勿益愈

徒考待切寄至氏報編輯部

僅委有電可寄于 Mr. P. J. J. J.

如此便能到且于有電界也

此間現擬一大事務所在東京法

各者全宜交匯立地每月德費教

百元皆由念員担任可見人心之踴

躍也凡能於下月之開一年他元

祝典禮一大會堂者慶祝所想利

時來會者必必有數十人也

李竹癡久居巴回星洲前彼物

在西亞打票百元以印兌而取

此項由西票百元日本今到此月

結尚未見此款等利又不見竹君

信未未知即又有慮其需寄否

務洞之徑云發理

吉隆檳城兩地之票有借去寄弟

已思信者他即行止抱將未隨之

西民均等區(外小)

望性存於其數致

以待符燕于也之兩地

于其錢撥伏備他局

到日本以未已得得

整至聖惟竹日可

財事一得便可

恐慨非常到

人信也既事之此于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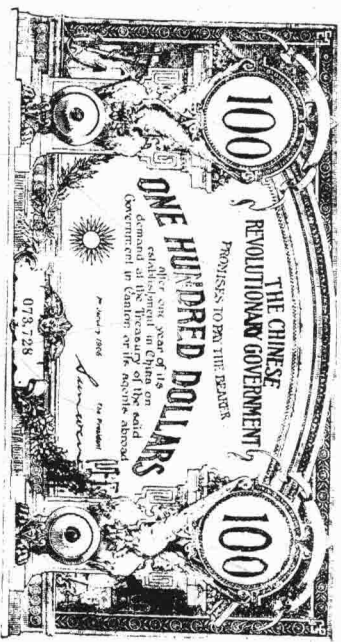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清政府

英文一百元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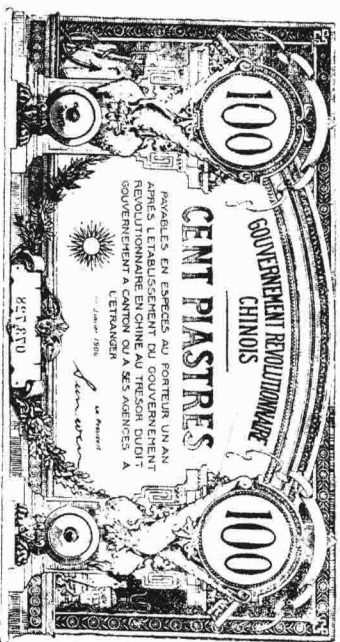


(半意)凡孫先生經手兌出收用
 地最者此文票面右角蓋有藍色
 孫文私章之長方篆字印餘由經
 手蓋印由經手人報銷

光復前六年籌款所
 用之債券及行軍之

公用票

法文一百元票



此書

水信

抄心人

是下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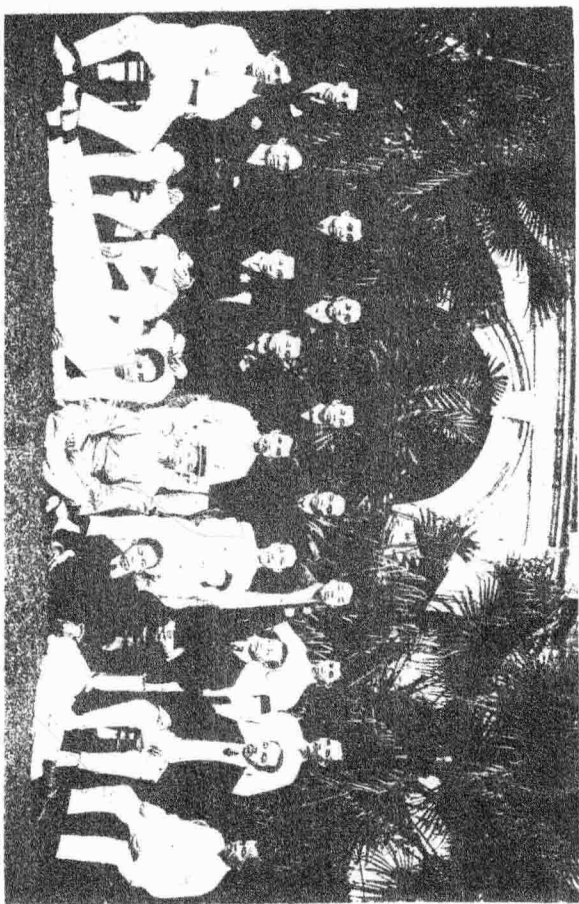
義

弟高野謹啓

東

二月

高野即中山先生之別署



第一排

1 王冠楹

2

3 林振原

4 鄧子瑜

5

6 李曉生

7 謝心準

第二排

1 林旭暉

2 黃康德

3 陳楚南

4 黃耀廷

5 徐中山

6 尤列令舉

7 張成忠

8 張華丹

9 劉念德

第三排

1 張海泉

2 林煒祺

3 張深福

慈福
三信

三位兄左下奉函領為厘安呢

君約往法高一事現值軍事停年之際

不能應命已親函直復厘安呢君矣杜

即君果任安南總督則於吾等之事頗

為方便望基事之不虛也

此間之事機局甚佳日內必有撥萬人

之軍不久則大局可定矣此處馬西貢

商人甚踴躍提倡捐助義軍軍需

大約可得十餘萬星洲弟已有信云

林文慶先生托彼力任其事出來是

倡商之以助軍費見面時祈為勸

之出力今日之事與倫富內層外

當盡力以完國民之義務也海防一埠
華僑工商不過三千人一晚捐資得萬
元而此二埠華僑不滿千人之所捐亦
二銀元此二埠之富幾不及星洲且
自對峙以來皆隱居並兼與若人支
持僑界之陶義師起則爭先恐後
亦事名有之出錢者有人若南洋各
埠人如此踴躍則革命軍之進步不
於美而美觀尤著以身提倡鼓勵國
人使之盡其義務幸甚此致即候
大正十一年 高野謹啟 十月十五號

高野謹啓

有書未照此

~~Chantung~~
Chantung Shensi

中興亦山内也
古今傳
三

不知

The statesmen's year book 1907

孫中山先生西文墨蹟

永福兄函下多蒙比日精術凡未傳言至坡備

蒙惠拂昌晴感德不盡法界同志勉力乃

何能似此為饒若干士孤以事盡有程仍

兄亦非因已盡力然為勉為功一處者望音

似不遠也茲有要信一函信與精術者清

為對文

信之時

如精術君已離幼且

若皆往他地歸叩者則留文

已定不再來叩者

則此 兄印立將此函寄回弟屬因函小集

要秘密一似 查行 玉瀾才妙印 法

仁安弟孫文謹啓

十百存

永福

哲楠仁兄均鑒 西年之夏 屢已函告

近來日有進步者 特派汪精衛等

哲南來

查龍生

河內股商

熱心任事 樂學如

坡興

吾下力所圖謀 亦身所啟言

者 統記精神 身而達

吾下者 所見之 堂與致 祿

如 轉身 此 敬候

近 亦第 函 文 謹 啟

永福仁兄先生正下匪因查考列國政
事需用本年英文政治年鑑一部此地
無買香港書店亦剛沽盡今特托正下
在坡向英書店代購一本其英名列下該
價多少請先代支並祈示悉自當奉上
此間棧局日佳惟所謀尚未揭曉故此時
無由告聞到時當另詳報正下並各同志
知之也此候
大安不一弟高野謹啓 西十一月五号

承福仁兄大人呈下昨接

惠書敬呈日未潮起於東欽廉應於西全省
風動尚費數次芽俱茂當合廣韶連順
欽廉信軍以聯為一兼則粵軍極局宏
遠大有可為也各埠同志聞此消息皆能常
踴躍生聲幸茲捷報傳來

先導總理人力任義務以相協助是所至
望李君能繼起而前借林幹廷及一人來

弟前依約李君一人來此今畢竟借他人之
人同來已為失約黑林幹廷又不信故中
避而不見托人推稱已往香港現林等二人
復赴香港弟已函告港中同志設法善處之
李君尚留此間大約再數日即歸矣

兄如兄之告以弟已離河內可也河內同志
已成立分會諸會員多熱心之士辦事認
真惟弟居此嚴守秘密除三四辦事之
人外莫知弟在此者

兄處如有書信至函內分令不可提及弟之所
在其與弟往復信件若係公函不涉至弟處
轉交若係

兄弟秘密函件則蒙奉此處因現在有事
之時較諸平日更當機密方便於弟一乘
兄弟於星島同志上望堅守此秘密為要

弟啟

弟高野謹啟

六月五日

弟三十日

高野即中山先生別署

早故同志諸兄是下年月前過華甸人不及及飲云
以乃減比未詢力佳發布置所事以亦有把握機局
之佳尤屬十數年來所未見士極難月同大軍印丁
殆起以應思偉人心而度晚胡之政府正在此
舉惟先發者後之能無外向之接斷事一成
敗功之遙遠等視乎此海內之壯士沈沈不揚其
身命一為同胞則海外之同胞此此時之必竭不惜
其財力以助軍旅而兵事一接步急於星火
為示強壯去我同志位一將我肝腹赴一

官印宜連力運動壽畫無後進疑凡我降
缺為肯贊助義師即為能畫我務可終存

學同志奉出安負於人專任運動壽款 奉其

終^出者不內步是吾同舍人集款最自誠數成

非三人提交八心宜在匪交流以香港為中心此書將

張同志胡唐堂不任理將來持借之款流交胡不

子收^{此書印州上所代寫}時未可思再華研 其他人務不運動則亦所不

承認而 華中同志二女於力所感此印中

諸同志、豫約也專此致謝

我、弟孫文謹啓

主信言中開日明唐堂收

永福孔兄兩下亦有等沈研芳沫夢

批二君一信此費神去內雪秋兄言

二君先肯捐助款批便得身言力微

設作者與之言人重之能助為催勸

使速交電匯尤感因西南事日有進步

而待款至感也西中已南匯等如以上地址精

術況右以為運動一消息俟否此內然

年日大兩閱大戰七日教教於百既而乘

勢迫與飲州軍左攻上思州入新封自班心

子降不允未就即真古功然唐兵將打也

沈已破 若既飲陸軍延負乞傷若官死者二人

哨官死者二人

又自南園用師外人飲以我軍宗帝古力

促甲 臣國亦偏力我

左袒力力

此淡之力我同志一

逆者 身此中清

弟孫文謹啓

近正

各信清者過討口送交為荷
第一信大雪社又二乞代送

再前光買英文身鑑念已
正年底可不送買1907若書店
若有新到必係1907之物買

承福 仁兄大人 呈下 茲有梁蘭泉 又名梁秀春 由河內書

來呈 加彼此人 作惡多端 負義反噬 河內同業

人人切齒 今將女惡蹟 詳述于左

梁蘭泉本廣西武官 平日縱勇 殃民無所不至 及
為岑春煊所查辦 乃逃來河內 鬱鬱不得志 始
有作反思想 河內同志 見其久在邊防 帶兵集
多 招游勇 為咕哩於軍界 及會堂中 頗有勢
力 雖知其心 術不 德而以為才高 可用 遂招入營
及弟舉河內時 本欲不令蘭泉知 覺 備極

在此辦事不能不用人。商泉人雖不端而結識者
用之人尚多。例見之以用其所看引之人亦是
策且商泉牙爪既多身在此間既欲用人謀事必
欲其探覺商泉前時處有信來求備任使若來
此而不見之例彼絕望之餘或生異志潛謀反側
微惠甚多故遂決然見之商泉未見後屢告奮
勇惟其人貪而多忌愚而自私實非可信之人耳一
而見其所引屬之人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一而
務清泉謀事以防其心變也。商泉抱殘自利

見甚重見其所引為三人多被傳用心懷疑相傳
欲破像弟嚴責而寬容之且密訪甚為愛蘭泉
物不致動且其為人毫無血誠乎下之人亦不學為
用不過無緣見弟不得不求蘭泉介紹既來見後
傾心聽令蘭泉雅然破像亦無如何干惟弟既行
蘭泉以謀事目不能食言前後給以五千元令其運
動謀事乃反復失約其初命之入三那既受命
矣而又失約弟甚甚催命之入海濱占一地點以
接軍火既受命矣而又失約不去改期數次均無

行意導前祇求給三千元帶隨身侍護人二十人入內
地的與舉事乃并前役給以五千元導使不折
多招哈哩東裝門面共招至數百人多未納身稅

終後喧鬧有七八十人行至邊界為法國所捕獲
涉南泉拘留之於警察署數日得巴黎電令其釋

放始得歸家而祇獲之七八十人亦由河內分會集

資救出即前函所述此時眾人皆謂南泉謀事不忠今

又藉眾人之口以免於難應知感愧無復異心矣

中國報亦揚言舉南泉密革命堂蓋以絕南

意欲列星繼波又出其棍騙手段也

南泉之行為大畧如此負義及噬四鄰不容誅弟在此間
謀事障防清朝之外兼防以人而事棘子多因此故已披
其破壞不少今日所布置諸路皆田家防慎謀始

不為南泉所誤律以自私自利下之各人亦不容誅

此人來時各同志切不可與之往來弟此書所言皆

此有其在任之職事不可不察也

秘密之事 兩兄及子階兄弟不可共閱之至於

對於一般之同志則當告以梁南泉乃廣西著名惡

專能勇辣氏避罪而內冒革命之名棍騙財物私立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以收人入會，飲取入會費，喜形於色，
內同志所不容，今因唐而移，清法同提，好道，幸早放
又欲笑，恐同志宜一律抵制，不為所害，如清
朝學界，加彼政府交涉，提好此人，不為助之，如同志
力於陰此人，則大喜，凡能亦漢聲，其罪惡，彼彼其立
是地，又須密訪，是在星坡，妙何作為，報告，弟處，之以
為中，以此，奉告，好行

弟高野謹啓

齊八十三號
八月二十九日

永福 仁兄上人閣下 頃接來書 知夫一切謠言 均在
楚楠

一黃君燕南 中所喜識 庚子年有人介紹 見牙

於臺灣 紹介人 盛稱其才 而黃亦厚自期許

以為 海陸豐一 輩 渠力大 可畏 起當時 亦給

以三千元 使往 辦事 黃去後 杳無 信息 事

固未 述而 運動 之情形 開首 之數日 且

未 報告 自前 以來 其人之 踪跡 久不聞

矣 今接 來信 乃知 其在 星洲 亦如

兄以為可用望與高推為其盡力以謀力
所能為之事 牙行止未定也 必求見也

心許雪社兄再辦所事深望各同志竭力
扶助前次雪兄辦所事子瑜兄辦車事
皆能發起弟謀運動軍火以為接濟惜
所遺皆一送印款其數太驟故不能應
手今者運動得手可得大宗軍火已
與雪兄定議如潮起當撥新式快槍

數千鎊石數十步以應之則此次軍力充
實必非前比惟雪尼尚缺運動費前在
星坡得各同志捐助三千元其數實不敷
用弟已籌備軍火則運動之費不能不望
之於他同志以星坡會員之眾風氣之開
而又羣力厚誠能信於義俟所得
若不止三千元之數前月廣西邊界有
會黨七八十人謀潛行入邊徑清朝官吏

如覺無咎法國官吏稱為奴盜法國官吏
履之訊但皆稱實欲回廣西舉義並非
行奴法國官吏以其係犯國事一概用
釋不允交回清朝旋又以諸人皆無身
稅不能逗留境內欲逼令離境河內分會
大勳侯義立聚會員釀資前後得十
千金代諸人繳齊身稅並贖以盤費
使各尋樂地以安其身當時法國官吏

見其供義多所優容法蘭西人義會亦為
三助以百餘人之分會而救七十八人於危難
之中不獨此六十八人感激涕零即會外人
亦感動多有因此結入會者其河內之
風氣亦開商務未振會員皆業小生意
亦不宏而於救日之間集款三千為
救者救魂力保於河內何止十倍之
自以已之善教非所望也事在人為望有

志者極力提倡之謝事祇欠運動費若能得
數千元之數專為利用更得數千元交予
喻兄再舉於惠州以謀章黎則東路之呼
必大盛此為餘元之運動費不能不此之
星波同志也至於西路之師豫備厚實
且多可舉勿勞諸君憂夫
三中央報且夕開張望甚以此後星
路入多一文以導線在予此

一、林界延奇案河內以行跡可疑河內會
 有建議激使土長留在此地者 弟以其時特
 於林之為人未有確實之證據如禁止之令
 勿輕動令例林之反例已有確據而河內
 官三三士地方隔閡情形不熟 故未果
 弟高野謹啓
 弟七十九號
 八月三十一日

即中山先生之別署

林氏

亦

可

所

此丸皆廣東江陰縣之事

海內外自而或丸似製造意外

人為不效者一故權欺甚詳四可

字兄地自安

珠之福者亦云其也氣不和

折葉為梳土未束一舉即效

恩攝石確有所阻雪大堵物出者

富收壞所結者名則其再圖一怪

費以存心志豈野者知其此效為

奇竟予查力得奇效能是區而

去觀成功二此其生遂國固也

定曰存中序春秋為序述
 在長聚懷心困一王惠御一事合以
 結情心者如未廣況得神
此所為名希羅對吾教
 如定時名等物物其時天亦不有
世一就身吸天居子臣
 學理層批就
 陸傲兵
 其成後者古亦若期此亦
 昔先有志先後者所因一以之批
 心既心以善國一人福且吾力如是
 尤是生其歡感示以
 說書乃一所能及而補助一則身肉
 故為之重也可是每國他佳語而歌
 家心中守不勝其份之志其少波

信文

亦得自由

行鴻即展堂先生

永福仁兄大鑒。弟久欲早日離星，免至坐困，乃以旅費無着，未能成行。近接暹羅來信云：前認之款，日內當竭力籌交，而仰光又有信云：該地積有公款千餘盾，可以調用。今更向同志再集集就，當並交漢民兄帶回。等語。有此兩地之預約，歟。弟行期有日矣，但兄在擬日間往游日本，則在此地相見之日無多。弟有多事欲談，並今日有特別緊急事件，請兄即日賜駕。奉此一叙，幸甚。此致，即候。

大安 弟 孫文 謹啓

四月六号 早發

泉之投... 心... 外... 上... 滿... 乃... 可... 在
根之... 心... 嗜... 利... 三... 凡... 見... 所... 分... 會... 因... 集... 資... 校... 此... 八... 十
人... 集... 詩... 二... 十... 金... 欲... 據... 之... 為... 己... 有... 公... 然... 對... 分... 會... 中... 人... 言
此... 全... 應... 由... 彼... 之... 分... 亦... 分... 會... 拒... 其... 請... 高... 泉... 口... 出... 悉
言... 竟... 謂... 我... 此... 時... 不... 能... 為... 公... 泉... 之... 利... 亦... 能... 為... 公... 泉... 之
害... 如... 不... 從... 吾... 言... 則... 吾... 將... 派... 人... 行... 刺... 高... 達... 生... 今... 試
看... 高... 達... 生... 家... 前... 後... 左... 右... 均... 有... 人... 埋伏... 云... 云... 及... 傍... 晚
果... 有... 十... 餘... 人... 乘... 弟... 萬... 圍... 繞... 其... 意... 欲... 害... 揚... 弟... 一
私... 意... 居... 控... 詐... 之... 計... 因... 心... 陰... 毒... 反... 噬... 之... 形... 已... 露...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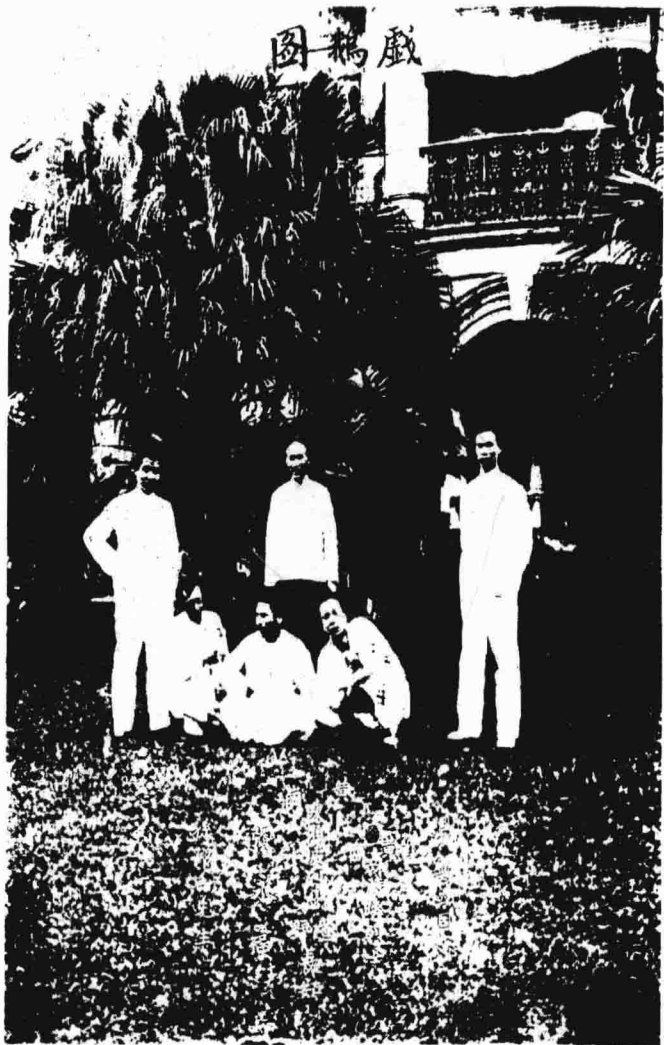
惠人人憤怒爭欲處以重罰 弟以西事諸路皆已
布置妥當蘭泉跳梁十醜不能為惡不當以興
之爭持之故致壞大局故始終和平處之現在蘭
泉手下人等均已回分會給資遣散而蘭泉之部
程是為同志所不齒此次龍州官吏列明商承
在邊防時種之貧惡凡十餘款移請法團提解
法團以其官犯不能包庇而以此統已釋放不欲
再為難之故遣之由西貢入暹加坡蘭泉此行
時本欲求書介紹見星洲分會中人河內同志告
以弟已他往要令又哀求河內同志作書介紹其

義順兄也。惟今朝有數人，爭奪第一，到
 去，而今日不在。伏乞教人，中有病者，有
 欲回者，應者，有欲進者，似名工者，於
 換，著見其情狀，十分可憐，然亦無如何，且
 不堪。煨燼山石之事，誠恐不可，且一果
 要區區，則各向多一日之憂，也。多一日之
 煩，受若區數日，後而不能安，遂而心回
 又，給米飯，恐待等不堪，餓餓，必有
 野宴之舉，數日前，已見過，一汝有十餘
 人到中，與報付伏食，其勢洶洶，端不
 雅視，後得若便，以公言，安忍，並之
 能，心而獲，得伏食，始得平靜，數日，今平
 已有數人，采此，自後必日，有一米，滿樓
 位，身躬以施之，中，此報者，付付，平處，其
 如此，之事，亦宜，所難堪，在不，安，其，特厚
 想，必能，應，身，之，於，心，運，行，以，法，開，導，若
 山，上，局，以，便，他，身，身，身，實，感，感，不，悅，心
 特，此，懇，求，不，勝，愧，傷，並，望，亦，之，以，致，謹
 大，安，不，一，另，致，文，理，於，西，十，月，十，日，子

義順兄也。惟今朝有數人，爭奪第一，到
 去，而今日不在。伏乞教人，中有病者，有
 欲回者，應者，有欲進者，似名工者，於
 換，著見其情狀，十分可憐，然亦無如何，且
 不堪。煨燼山石之事，誠恐不可，且一果
 要區區，則各向多一日之憂，也。多一日之
 煩，受若區數日，後而不能安，遂而心回
 又，給米飯，恐待等不堪，餓餓，必有
 野宴之舉，數日前，已見過，一汝有十餘
 人到中，與報付伏食，其勢洶洶，端不
 雅視，後得若便，以公言，安忍，並之
 能，心而獲，得伏食，始得平靜，數日，今平
 已有數人，采此，自後必日，有一米，滿樓
 位，身躬以施之，中，此報者，付付，平處，其
 如此，之事，亦宜，所難堪，在不，安，其，特厚
 想，必能，應，身，之，於，心，運，行，以，法，開，導，若
 山，上，局，以，便，他，身，身，身，實，感，感，不，悅，心
 特，此，懇，求，不，勝，愧，傷，並，望，亦，之，以，致，謹
 大，安，不，一，另，致，文，理，於，西，十，月，十，日，子

義順兄也。惟今朝有數人，爭奪第一，到
 去，而今日不在。伏乞教人，中有病者，有
 欲回者，應者，有欲進者，似名工者，於
 換，著見其情狀，十分可憐，然亦無如何，且
 不堪。煨燼山石之事，誠恐不可，且一果
 要區區，則各向多一日之憂，也。多一日之
 煩，受若區數日，後而不能安，遂而心回
 又，給米飯，恐待等不堪，餓餓，必有
 野宴之舉，數日前，已見過，一汝有十餘
 人到中，與報付伏食，其勢洶洶，端不
 雅視，後得若便，以公言，安忍，並之
 能，心而獲，得伏食，始得平靜，數日，今平
 已有數人，采此，自後必日，有一米，滿樓
 位，身躬以施之，中，此報者，付付，平處，其
 如此，之事，亦宜，所難堪，在不，安，其，特厚
 想，必能，應，身，之，於，心，運，行，以，法，開，導，若
 山，上，局，以，便，他，身，身，身，實，感，感，不，悅，心
 特，此，懇，求，不，勝，愧，傷，並，望，亦，之，以，致，謹
 大，安，不，一，另，致，文，理，於，西，十，月，十，日，子

戲鵝園



新報

Chong Shing Yit Pao,
CHINESE DAILY NEWS PAPER,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報日興中

The "Chong Shing" Press,
PRINTERS, LITHOGRAPHERS & ADVERTISERS,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七月廿一日 星期一

Mcalister & Co., Limited.

SINGAPORE, PENANG, IPOH, AND KUALA LUMPUR
LONDON CORRESPONDENTS,
SHEPHERD WEAVER & CO., PROPY LIMITED.

GENERAL MANAGERS: SHEPHERD WEAVER & CO., MANAGERS: TAN KAH LAY,
JEROME SAUNDERS, ADRIANUS DE VRIES, SEE EYKHO, ARMANDO
ALBERTO DE ALMEIDA, T. J. M. DE ALMEIDA, J. J. DE ALMEIDA,
SINGAPORE, PENANG, IPOH, AND KUALA LUMPUR.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Mcalister & Co., Limited,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按此為未組織有限公司以前丁未年之第一張中興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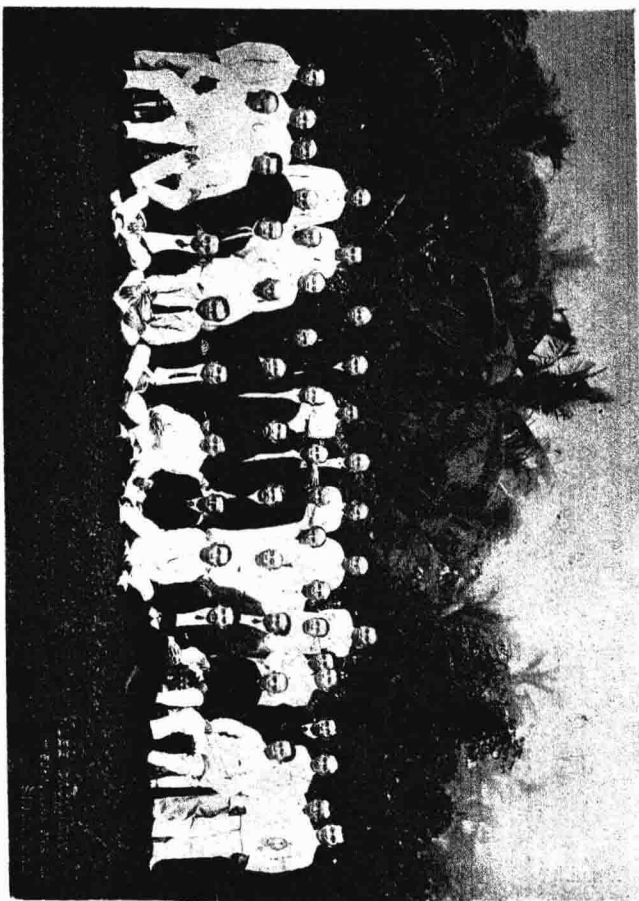
- 主席 張永福
- 監督 陳接楠
- 司理 林義順
- 先後主筆政者
- 胡漢民 汪精衛
- 居正 田桐 林時駿
- 張西林 王斧
- 何德如 林希俠
- 方瑞麟 等

楚楠仁兄同老鑒
兩日不見相且如
年一責恙莫似念口沙河能
出門一見手要事以待
酌定生死河隄在此一若尚
有遲誤負國實甚千金一刻
玉寶貴也 鶴侯
能之不宣也 責恙不可以風也
當趨 尊處一設印也
亦及不感祇候
痊了 黃長身

悟與口口鑒今日由佛利爾同志之口
可謂此法倫的學生二君行的事人所長
楊壽君居善堂亦鋪不盡述之
寫中其與劉君如也劉君人稱博學
昨聞其於石山此處在法倫見聞雖
人甚多依序問其在外一概不取利國
人亦不立位他久住於中便報其
此不聽多令之行也且分生是某君某日
留人叶他處一而也其後其人之智
力較前亦同華今日由石山來之地
也於此求事也其後一而也其人之智
日訪其數次之究用上要可與其什及
多外十人同其智上其此致也之致

孫總理之遺筆至致 吳博愛同志君其集會時中興
按理事人
特在戊申西曆一九〇八年即州察香港中英石山開
辦之始又值中興華烈士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按民國四年袁賊世凱謀稱帝時李烈鈞陳炯明
柏文蔚譚人鳳方聲濤等在星洲推倒之乃假通
笑門內(小坡美芝路五號)為辦事機關因柏發
實有運籌帷幄或設法律(時值新政府)是則成也
遂於十一月三日被敵密地政府派大隊軍警偵探
圍屋搜查 謝君辭住居地美行三樓樓恐其於內人
急避
先 總理暨諸友來住函件及有關於革命運動
之密文百數十封及密碼簿(時稱任同盟會交際
主任)撤付火焚化密簿等語嗣後見得檢數密
內人亦許首行悟與之名字而去以防不虞最近由
滬歸來關於陳中並得愛攝影製版并送類末如
上以誌不忘云

國民前四週年時歡迎荷蘭屬新加坡同志元溫武諸君



按戊申年日記陸歷正月廿九日
 文網加同志會主席龍溫昌基
 曾運慶 陳德源 到叻
 陳夢桃
 即在此數日間所據

1 陳汝河
2 邵南棠
3
4
5
6
7 張仁南
8 陳子葵
9 黃甘松
10
11
12 余通
13 林時曠
14
15 汪精衛
16 陸秋露
17 蕭子璇
18
19 陳楚楠

1 余御言
2
3 劉七輝
4 陳貞祥
5 鄧毅
6 丘繼顯
7 吳悟叟
8 何心田
9

1 余旣成
2 鄧子瑜
3 張朝聘
4 文島綱
5
6 孫中山
7 文島綱
8
9 陳夢挑
10 文島綱
11

1 張華丹
2 許子麟
3 吳應培
4 黃耀庭
5 張永福
6 吳逸亭
7 魏諤同

永福 楚楠 兩兄大鑒敬啟者各埠股東皆
 望中與報早日註冊成立有限公司
 從新改良一切其如何辦法各人皆願
 由兩兄全權辦理請為從速施行
 以慰各同志之望可也此致即請
 大安不一弟 孫文謹啟 西三月廿五號

我兄因志導學坤由回本
 處復權元林用僕入士校得與
 與元時波已印其胡口部成到

此聲字為可也
 兄弟指元來金是名 年公可
 傳

相傳氏可

又則非後兩中事業
 兄之志與元而之也 西十月二號

時在戊申年九月初八日即西曆一九〇八年十月二日沈
 復權林園依二同志由坤甸蒞星漢民同志來函約晤
 於
 孫總理所駐之東陵寓所(烏節律一百一十一號)翰首名
 字擲去者蓋防被當地政府之干涉耳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九日 桂林美頌誌 謹印

永福不足躡躅今晚劉輝延來云此

一牛無二曉做木者必要另請一木匠

同者描桌規矩者乃能有條眼則君

則茫然無所措手是必難蓋成一棚

也又云田^心識人做木者未知合用否如

之如有其人祈禱立同者為^受敬去預備

棚版之人已不止二十人或有三十八不定蓋

皆欲爭先去做^且不欲之住生病也清問劉

故一觀輕於車費否也又劉欲向之先支

工銀多少以實付物可否祈又酬信之此

致即修

大安弟 臨文謹啟

西十月十三日

同盟會民國前四年所用密碼電部



按此密碼係孫先生發明？全冊二十六面（即照西文二十六個字母所列惟不必由A字起）橫十字直二十字·每一面二百字·共約常用字五千餘字；又留空白隙時加補者約二〇字；其用法如左

圖中所指(1)B即B頁面(2)為橫行(3)為直行

例如來電B E A即為「伸」字如B I B即為「側」字

即B面·I橫行·B直行也。

又設此電部已經洩漏·若欲更改·或與第三者有不同之密約·B面隨便改為D面·橫行直行任便顛倒編列·惟說先期與通訊者預約·即能無誤；說明用此密碼之利益

(一)為慎於秘密(二)為減儉電價·電局通例每明碼電以十個字母為一言·急電緩電同密碼電則限定五個字母為一言·(電局定例凡用密碼只受急電·)故先生為電費經濟而圖於通達緊急之信息·特編此種密碼簿·給各處黨部應用；

又按此係真筆版者·及民國前二年己酉·先生又在日本印行一種鉛版者頗用·字數加多·其字母編列亦稍更改·用法則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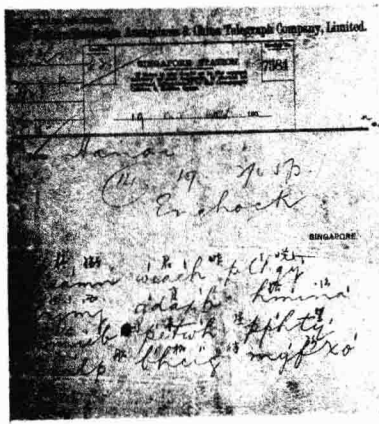
又按於民國前七年於未用此密碼之前·以普通電碼數目字照字番號後有如左例之通訊謹將其程式再列下

又文字信件秘密通訊法之另一種

91	82	73	64	55	46	37	28	19	10	1
	○						○		○	
92	83	74	65	56	47	38	29	20	11	2
			○			○		○		
93	84	75	66	57	48	39	30	21	12	3
							○			○
94	85	76	67	58	49	40	31	22	13	4
○				○						
95	86	77	68	59	50	41	32	23	14	5
○					○	○			○	
96	87	78	69	60	51	42	33	24	15	6
			○	○						○
97	88	79	70	61	52	43	34	25	16	7
○							○	○		
98	89	80	71	62	53	44	35	26	17	8
○			○							
99	90	81	72	63	54	45	36	27	18	9
				○		○				

又民國前七年
有最初通電之
單簡密約其
程式如左
來電加一〇三
去電減一〇三
即如來電
7000
加
103
即
7103
去電
減
103
7000
此電約用至越
年即另改訂

民國前五年丁
未(由丁未
年日記所抄
列)
黃克強先生與
新加坡秘密
通電之一種
正文 1 2 3 4 5 6 7 8 9 0
假用 4 6 7 5 2 9 8 0 3 1
例如電碼 7 1 9 3
發電則假用 8 4 3 7



按民國前各方面來電計約千件除失去外
今尚存要電原稿六十餘件以篇幅關係祇
檢出一件附印餘存永福處俟他日附古物
館貯列

請注意信封後是鐵紐子作緘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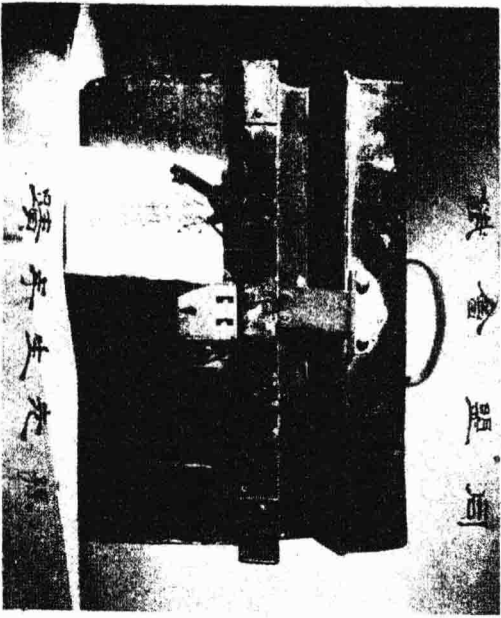


尚存十三件不盡列

Mr. Tan Eng Hock
No. 100 Beach Road
Singapore

張永福先生
代存銀箱
交 (盟單)

Mr. Tan Eng Hock
No. 100 Beach Road
Singapore



永福我兄臨在 今日所看舊屋
請必向屋主定妥賃租賃並
着屋主修好水喉各件及問
何時可搬入屋滿多勞謝此
晚安 弟 曾秀 叩 禮 啟 七月十三日

永福我兄鑒前奉一函請 止下將托存之銀
箱寄來核 想已得達大約村邊 受人故意
射到也茲有同志曾秀以現寓子瑜處弟
親來此地一會請 足下將銀箱相交與子
瑜他帶來便交轉寄來吳世榮兄代交
曾已得收妥有勞感謝此致即候
大安 弟 中山 謹 啟 八月十三日

先生鑒 今口溫處武尺承陳先生的札
明夕五點待能蒙 承 欣 步
見在時到觀所約要多人稍或起在身身
又整君之太主人明日 陳 輝 師 報 面 飯
此 聖 約

尊夫人到在事傳說勿伴 六六五點作齊
華同席者想及華子五武並應得替補諸凡
自念實不與曾安同席也
弟 曾 秀 叩 禮 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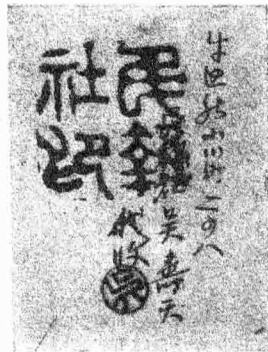
弟 曾 秀 叩 禮 啟
六月十三日

丙午年特謝同志依新嘉坡時溫溫處武同志及諸君
同志之大人來呈
陳輝師關於現時國署請謝同志函的理及內人奉陪
立餘有名字請去者蓋印放當地政府之手涉耳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九日
林美明 謹 啟



(孫先生函錄本書第七十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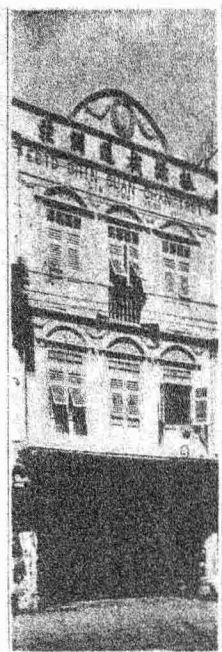
按振天聲劇社爲本黨利用宣傳所組織
 此係民國前三年新加坡由樂怡軒(即
 小桃源)同人所聘演之入場券亦即孫
 中山先生致仰光莊銀安同志函中所稱
 讚「洋一大白」之軼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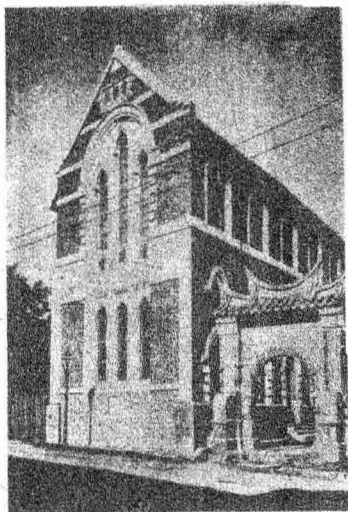
稿存永福處

一千九百〇七年
 八月廿二日叻寄
 民報社九月八日
 收到之郵局掛號
 回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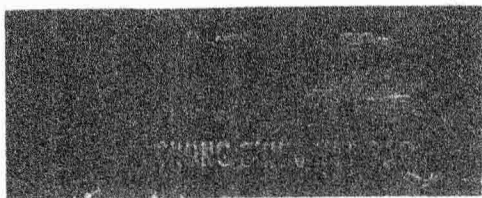
新嘉坡中興日報原址



新嘉坡 星洲書報社



中興日報之扁額



(據存的款收已)

據白空的用經未

存根

按此為戊申年收條存根

字第三十四號
 南洋中興報社有限公司收
 理合給回收單為據
 本公司正股亦可也
 此收條存根
 南洋中興報社有限公司
 經理人

代 理 南 洋 中 興 報 社 有 限 公 司 招 股 收 據

南洋中興報社有限公司收
 附入 股交第 期股本通用錄 圖五
 理合給回收單為據
 本公司正股亦可也
 此收條存根
 南洋中興報社有限公司
 經理人

按此為初期有限公司時的收據

簽名者 張承福 陳楚楠

福州閩縣黃裳先生遺像



光復前八年負職入閩以及潮州等處運動·革命最力·如黃岡之舉義·閩省之光復·黃君始終其事·著有莫大之偉績·不特知行合一·且能知之必行·孫先生所謂知難行易·此君可謂似矣·(即任林文慶兩君之岳父)

本書第一〇九有傳

關於黃岡起義助餉最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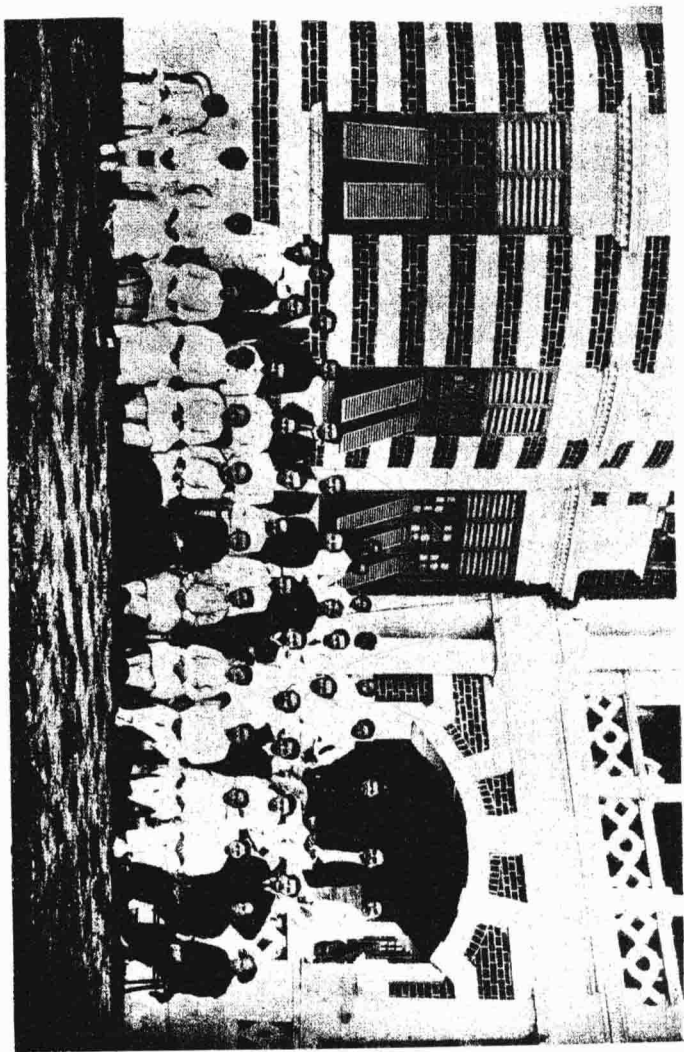
林受之同志遺像



孫先生墨蹟寫盟書包皮之一種

西貢盟書已編電碼未入大部

太平盟書已編電碼未入部



民國元年二月初旬
 孫大總統
 電召家屬
 回國
 盧夫人等
 接受
 星洲
 同志
 及家
 庭在
 陳武烈
 君住宅
 行歡
 送禮

- 第一行
 1 張春
 2 鄧聘廷
 3
 4 林義順
 5 黃金偉
 6 陳積祥
 7 劉七輝
 8 許子麟
 9 吳逸亭

- 第二行
 1 陳敦厚
 2 謝坤林
 3 陳開國
 4 邱繼顯
 5 林裕成
 6 丘星虎
 7 陳子纒
 8 鄭文元
 9 許瑞欽
 10

- 第三行
 1 麗麗
 2 波麗
 3 陳金偉夫人
 4 姚碧琼 梅荷文夫人
 5 陳武烈夫人
 6
 7 孫四姑
 8 孫中山夫人 盧夫人
 9 孫大女公子 琰
 10 孫二女公子 琬 麗麗夫人
 11 龐巧生 陳信藩夫人
 12 何漢姬 何心田女公子
 13 何漢英
 14
 15

永按當時所發旌義狀其義詞分有五六種
各不相同蓋亦稍公等輩之意也



仰光



同志

仰光同志

徐贊周同志遺像



千崖刀安仁
生同志遺像



REGISTERED NO. R. 92.

號六七參第原號六六第紙聞新

BURMA CHINESE TIMES.

"KWANG HWA PAO."

Published by Chun Wen Paing.

中華開國紀元四六〇八年庚戌正月廿九日

光華報

西歷紀元一千九百一十年三月十號星期四

NO. 2, TSEKAI MOUNG KHINE ST.
POST BOX NO. 329.
RANGOON.

本報在星洲大馬路門牌二百三十九號

光 仰

光 仰

先生傳鑒前由西君交來

學函內稱西君九月滙港中國報言元生三收條

囑代詢等語當即詢問當時經手人李于海雲君

茲據李君函復屬實並將收條交來請轉寄

尊處收執存據等語合將收條一紙郵上即祈

查收為荷此頌

日社

李于海雲

三月三

胡漢民先生致三煥亮二君函

光 仰

此書係... (Vertical text columns)
 光 仰
 此書係... (Vertical text columns)
 光 仰

胡漢民先生致仲赫贊周諸君函

九 仰

先生... (Vertical text columns)
 光 仰
 先生... (Vertical text columns)
 光 仰

◆ 一 之 函 安 銀 莊 致 理 總 係 ◆

吉甫不克暨茲有日本同志負護以君
 年与小室居受于崖土司刀之財為之理
 給務今由干崖來呈再印屋返于其人高
 未入同盟今欲由弟處聯盟弟思彼既在
 雲南辦事則當與公等相測彼此可三氣
 照應故特介紹前來借收之入既可也
 宗旨之解釋可借便尾兄或日本留學
 以上為之皆可此致仰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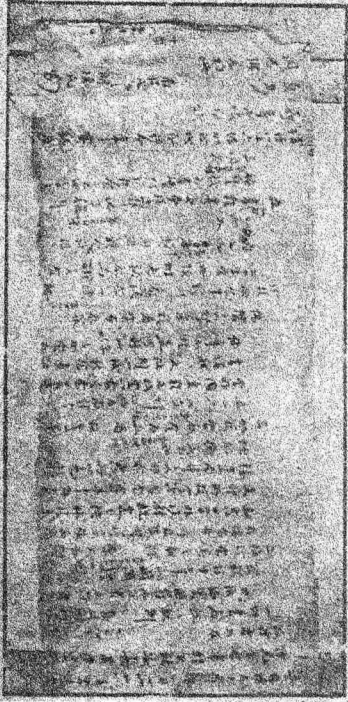
大弟 孫文謹啟 西五月二十日

◆ 二 之 函 安 銀 莊 致 理 總 係 ◆

啟者大鑒
 初六日並祈初七日兩山均
 收得漢元幣也到抵多日常有一編茲據
 查得曾底全不能改章此事丁白漢元
 屬直隸州以就是振天聲於今南洋各
 處之
 此之故到吉隆坡之日則
 大為歡迎其所獲之戲本亦為見所
 望後此身相歡也留廣全今尚在
 啟者
 本到在寧到版事之
 月以值之應概武善社進之期現開
 特此函告諸君不列苦
 不列苦
 不列苦

◆ 三 之 函 安 銀 莊 致 理 總 係 ◆

◆ 函安銀非致生先民漢胡 ◆



永福兄屋茲收到波羅十箱稱為兄所
贈但未見兄親筆之信恐有別情故特
函詢確若果為兄所贈請為賜答為荷
此致即候

直安

孫文

十月八日

民國前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在津河宅內開會指撥救余既成訟費之一頁賬

- 張永福助洋四百元交
- 陳楚楠助洋四百元交
- 陳香從捐洋二百元交
- 陳貞祥捐洋一百元交
- 許子麟捐洋一百元交
- 林鏡秋捐洋五十元
- 林義順捐洋五十元交
- 王 鈞捐洋五十元
- 何虞頌捐洋五十元
- 蔣玉田捐洋二十元
- 陳開國捐洋二十五元交
- 張華丹捐洋二十元交
- 陳子麥捐洋十元
- 蕭百川捐洋十元交
- 林海池捐洋十元
- 許金壽捐洋二元交
- 陳武烈捐洋二元交
- 黃甘松捐洋二十元
- 丘煥文捐洋二十元
- 吳逸亭捐洋二十元
- 張振東捐洋三十元
- 黃權廷捐洋十元
- 以上共銀
- 或交或不交
- 總數天由張永福湊足電匯一千八百元交香港馮自由先生支用
- 照原稿抄錄
- 其他不載

光復前六年丙午五月廿六日黃克強李竹海由抵來星在曉晴園居住之一頁賬

- 五月廿一日小火船程洋三元
- 餐費洋四元
- 茶葉洋五角
- 高丕洋六角一分
- 紅煙火柴洋九角五分
- 車稅洋四角
- 洗白布洋九角
- 擦漆洋七角五分
- 廿二日牛乳一打洋二元一角
- 添買小菜洋三元
- 廿二日交火頭亞二洋三十元
- 買生菜洋三角
- 廿五交亞一加菜洋二元
- 又車費二角
- 五月廿六買雜物四角
- 廿七半夜菜洋三角五分
- 廿八買香蕉洋三角
- 又運火柴車稅二元
- 又白米一百八十五斤洋二元二角
- 廿九運米車稅二角
- 黃老師車稅二角二分
- 火柴二車九元五角
- 以上照抄丙午日記餘不另列
- 丙午年七月初七日中山先生在曉晴園一日之用費
- 買麵包三角五分
- 早午晚三餐五角
- 牛乳八珍二元
- 朱律一盒四元
- 亞二洗白布并先生之衫二元
- 尤烈車費三角

廿四日起至廿九日止夜間在中山先生住宅在曉晴園支用款之一段 (上略)

- 廿四日支餐費三處二十二元五角
- 又支次印紙四盒洋九元五角
- 廿五日支情衛洋一百元
- 初五日支電日本洋二十二元
- 初七日支日電洋二十八元
- 又船票洋三十五元
- 又電文費九元五角
- 又刻印一元
- 十九日支電二元五角
- 又河內電五元二角五分
- 又支去大銀三元

不詳誌

以下抄戊申日記用陰曆以上照抄戊申日記之一小段

孫中山胡展堂汪精衛先生著手印手釘

原始之革命方略

革命方略

按全卷五十頁均為汪精衛君筆書

革命方略 二

目錄

福州廣州時之革命 第三頁 第五行 第一卷 過

同 第五頁 第十行 第二卷 性

福州廣州時之革命 第一頁 第六行 第三卷 滿

孫先生

格言

物用愈求
則人力愈省

致 李 鴻 章 書

每比這國家，就開出有新全際元值時代英人，各學法其精
色，其所以則在科學之，信國人，其此皆均而，不請以如此一
切，其所以則在科學之，信國人，其此皆均而，不請以如此一
以術國族種，其此皆均而，不請以如此一
政月立，其此皆均而，不請以如此一

空
白

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
當的。在外国便不適當。

先生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國家發達·和種族圖生存
的寶貝；

孫先生民族主義

空
白

一、是國體之變。二、是軍制之變。三、是軍制之變。四、是軍制之變。五、是軍制之變。六、是軍制之變。七、是軍制之變。八、是軍制之變。九、是軍制之變。十、是軍制之變。十一、是軍制之變。十二、是軍制之變。十三、是軍制之變。十四、是軍制之變。十五、是軍制之變。十六、是軍制之變。十七、是軍制之變。十八、是軍制之變。十九、是軍制之變。二十、是軍制之變。二十一、是軍制之變。二十二、是軍制之變。二十三、是軍制之變。二十四、是軍制之變。二十五、是軍制之變。二十六、是軍制之變。二十七、是軍制之變。二十八、是軍制之變。二十九、是軍制之變。三十、是軍制之變。三十一、是軍制之變。三十二、是軍制之變。三十三、是軍制之變。三十四、是軍制之變。三十五、是軍制之變。三十六、是軍制之變。三十七、是軍制之變。三十八、是軍制之變。三十九、是軍制之變。四十、是軍制之變。四十一、是軍制之變。四十二、是軍制之變。四十三、是軍制之變。四十四、是軍制之變。四十五、是軍制之變。四十六、是軍制之變。四十七、是軍制之變。四十八、是軍制之變。四十九、是軍制之變。五十、是軍制之變。五十一、是軍制之變。五十二、是軍制之變。五十三、是軍制之變。五十四、是軍制之變。五十五、是軍制之變。五十六、是軍制之變。五十七、是軍制之變。五十八、是軍制之變。五十九、是軍制之變。六十、是軍制之變。六十一、是軍制之變。六十二、是軍制之變。六十三、是軍制之變。六十四、是軍制之變。六十五、是軍制之變。六十六、是軍制之變。六十七、是軍制之變。六十八、是軍制之變。六十九、是軍制之變。七十、是軍制之變。七十一、是軍制之變。七十二、是軍制之變。七十三、是軍制之變。七十四、是軍制之變。七十五、是軍制之變。七十六、是軍制之變。七十七、是軍制之變。七十八、是軍制之變。七十九、是軍制之變。八十、是軍制之變。八十一、是軍制之變。八十二、是軍制之變。八十三、是軍制之變。八十四、是軍制之變。八十五、是軍制之變。八十六、是軍制之變。八十七、是軍制之變。八十八、是軍制之變。八十九、是軍制之變。九十、是軍制之變。九十一、是軍制之變。九十二、是軍制之變。九十三、是軍制之變。九十四、是軍制之變。九十五、是軍制之變。九十六、是軍制之變。九十七、是軍制之變。九十八、是軍制之變。九十九、是軍制之變。一百、是軍制之變。

民權兩個字·分開來解釋·民就是有組織的衆人·權就是一種力量·合擬來講·民權就是人民政治的力量。

孫先生的民權主義

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

孫先生民族主義

革命方略 八

軍隊之編制

一、以八人為一連，八人中設排長一人，副排長一人，兵八人。
 二、以五排為一連，外列長一人，共二十五人。
 三、以五連為一營，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號手十二人，號筒手二人，軍醫一人，共一百零八人。
 四、以四營為一旅，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號手十八人，號筒手三人，軍醫一人，共四百四十八人，提夫八人，共計五百一十二人。
 五、以四旅為一師，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一千八百七十二人，提夫一百一十二人，共計二千零一十二人。
 六、以四師為一軍，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五千零一十二人，提夫四百四十八人，共計五千四百六十二人。
 七、以四軍為一師，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一萬零一十二人，提夫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共計一萬一千九百零四人。
 八、以四師為一軍，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一萬零一十二人，提夫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共計一萬一千九百零四人。
 九、以四軍為一師，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一萬零一十二人，提夫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共計一萬一千九百零四人。
 十、以四師為一軍，外列長一人，副排長二人，軍醫六人，號手七十二人，號筒手二十四人，軍醫二人，共一萬零一十二人，提夫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共計一萬一千九百零四人。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都督	副都督	參贊
第四級	第五級	第六級
都尉	副都尉	參將
第七級	第八級	第九級
都尉	副都尉	參將

空 白

文明的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
 果避那惡果。

孫先生在民報演講

我們無論做甚麼事，祇要問心無愧，
 憑真理去做；就是犧牲了還算榮耀。

孫先生對同志懇親會訓詞

都督	十五元	副都督	一百元
都尉	二十元	參贊	二百元
都尉	三十元	參將	三百元
都尉	四十元	參將	四百元
都尉	五十元	參將	五百元
都尉	六十元	參將	六百元
都尉	七十元	參將	七百元
都尉	八十元	參將	八百元
都尉	九十元	參將	九百元
都尉	一百元	參將	一千元

以上之俸錢，特是南軍政府定之。

第一 條

一 記大功者

凡軍人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乙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丙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丁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戊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他 記功者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己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庚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做侵犯他人的範圍便是不自由；

孫先生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是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平等。

孫先生在廣東女師演講

戊 獎勵出力者

己 戰後奉軍將士出險者

庚 在營一年能守戰者，其功一次，若一年則多一次。

以上記大功及記功者，由軍政府議定行賞，其獎勵士氣。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第一 條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保 衛 條 款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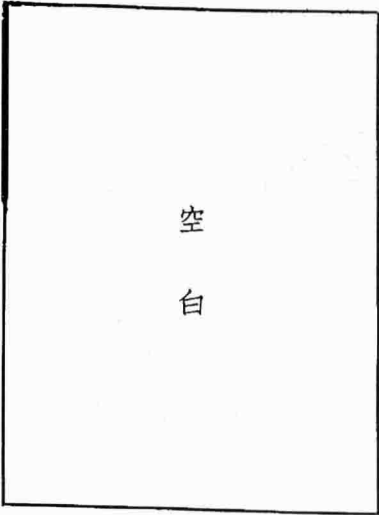
凡戰時出力者，其功之大小，以定其賞。

軍律

- 一、不說號令者殺。
- 二、反計者殺。
- 三、降敵被殺者殺。
- 四、私通軍情於敵者殺。
- 五、洩漏軍情者殺。
- 六、臨陣逃竄者殺。
- 七、阻戰壞境者殺。
- 八、違詔者殺。
- 九、私逃者殺。
- 十、任意搗搗者殺。
- 十一、強盜劫掠者殺。
- 十二、毀壞軍器者殺。
- 十三、毀壞軍糧者殺。
- 十四、毀壞軍械者殺。
- 十五、毀壞軍庫者殺。
- 十六、毀壞軍營者殺。
- 十七、毀壞軍路者殺。
- 十八、毀壞軍橋者殺。
- 十九、毀壞軍船者殺。
- 二十、毀壞軍車者殺。
- 二十一、毀壞軍馬者殺。
- 二十二、毀壞軍牛者殺。
- 二十三、毀壞軍羊者殺。
- 二十四、毀壞軍豬者殺。
- 二十五、毀壞軍雞者殺。
- 二十六、毀壞軍狗者殺。
- 二十七、毀壞軍兔者殺。
- 二十八、毀壞軍鳥者殺。
- 二十九、毀壞軍魚者殺。
- 三十、毀壞軍菜者殺。
- 三十一、毀壞軍果者殺。
- 三十二、毀壞軍酒者殺。
- 三十三、毀壞軍茶者殺。
- 三十四、毀壞軍藥者殺。
- 三十五、毀壞軍醫者殺。
- 三十六、毀壞軍廚者殺。
- 三十七、毀壞軍廁者殺。
- 三十八、毀壞軍浴室者殺。
- 三十九、毀壞軍衣者殺。
- 四十、毀壞軍被者殺。
- 四十一、毀壞軍鞋者殺。
- 四十二、毀壞軍帽者殺。
- 四十三、毀壞軍襪者殺。
- 四十四、毀壞軍手套者殺。
- 四十五、毀壞軍手帕者殺。
- 四十六、毀壞軍毛巾者殺。
- 四十七、毀壞軍圍巾者殺。
- 四十八、毀壞軍披風者殺。
- 四十九、毀壞軍斗篷者殺。
- 五十、毀壞軍蓑衣者殺。
- 五十一、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二、毀壞軍草墊者殺。
- 五十三、毀壞軍草席者殺。
- 五十四、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五、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六、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七、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八、毀壞軍草蓆者殺。
- 五十九、毀壞軍草蓆者殺。
- 六十、毀壞軍草蓆者殺。

知中國事之向來不振者，非造於不能行，實造於不能知，及其既知而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

孫文學說



空 白

今日對於我父老昆弟深有希望者，即能有責任心，不可生依賴性；人人對國家社會，當視為我箇人與他人組織而成，凡國家社會之事即我分內事；

孫先生在潮州歡迎會所演講

革命方略 十五

招募章程

第一條 凡有志願充當國民軍軍人者，通常以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為合格。

第二條 凡有當國民軍人者，於入營之時，應親身宣誓，宣誓之後，領回軍餉收執，於軍事及事務本人名譽之下，皆要即成左列手續，指道履，以憑認別真偽。

第三條 凡有清鄉兵勇來投降國民軍者，除照法律辦理外，應予優待，入營之時，亦一概全獲，寫誓長，願收軍約，以上條約，均應遵守。

空白

凡不能戒除鴉片煙者，

即鴉片煙之俘虜；

光復前七年丙午七月十日孫先生對尤烈說 永福 誌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

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

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

革命方略 十六

附錄表及軍餉款式

中華民國國民軍軍表

一 凡充當國民軍軍人者，所有軍費，應由國民軍政府撥發，不得由地方官撥發。

第一 國民軍軍人，應由國民軍政府發給軍餉，其軍餉之數，應由國民軍政府核定。

第二 國民軍軍人，應由國民軍政府發給軍服，其軍服之數，應由國民軍政府核定。

天運 年 月 日 立 左指履

軍隊軍

中華民國國民軍軍餉

一 凡充當國民軍軍人者，所有軍費，應由國民軍政府撥發，不得由地方官撥發。

二 國民軍軍人，應由國民軍政府發給軍餉，其軍餉之數，應由國民軍政府核定。

三 國民軍軍人，應由國民軍政府發給軍服，其軍服之數，應由國民軍政府核定。

天運 年 月 日 立 左指履

孫先生演說

中華民國軍艦通滿清。凡爾等當清朝兵勇者。須念身為漢人。當為中國立功。莫為他人替死。今奉軍政府命。相陸爾等條件如左。

一、帶軍械來降者。記功一次。並照軍械原價加四倍賞給。

二、投降後。與義軍一體看待。若勇每月餉銀卅元。若服飯食等。另由軍中供給。

三、立功者。記功或記大功。由軍政府給功。行賞。升職加俸。

四、凡官兵者。呈呈你大功告成時。一律照本人現餉。賞食長糧。

五、投降之人。其年已老。不能作戰者。由軍政府酌給優待。

六、交戰受傷以致殘疾。不能任職者。退後後。照本人現餉。給終身。

七、在軍中。若別有人父母。子女。每月照原奉其父母。若其子。或身。于十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視其立功大小。為定。

八、不降者。殺無赦。

人民於我一體，

利害與共，

不過分任事而已；

孫先生演講軍人精神教育

人是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

形當銷滅獸性，才算人類進

步；

孫先生在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

七、在軍中。若別有人父母。子女。每月照原奉其父母。若其子。或身。于十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視其立功大小。為定。

八、不降者。殺無赦。

空 白

略地觀劇

略地皆謂定其地。上而省會。下而州縣。凡前者滿洲勢力所及。使由北歸。屬於我軍政府權力之下也。

第一 略地之分別

其分別有三。一。就於我軍攻取而得者。二。就於義民響應者。三。就於敵之文武官反正東附者。其略地之辦法。稍有不同。今類說明如下。

第一 略地之辦法

(甲) 就於我軍攻取而得者

- 一。升立國號。就其所降之城鎮官署。并立國號。宣佈軍威。
- 二。安置居民。於入城鎮之始。下令嚴禁。禁止居民來往。派兵士守視。通衢。俟一二月後。安民局設立。始許廢除。執照。復始許通行。

此則此用入城之始。人心未定。發誓某某任。一以便軍隊行

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可有為矣。

孫文學說

民生主義的辦法，

就是節制資本，

和平均地權；

孫先生民生主義

革命方略 二十

動不置。二。以免奸民乘機掠奪也。

三。探收敵軍軍器糧食。所有遺棄軍器。概無繳交。其營中所積。聚之糧食。亦要繳出。然後聽憑我軍安置之。

(說因此所遺棄已失戰鬥之力。然慮其或運軍器糧食。仍恐有患。故必嚴令繳出。

四。收民官印文憑及其文書冊籍。對府庫官署。偵印之書。其收其散。宜收取之。交安民局保存。其府庫官署。則又同於兵收。

五。破監獄。因徒。破監獄。盡釋囚徒。論以美師。所至。滿洲。刑峻法。一切掃除。諸囚中有無辜被繫者。皆復其自由。其有罪者。亦令自新。俾人民永不受新法之苦。

六。設安民局。每縣設一安民局。立局長一人。自員十人。顧問員十人。局員擇用營中人。或地方紳士。顧問員則皆以地方紳士充之。均聽命於局長。

局中得在局中。更甚。其人數。概應滿。毛。文。亦。慮。之。

此局之事故其重要者如下

(一) 警務者 印刷安民布告 令點當取之地 使人民曉知我軍隊之大義。

(二) 編門牌 捕街之方向 由東至西 由北至南 按門登牌 左單右雙 每街分左右 統計戶數。

(三) 付通行照 每戶皆通行照一紙 每紙止許一人執用 來往系出者 必携街照 其執單戶之照 出街 稅事者 該戶是問。

(四) 查戶口 由安民局派員偕同地方甲長街正人等 清查戶口 每戶要實核某理在住房一人 口 編載冊籍。

(五) 換劍旗 其居民有因兵事受傷者 或破壞家產物業者 賑恤之。

(六) 定流亡 居民有因兵事流離失所者 設法安置之。

(七) 詰奸宄 如查有有敵軍作奸細 及為奸宄或軍隊之行 為 諸奸宄 軍前究辦 若有積藏糧食 糧食 暗匿民者 捕獲之後 軍前究辦。

我們要把改造不好的環境

就先要把國家造好

孫先生對東路討賊軍講

政客不死，

禍亂不止，

至哉言乎！

孫先生民國八年雙十紀念詞

革命方略 二二二

重則送於軍前 輕則由局究辦。

(八) 防火警 命巡警同稅以防火警 其有存貯惹火之物者 尤要注意。

七 設四種局 另有因糧局 稅則卷 賦。

八 分別委任官吏 凡軍到即降之官吏 保護其身家 領留警署 警署不使 弱送解署 厚給資 令護送歸家 其抗拒主力 盡始降之官吏 則僅予先死 其不降者殺。

九 招集地方精壯 加入軍隊 俾照軍隊編制之法辦理 不稍稽防守 察看地方治安 分別防守。

十 通極軍政 財政 就近之軍隊派員接理 以善新政。

(九) 對於新民警應者 凡義民警者 必將該處地方官 謀殺或捕送 至軍隊之前 始為警署 應注意。

凡義民警者 必將該處地方官 謀殺或捕送 至軍隊之前 始為警署 應注意。

凡義民警者 必將該處地方官 謀殺或捕送 至軍隊之前 始為警署 應注意。

五、辦理軍法

三、嚴收官印文憑及一切檔案。辦理詳上。

三、設安民局。所有難民八項，悉如上辦法。

四、設國稅局。

五、將義民編入軍隊與義軍一體優待。

六、相繼穩定。詳上。

七、通敵大罪。詳上。

而 就於敵二之武官及正吏附者

凡及正之官必將官印文書及其河水速降服誓表送對軍隊

之前，始出及正三確據。

一、可反正者，親交武官投到軍營，即由軍隊派員與該地方官商

酌權理政事，以待軍到滿再收復後再撤。

二、可反正之武官，照理任之度保格給之。至於終身，如其不可同

方齊任使者，其所保官係不在此限。

黨員在黨內不能任意自由，好像股東
在公司之內，不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

孫先生在黃埔軍校告別詞

吾黨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
人，將謂恃兵力乎？非也；我們革命
黨恃主義真理；及道德而已；

孫先生在梧州對黨員講

空 白

國庫總則

第一 國庫局

一、每年度國庫局專司國庫之事。

二、國庫局出納之標準，須每日以十人查一兵，凡軍行所至之地，

四、人民之多寡，以定點軍之多寡。

三、國庫局須設充公冊，收買冊債券冊收捐冊除充公冊外，皆須

國三冊，分編之。

第二 國庫之法

(甲) 充公

一、一切官業。

二、反抗軍政府之滿洲官吏家產。

三、反抗軍政府之人民家產。

四、以上三種，由國庫局立冊，將所充公之物產之文契數量公類

登記。

商人做生意是以物質易物質。吾人造

革命是以物質易精神；精神之効我用。

者在他日不在今日也。

孫先生在晚晴園對永福解釋被捏報支款事

摩西耶蘇革命之儔也，亦即當時所認
為謀反大逆者。

孫先生在晚晴園對謝已原辯
論話 永福誌

革命方略 二一六

(乙) 收買

一、行境內一切可應軍用之貨物，皆備收買，貯存以備隨時之用。

二、收買貨物之現銀不足，可先發軍中憑票，記載價額及拾價日

期，由國庫局支給，若逾期不領，則從此志計三座通息。

三、收買貨物，物主不得抗違。

(丙) 借債反捐輸

一、凡軍隊所至，得與境內人民有家產者，借現銀，以俟軍需，借

款後，由國庫局發還債券，記載債主姓名籍貫住所及其數目，

鈐印為據，交借主收執，自發債之日起，至逾以六個月，由國

庫局償還，若逾六個月，限不償還，則自逾限之後起，給三座通息。

二、度境內人民家產，逾一萬元以上者，由國庫局令捐十分之一，

以候軍需，五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

之三，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

之五，千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六，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

三、此種贖債而認定當。借債或捐輸者，不得違抗，違抗處罰。

四、軍票用票

一、發軍事用票發行局。附屬於國務局。

二、每軍得度其收入財產之數撥歸軍事用票發行局作換發行軍事用票。

三、發行軍事用票之數。以低於作換之數為限。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四、軍事用票發行局設發行員五十人以上。由軍部督指任之。

五、軍事用票發行局設監查員十人以上。以偵三指主之負擔。

六、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七、發行軍事用票之元。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八、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九、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十、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十一、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

中國民族才能真自由：

孫先生民族主義

用武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就名為帝國主義：

孫先生民族主義

革命方略 二十八

巨者任之。

六、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七、發行軍事用票之元。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八、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九、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按：明例如軍中收入財產共值銀十萬元。以之作換發行軍事用票二十萬元。則軍事用票給以發行三數。限於二十萬元。因止有十萬元作換。如發票過二十萬元以上。則不足以代表實銀。而票之信用失。債信既成。為空頭票。發行愈多。此弊愈大。軍隊非惟不能多得一錢之用。反財可以發行無弊之二十萬元。而失其用。而至於空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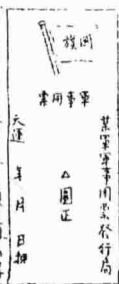
十、發行員專管局中一切發行對換之事。

十一、發行員須通知監查員開會決議。監查員

調查軍事用票三數。是否照第三條之規定。如數相符。則要

記而發行。如有違額。則發。不得認可。

十、軍用票之價值，最多不得過百元，最少不得過一元。
十一、軍用票之形式如左。



十二、軍用票同紙幣，其價值使用，不得異議。

十三、發行軍用票之稅，仍由軍政府與該軍管轄地由軍政府調查稅務局發行票款，如不第三條定額，則由軍政府將發行之票，對稅收局。

十四、軍用票之發行，其流通市面，與紙幣同，其所以然，在於其價值，不過代表其額，不能永久，必須有流通，其價值始能維持。至於其稅務，則由軍政府力加保護，其稅務，則由軍政府力加保護。

人貴自重，須知國無法則不立如其犯法，則政府得依法懲治之，惟自納於範圍之中，自免此禍此相安之理由。

孫中山先生在同志競業社演說

國民國民，當急起直追，萬眾一心；光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為去舊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設也；

孫文學說

革命方略 三十

十五、軍用票之發行，其價值以備與人民對換，必俟上軍政府會令之後，始由軍政府之力，以收買之也。惟必要所發之票，不逾第三條之定額（即有十萬元之作換，始發行二十萬元之票，始能收還，否則軍政府亦不能預備之也。故發三幣，足使財政紛亂，不可不慎也。

十六、軍政府下令後，人民得憑軍用票，換回相當之貨，其詳細規則，軍政府臨時定之。

十七、軍用票之發行，其價值以備與人民對換，必俟上軍政府會令之後，始由軍政府之力，以收買之也。惟必要所發之票，不逾第三條之定額（即有十萬元之作換，始發行二十萬元之票，始能收還，否則軍政府亦不能預備之也。故發三幣，足使財政紛亂，不可不慎也。

十八、軍用票之發行，其價值以備與人民對換，必俟上軍政府會令之後，始由軍政府之力，以收買之也。惟必要所發之票，不逾第三條之定額（即有十萬元之作換，始發行二十萬元之票，始能收還，否則軍政府亦不能預備之也。故發三幣，足使財政紛亂，不可不慎也。

對外宣言

中華民國軍奉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並致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平和，增進人類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 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二、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洋商如數撥還。
-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 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占領之區域內人民財產。
- 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 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資戰爭之物品者，一概沒收。

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概革除：

孫先生對東路討賊軍講

如存心做大官

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孫先生對同志懇親大會講詞

空 白

北陸滿洲將士布告

天運 年 月 日中華國民軍

軍都督 奉軍

政府命希去於我國民之為滿洲政府遠迫以為其軍之將破及兵士者我軍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為中華斷此軍之將士一為滿洲政府之將士論情理則為兄弟論地位則為仇讎論心志則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時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而受其害我輩雖立於反對之地位然情誼具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然則今日以後或斷兄弟之情誼而變為仇讎或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亦惟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自擇之而已自國民軍起形微天下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炳如日月凡為國民無不激昂慷慨奮厲司仇讎以圖仇讎者以國民組織而成發表國民之心理肩高國民之責任以立義集會非以私人號召故民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非其本欲特為滿洲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此時滿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驅之與歐美人講自由，是很有嚴格界限，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上去行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祇好搬到學校裏去用故常常發生風潮。此自由之用不得其所也。

孫先生民權主義

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

孫先生民權主義

革命方略 三十六

國民軍為敵。願我國民志之。本中國而常滿洲兵。以故中國人為賊。推心自測。寧能不動手。我國民勿謂為滿洲盡力。乃所以報國也。中國亡於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無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洲。以恢復祖國。而反為滿洲盡力。是甘事仇讎。而與祖國為敵也。其身分為奴隸。其用心為暴虎。豈有人心者。何足為事。我國民勿謂既食滿洲之糧。當忠於所事也。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及為滿洲所奪。收中國人之財賦。以資中國人之死力。中國人致力滿洲。而食其糧者。譬如家財既為強盜所奪。須及強盜服役。以求得價值。使盜既得。行為尤賢矣。是故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須以大義自持。執託身滿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時之來轉。情懷脫離獨立之志。歷此國民軍大起之日。正當衝鋒。以向滿洲政府。而與我國民合為一體。方不為國民之本分也。彼滿洲以五百萬民族。後制四百萬漢人。而能年取至二百七十萬。其股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國人不知大義。為之效力。自取同種。故

漢人得以詳志耳。試觀滿洲入關以來，每逼漢人起義，強用漢人
勤平叛，及盜野，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於滿人無所損。舉
莫大者如嘉慶年間，漢人王三槐等舉義，四川湖南湖北陝西諸
省，相繼響應。滿洲政府勢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風奔潰。警旅駐防
皆不可用，乃重用綠營。招募鄉勇。於是漢人楊、春、楊、芳等為之
效力，屠戮同胞。死者僅萬，川湖陝諸省遂復歸於滿洲主權之下。
又如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自廣西，東南諸省皆響應。西北則
張樂行等亂馳雲捲。天下已非滿洲所有。其督師大臣塞尚阿和
春，一敗塗地。事無可為。及漢人曾國、潘、胡、林、翼、左、李、雲、李、鴻、章等
雖所軍進，皆以去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二年，漢人相屠殆盡。滿
人復安坐以看中國。凡此皆百年來事。我父子兄弟耳親，能詳者
也。漢人不超前朝，已。若其起義，非滿人所能敵。亦至明矣。所最
可恨者，同是漢人，同處滿洲政府之下，同為亡國之民，乃不全國
恥。為人爪牙，自誇骨肉。彼德曾相左李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

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
的魔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
。就是我們革命黨裏頭也有這種毛病
；所以以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
建設民國。就是錯用自由之過；

孫先生民權主義

如果平等有時好，當然是採用：如果
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
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孫中山民權主義

革命方略 三十八

祖國既特存而植亡，使英國脫既得自由而獲為奴隸。子自蹂躪
後，以復滿人留和以復人殺漢人為最上策。故近來傑於革命之
禍，日理收天下之兵權，以滿人任總帥，以漢人供驅使。一旦有事
則披堅執銳，冒矢石奮前敵，斷能流血者，皆漢人。而策發勳受上
賞者，則滿洲人也。我國人之居滿洲將士者，一念及身，為中國
之人，當知即果稱敵，同胞為天地所不容，可無待轉語而斷然決
心者。且我國民苟助滿洲，豈止為國家之罪而已，即為一身計，亦
無所利。蓋滿洲之待漢人，不過視同胞，即為之志死，亦死不
恤。蓋慶年尚，見滿使之殺，雖贊勇立功，多至八級受上賞。
蘇督將領，法餘唾。至於則勇解散之後，窮困如牛，於當兵戰
功盡為八旗所買。四級復為上官冠扣，出保之德，亦盡歸漢人已
荒疎。無以謀衣食，實而為盜，則放逐於荒遠。夫若等德業作亂
務，另補過春，舍其勤功，以甘其便之降，而滿洲政府宏怒，雖
譽芳，使率漢大若等，遠戍伊犁，其後留使入，盡殺滿大若等，數百

人無一得脫者。咸豐年間。湘軍逼於十八行省。所至戮力破賊。敵軍既盡。湘軍將數。鈔扣口糧。饑寒不免。甚至盡者。不過於三月。口糧不敷。歸家耕耨。因此流離他省。父母妻子。終身不復相見。而地者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視之為仇讎。見其某軍。則又作爲流氓。窮極所歸。則相殺相噬。會以相依視。而滿洲政府。惡其難。孫介。我。不可數計。是故可謂。之。氣。盡。而。崩。失。所。太。才。天。國。既。覆。而。湘。軍。無。降。乃。太。滿。洲。政。府。之。用。護。人。也。瑞。農。夫。之。因。年。也。既。盡。其。力。則。殺。而。烹。之。無。一。毫。人。心。相。待。此。其。故。何。也。蓋。以。同。胞。同。胞。實。為。天。下。之。事。不。惟。為。萬。國。所。鄙。笑。同。胞。所。切。齒。即。滿。洲。人。亦。未。嘗。不。輕。視。之。以。為。洋。人。稍。較。乃。其。種。姓。宜。其。甘。為。奴。隸。萬。劫。不。復。既。存。輕。視。之。心。故。對。待。之。于。既。割。薄。如此。即。使。身。受。鎖。重。辱。三。戰。功。而。保。過。延。旨。疑。騎。立。至。其。他。將。校。受。文。官。呵。叱。驅。使。甚。於。僕。隸。至於。兵。士。所。發。口。糧。不。敷。餓。口。而。一。有。戰。事。即。去。其。死。配。是。視。之。如。草。芥。耳。世。人。見。滿。洲。刻。薄。寬。處。不。重。軍。人。皆。

無論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好方法，方法
是自學問知識而得；有了學問便有知
識，有了知識便有方法：

孫先生歡宴全國代表大會講

中國利權非少數人可得而享，更非少
數強權者可得而送：

孫先生在廣西講

革命方略 四十

知。款。息。痛。恨。甚。然。認。美。日。等。國。所。以。專。重。軍。人。者。以。其。為。國。戰。力。倚。若。長。城。政。軍。人。之。名。譽。軍。人。之。身。分。皆。為。社。會。所。矜。式。至於。滿。洲。用。中。國。人。當。兵。難。以。為。國。家。之。干。恤。不。過。專。攻。家。賊。故。其。軍。人。以。擁。護。仇。讎。為。天。職。以。屠。戮。同。種。為。立。功。奮。戰。之。傳。宣。為。世。道。所。不。齒。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是。猶。有。人。心。當。不。得。勤。忠。而。洪。烈。也。反。正。惟。恐。不。速。死。何。用。進。個。軍。額。為。者。者。或。誤。會。國。民。之。旨。以。為。國。民。軍。既。與。滿。洲。政。府。為。敵。則。凡。為。滿。洲。之。將。士。皆。所。不。容。雖。欲。反。正。而。無。路。可。在。於。此。則。同。是。清。人。地。位。報。殊。作。設。團。在。且。國。民。軍。當。未。起。義。以前。居。於。滿。洲。政。府。之。下。與。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同。是。所。差。別。也。宗。國。之。亡。久。矣。舉。我。同。胞。忘。錄。於。其。後。之。下。不。能。三。日。而。死。裂。而。使。專。食。於。仇。讎。又。不。能。連。日。之。而。死。大。致。已。矣。我。國。民。之。何。忍。復。校。量。前。昔。之。仇。讎。也。我。此。時。也。天下。我。國。民。之。在。滿。洲。將。士。者。是。能。顧。念。九。義。綱。義。舉。以。軍。政。府。必。推。倒。也。視。勝。一。體。美。以。城。鎮。鄉。村。政。軍。是。足。為。我。國。民。之。仇。讎。

將統兵歸者，豈以糧食器械乘歸者，皆為國立功之人，當受上賞，其軍士即獲者，亦予優待，此皆實典與典略地規則等附一一規，定者，其各激發忠義，以進新猷，若猶有包藏禍心，結怨不悅，甘為國民軍之寇賊者，則是自絕於中國，罪不赦方今，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磅礴人心，舉國之人，皆如明理仗義，固非若昔日人心不古之世，軍政府提督義師，肅清天討，期以四百兆人，平治天下，盡國民之責，亦與昔之英雄割據，有別，固將使為國三傑，咸獲漢奸之遺，其滿洲特士，敢有奮其體，以相抵抗者，必志可除，毋俾海疆，特慮其中，容有心懷反正，而遊說未決者，亦在肩挽兵，挽心，康助，而親望，取巧，思徐，竭國民軍之強弱，以為進退，若凡此皆不勝，其悲，痛之見，故欲義不，因今，開誠布公，明示是非，明達之辨，其各自擇，毋得徇，緬，如律令，概。

附錄

一、以誠鎮鄉村，或軍隊，反正，未歸者，除特賞，與論功，行賞外，並照

革命軍的責任

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

打成平等的

孫先生對湘軍演說

軍人能數犧牲自由，就能服從命令，

忠心報國使國有自由：

孫先生民權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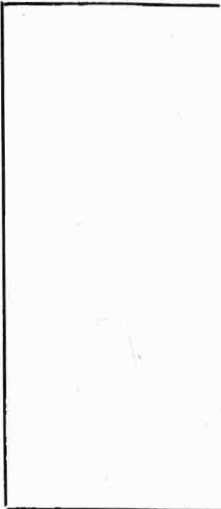
革命方略 四十二

現行憲法，作細格，當給至於其身，如其才，可用者，有任便者，其所

德，自傳，不在此也，

二、人選，其才，性，子，免，死，以，得，其，處，分，之，

三、不得，其，無，礙，



孫中山先生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詞

天運 革命 日中華國民軍 軍都督 奉軍改

府命以孫中山相稅釐捐之事。孫中山自滿洲革命生民無
故憔悴於虐政之下。虜朝和滿漢不並也。猶水火不相容。故其備
充。謂漢人強則滿洲亡。漢人疲則滿洲肥。處心積慮。摧殘漢人之
生計。以制漢人之死命。漢人皆貧。則漢人可以獨富。漢人皆死。則
漢人可以獨生。於是種種暴政。皆民之力。以之。嚴刑峻法。使我
漢人非惟無以活生。且無以逃死。昔者。漢人年向。曾定永不加賦
之制。其若甚美。欲以惠弄。漢人所然。謂永不加賦。不過身指正額
於正額之外。悉收州縣。耗甚以亟。已有而令州縣。悉取正額。其數
五六倍於正額。且額外之徵。固如稅。文於散。類五。多。立。在。巨。再
根。一。石。加。派。之。銀。三。三。兩。此外。貪。官。沒。完。私。自。加。派。糧。石。約。升
從。中。搜。括。者。不可。勝。數。政。腐。敗。甚。則。運。臣。已。盡。私。款。派。過。於。官。徵。難
項。得。於。正。額。外。計。承。民。不。得。命。案。時。初。行。此。制。弊。也。如此。何。況

當學生能毅犧牲自由。就可

天天在學問上做工夫；

孫先生民權主義

國家人人的國家，世界是人人，
明白這個道理：便知道用革命來求
平等，是大，的事！不是家府的事，
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

孫先生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詞

復。而。者。為。永。不。加。賦。實。則。賦。外。加。賦。其。能。漢。人。生。計。者。一。也。滿。洲
入。關。之。初。僅。佔。漢。人。土。地。圍。繞。滿。人。室。廬。隨。處。在。滿。人。所。圍。地。內
者。悉。為。滿。人。所有。漢。人。不。惟。失。田。喪。業。無。以。糊。口。且。令。祖。宗。墓。骨
妻。子。沉。埋。屠。之。凶。德。從。古。所。無。其。能。漢。人。生。計。者。二。也。八。漢。人。眾
計。口。給。稅。不。事。營。生。不。納。租。稅。錦。衣。玉。食。皆。取。之。漢。人。我。漢。人。無
異。為。其。牛。馬。卒。若。所。得。悉。盡。以。輸。餉。猶。以。為。未。足。努力。既。盡。生。命
隨。之。其。能。漢。人。生。計。者。三。也。既。據。北。京。徵。團。奉。系。餉。以。為。首。印。之
計。之。我。社。會。根。據。甚。密。藏。諸。棧。棧。中。自。願。治。至。全。為。我。社。會。以。四
海。有。限。之。財。填。諸。虜。無。底。之。壑。致。令。貨。幣。不。能。流通。對。以。日。隨。其
肥。漢。人。生。計。者。四。也。自。庚。子。亂。定。則。永。不。加。賦。若。子。孫。托。克。倫。守
祖。制。而。於。正。賦。之外。暴。斂。無。算。乾。隆。朝。雖。容。吞。若。各。皆。採。石。為。金。鑿
銀。民。取。財。則。屠。吸。髓。概。莫。不。詢。何。其。增。費。既。富。則。借。端。治。罪。藉。後
家。產。盡。入。內。府。指。五。宰。肥。鳴。達。食。詐。成。風。自。自。朝。廷。以。至。各。官。皆
自。替。換。以。至。胥。吏。皆。以。貪。職。為。能。以。害。民。為。事。乾。隆。朝。漢。人。皆。臣。臣

人之家產至其... 出是則厘金之法... 時宜... 人計者... 國於... 後... 此... 事... 謂... 其... 贈... 處...

盡其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而取其所需者，其所取又為過量之需；狡獪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不同，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

孫先生元年對中國社會之講詞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孫先生引孔子之言

講軍人精神教育

孫先生... 者八也... 出... 絕... 之內... 續... 戊... 大... 兩... 百... 近... 所... 所... 者... 大...

孫先生說 Anarchist 因亞紀
爲無頭政府今人譯作無
政府爲誤蓋無政府已無
一切統治人民無可系屬
也孫先生在晚晴園說

永福誌

(按 An 爲無意 Anarchist 爲頭
意)

加入同盟之誓章及其口號經鄒
海濱君所著之中國國民黨史第
四十頁記載甚詳其所缺者爲握
手之方式而已茲因出版在邇不

及製圖故握手禮仍闕之

永誌



序

遙從南斗望中原
壯志天池歛
化鯤百戰故人今
健在白頭重

話晚晴園

張永福先生創辦園南日報為宣傳革命
命不喘夫共別墅曰晚晴園 總理孫
先生每過星洲為下榻焉白來 永福先生

生以大暑見示為賦一絕句

二十二年八月 河北 詔



序

世言南洋爲中國革命策源地語莫能破也何以故以吾人祖先之南徙爲復國失敗而亡命至不能復國益念念不忘復國相承相勗民族國家主義殆深種於根性而莫之拔也厥後重受外來帝國殖民政治之壓迫更感覺民族的獨立自由非達到民族的國家強盛不可欲達到民族的國家強盛非革命不可故與其謂南洋爲中國革命策源地毋寧謂華僑心理爲革命策源地較深切也不觀張子永福非赤道下之一土生者乎若從嚴格出生地言則張子是否華人尙屬一問題然其先華人習慣華人革命種子視一般華人得天獨厚在以黨建國原理上張子不但爲革命黨且爲南洋革命黨創立之主要者代表南洋革命華僑雖欲不謂爲華人而不可得也張子一生之事業在在與革命成歷史觀張子如是華僑革命亦復如

是則謂革命策源地築之於華僑心理上非謬言也張子老矣猶不忘昔更期發揮長養華僑之革命心理繼續努力以 激於是乎撮要紀事成一家言將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屬余爲序余始衰而近朽者也烏能序張子之文顧余得爲張子序蓋亦幸耳所以者何憶初與張子相見於南洋因不計有今日也忽忽二十餘年人事之變遷至不可思議猶得張子之書而讀之儼如話舊追維俛仰不禁感慨係之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秋梅川居正序於南京北極閣山下藍家莊

序

陳樹人

總理始至南洋宣揚革命之日正保皇黨以
君憲邪說愚弄僑民之時亦以商人為基礎
之華僑社會日方以苟安為得計自至為明哲
孰肯奮起入類是非之尤能浪除一時利害
之成見哉張同志永福與其首事諸君獨
能身身毀家追隨總理奔走革命廿

蘇辛如一日 總理逝後七年 張同志乃
將南洋革命僑參加革命之事蹟以成南洋
與中國革命一書曰書之內言點虛偽而崇實
際故非張同志之親聞目睹者皆所不取其作
例則以孔子弟子之記其父師言行自期故
於總理庸言細行之記載為獨詳抑不

敏讀其書曰既竟竊有感焉關於政治歷史
之記載在政府每因顧忌而予闕文之感在
私家每因誇張而流稗乘之列張同志此書
獨能以信與真為信條不掩指不附會不計
文字之工拙故其敘述南洋與中國革命之往
來推進之軌跡因果之相乘皆一一如見洵

國民革命之信史也。總理既逝音容漸
變景仰 總理者僅見於金山玫瑰奇傳
之後更不為我民族道才師長眠之地不孰不
柳煙橫雨古屋依稀之星洲晚晴園外
為三四十十年前我民族道才師歎氣遊憩流
空獨揮一所能則讀此書者宜共此締造

報社之想而生繼續努力之決心是為序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陳序





序

南洋故本黨革命策源地而星洲
晚情園則當時之樞密所晚情園
者浪永福同志之別墅也永福為
吾黨中堅人物早侍總理於本
黨革命過程及總理起居知之
甚諗比出其所著南洋革命史

記述 總理在秘密時代屢過南洋慘淡經營之情形並附總理起居注數則於其後讀之具見當時本黨偉造之艱難及總理偉大之風範全書約三萬言其所載之事蹟多佐以總理遺墨及各

種照像以資為印證是皆信而有微尤足補史乘之闕可貴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閩縣林森





序

余前著開國前革命史中有南洋華僑
與革命黨一章關於南洋同志參加革命
事實叙述頗詳近張君永福復有南洋與
民國創造之作搜羅當丰函牘文證較余
尤為豐富甚盛事也張君與陳君楚楠林
君義順同為南洋同志提倡革命最早之
實行家先後創設圖南總匯中興各報

與余主持之香港中國日報素有關係故

余於三君多丰慘憺經營之歷史至為熟悉今之少丰喜謗前輩甚至並前輩艱難締造之中華民國亦且任意摧殘不少顧惜讀張君此作其有不愧死入地乎書此不禁感慨繫之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馮自由序



自序

余童年讀孔氏書、見其文片段不續時以爲疑、迨後乃知孔氏亡後、其門弟子各以所得於夫子之言行、追述而彙集之、不必盡達其旨、而作連篇記載也。比壯歲以黨事事 孫先生八載、晨夕親炙、窺其宮室、神其鴻漸、心其淵博、儀其言行、仁義道德均足令人信仰、凡嘗與接近者無不引以爲榮。

先生逝世不越年、萬行同倫、萬車同軌、記其事者、曰傳曰史、至可繁富。第察其實際則對 先生之庸言細行、間未詳及。余不敏、時欲有以補其闕、輒以不學而中止。茲南洋諸同志、日以南洋華僑對中國革命過去情況爲詢、且以余於民國前主持黨事有年、苟無記實之書、未免有湮滅同志功績之懣、午夜捫心、自覺愧怍。近適羈跡京中、獲讀展堂兄所述南洋與中國革命一篇、（見新亞細亞第一卷第五及第六期）、對當時之事、記載綦詳、不揣冒昧、再爲拾遺補闕、敘述瑣屑、多至五萬餘言付梓。事既錯綜、文多斷續、語病甚多、皆不自恤、蓋求合孔氏門人追述先師言行之意而已、後來者當有爲余指正者也書成謹序

光復後二十一年張永福作於首都華僑招待所時年六十一歲

明末烈士夏完淳就義別母作

華亭人同安郡中元
順治二年就義時年十六

魑魅憧憧見

山鬼日爲鄰

階上麻衣客

堂中白髮親

循垓猶有夢

負米更何人

忠孝家門事

何須問此身

上錄黃克強君民國前書贈張華丹五弟永福誌

緒言

現在有許多人都承認孫先生說的：「華僑有功革命，」「華僑是革命之母。」這話，照兄弟看來。先生雖會這樣說，邦人士雖然一致承認；但我們有自知之明，我們自知。先生說這話是什麼原因，他不過是勉勵我們華僑，使華僑繼續奮鬥，光復中華。這是真的；我們不要誤會他說我們是革命之母，就居然以革命之母自蒙；這樣就大錯特錯了。然而每每聽那自稱為華僑的人，謀地位的時候，就引證先生這些話來作進身的階梯，或者把這句話來睥視一切；兄弟每聽了一次，就感覺一次的不安，就加多一度的懷疑。我因此就起了自己省察的念頭，用下列的各問題來自問：

- (一) 我對於總理是否有深刻的認識？
- (二) 我會否信仰總理的主義？
- (三) 我會否勾結保皇黨？
- (四) 我會否是中途不革命？
- (五) 對革命工作我冒過幾多回險，對革命事業破了幾多回錢？
- (六) 在華僑中，我是站在什麼地位，我的行為可夠得華僑信仰嗎？

(七) 那一次起義我曾參加過的？

(八) 我曾否有違背黨章黨紀的行動？

(九) 對同僑的幸福，我有什麼貢獻；對內地的天災人禍，我嘗出什麼力量救濟？

(十) 做過革命的工作，而仍開賭販煙的，算不算華僑革命份子？

以上十條試問自詡為革命之母的華僑，要如何估量自己？目前回國的華僑，滿坑滿谷，魚龍混雜，晃着「華僑為革命之母」的招牌，四出招搖；「羊質虎皮見草而喜，見豺而戰」。真使我毛骨悚然，齒冷心悸。其實縱使我們過去是有相當的勞績，也應當謙虛一些，視為我們對祖國應盡的一點義務；難道要像滿洲人佔了明朝的江山，八旗子弟盡食長糧，把華僑造成一個特殊階級麼？總理在天有靈，也要搖頭表示不許。如今我就介紹一個有憑有據有歷史的胡漢民同志所述南洋與中國革命的長篇文章，（原文附錄本書後版）請我們華僑靜心看看，捫心自問；華僑努力革命的工作，對黨的認識，最多也不過如此如此。有沒有做革命母親的完全條件？再以兄弟補充的事實加上去，問他夠不夠做革命母親的資格？胡先生指出華僑缺點甚多，我亦說胡先生的觀察不錯；承認他的批評。然而革命事業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對黨國努力，勿以吾生也晚而自暴自棄。華僑對革命的事業，從前既然僅僅有此成績，歲月不居

，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後來居上，安知來日不能更光大發揚！如其能早早悟，不辜負孫先生那些說話的希望，以後還要如何奮發精神，盡保存的責任，把這革命產生的小孩盡心撫養，補足以前的教育工夫，使小孩子壯健長成起來，那時誓儻知革命之子的名稱，庶可受之無忝。責任綦重，願共勉之！

補充漢民兄迷的南洋與中國之革命

後早以

款的事

孫先生以前經過星加坡許多次數，頗少人注意。但是我所知道的，他以前每到星加坡一次，就要到他的同學福建人吳傑樸醫生處盤桓幾天。又知道吳傑樸兄的父親，是一個滿清的逃犯，滿清爲什麼要捉他的父親呢？就是他的父親，在福建海澄縣的黃位（俗稱牛皮位）黃志信（即南洋糖業大王黃任涵的父親）等人，組織小刀會，謀起革命，接應太平天國，推翻滿清。後來失敗，大元的黃位被害，二元的帥竟往眷屬爪亞營業，吳傑樸的父親跑往安南。當時在滿清政府通緝之下，他們是永遠不能生入國門的謀反大逆的逃犯。可是在我們的革命黨人，就說他是前輩的同志。孫先生同吳傑樸醫生交好，就是這個淵源。（吳傑樸還有一個五弟吳逸亭老同志，現在星洲，環境甚劣。）孫先生當時還有一位先後同學黃康衢醫生，亦在星洲，他三人是很要好的。其餘他老人家還有好多認識的人，我就記不清

楚了。胡同志述「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孫先生在南洋方面，預先認識的同志，有陸秋傑陸秋露陳楚樟張永福等，以前，先生幾次經過南洋的詳情，我無從曉得了。」似乎先生和吳偉權這一段事，不特胡同志不知，即南洋許多同志，也未必知道的。因其時先生革命的進行，沒有十分明顯，故鮮有人注意，我故把他補述如上。再據我和先生發生關係以後的事，一段段寫下去。

孫先生
參回到過南洋的。

孫先生到南洋的確的次數，雖無從知道，但胡同志未到南洋以前，孫先生是有許起因的。如今讓我說下去：當戊戌年滿清變政，康有為逃往日本，由日本再避往南洋居住，大概是己亥年間。那年適當孫先生的與中會在惠州三兜竹運動起義，同時有日人宮崎寅藏（後改宮崎虎藏別署白浪屋潛天）及其弟宮崎龍介（此人在三兜竹戰死，民八年七月由惠州起回骨殖運返日本，此時我適在上海，曾參加追悼之例。）等許多人幫助。大元帥就是黃福（此人戰後逃往星加坡，住于九塊石地方，病死，就地埋葬。）二路元帥黃耀庭（即附像之第 人，民元死於廣州。）文人如尤烈（令季）陳少白馮自由鄧子瑜等，一行共同布置。但是那時候能夠明白革命的人甚少，籌款自然困難，故此軍需不甚充裕。（聞說當時軍款不

鈞二十萬元。）孫先生非常焦急，但要籌得較多的款來接濟。宮崎君知道了，就對孫先生說：我想這筆款，你若跟我到南洋去，雖然有辦法的；並且康有爲和我很好，他在南洋得了一位大資本家邱叔園答應百數十萬金，預備幫七虎才常在武漢起義。現在康氏避往南洋，還是由那資本家邱叔園招待，我們若能夠得康有爲答應，當然的邱叔園可把三五十萬元幫助我們作事。孫先生乃問宮崎你同康有爲的關係是怎樣的麼？宮崎說：自然是很深的，在中國戊戌政變，康氏跑到日本的時候，可說日本人完全不注意的；賴了我（宮崎）四處宣傳，及後介紹給伊藤氏認識，纔把清庭政變的事實擴大宣傳起來，康氏乃得有今日的好聲譽。如今他們事在詭譎的時候，而他在南洋又有張六的勢力，我對於康氏既然有這般大人情，他自然要聽我的話，肯來幫助我們這回的起義。孫先生得了這機會，就訂定日期，欲同宮崎到南洋來見康氏。後因三兜竹的軍事已經成熟，同時因要支給軍餉，（這費用是向每人分發的，）帶現金是過於笨重，須換每張一元碎西紙，較便於攜帶。我們要知道：在這時期，香港的紙幣流通尚未見十分發達，碎港紙是不容易一次找足十萬八萬元的。孫先生第一次找到三萬元碎紙，就移交宮崎帶在身邊，叫宮崎先搭船往南洋，向康氏說。他自己因要續找西紙的關係，暫留在港待候。宮崎到了星洲，住在裕慶旅館，便到康有爲的地方會見，把最近

孫先生要起義的事情詳說起來，那老奸鉅猾的康有爲，是主張保皇的，聽了孫先生欲革命，當然心理上大大反對。他當時對宮崎數術幾句，探知宮崎住址，到了晚上，就告訴星加坡的地方官，誣說宮崎是由清庭西太后派來行刺他，並且說他們受了滿清的賞金，有幾萬元帶在行囊內。地方官得此報告。認以爲真，就發人拘捕宮崎，把宮崎行裝一切扣押起來。那時星加坡的報紙，把這件事張揚發表，社會上當然非常注意，但是對三萬元碎紙莫明來歷，議論紛紛。（案件詳情有叻報可查。）其後大約一星期，孫先生由香港到來，亦被康有爲請政府扣留，（此事在宮崎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有多少記載，附錄于後。）孫先生直把來星的目的說出來，地方官總不相信。孫先生自己辯護說，我們若是受清庭賄買，所帶來的款，當然是每張千百元的大紙幣，現在你不見嗎，這些紙幣成綑的皆是碎紙，那裏可疑到是由賄買得來的？地方官雖是覺悟，但終以爲行蹤詭秘，不能十分諒解，即判宮崎寅藏君永遠出境，孫先生五年出境，六七萬元的西紙，仍由孫藏二人帶回。這就是孫先生來南洋初次和社會見面有聲有色的一幕。也可算是孫先生到南洋第一次可記的史實。

南洋萬里
的友聲

庚子年義和團起事，聯軍入京，舉國擾攘，華僑以國家受此重大恥辱，莫不悲憤填胸，康有爲乘間宣言，西太后不能聽其變政，致招此禍。有一部分同情康氏的華僑

，甚爲扼腕；或有加入康氏保皇黨之組織，創設報館（如天南新報、檳城報等）爲康氏張目。不幾時南洋幾幾乎爲康氏精神佔有的殖民地。（康氏對清庭誇口說。你有其地我有其民的豪語。）資本家爲所麻醉者不計其數。余與陳楚楠兄及甥林義順，時適有小桃源俱樂部之設。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常以國家大事民族政治相探討。對康氏虛君立憲主張認爲不澈底。并對康氏有許多理論爲我們所不贊成的。對孫先生及秦力山分別滿漢的言論，我們則大加同情。迨感於清政之腐敗，外侮日急，在不知不覺之中，很同意先生的革命主張；而且那時候我們本已有反清復明如三點會一樣的思想。對孫先生種族革命更不謀而合。但我們不願有皇帝，都要進一步以選舉總統爲適當。對於民族民權雖已有些糊模的影子。若至於民生主義是不會想到的。我們的見解，以爲經濟和政治，都是一樣東西，待創立民國後整理政治。政治一入軌道，經濟便無什麼問題的。當時適上海蘇報被封，章炳麟鄒容被拘，我們三人雖然遠隔千里，不與他們認識，但蘇報的立場我們是很清楚的。章鄒被拘，我們就認爲一宗極不幸的大事，非常悲憤。我們見先後在報紙上，電報上，傳說清廷向英領事嚴重交涉，要求引渡來得很厲害，那時我們很着急，便想設法援救，乃以小桃源俱樂部名義，致電上海領事團，援引國事犯不能由敵人引渡的成例，請領事團注意以及援助。嗣後章鄒果然在滬判決分

別監禁，余等以目的已達，每引以爲快。這便是我們對革命事業破題兒第一次的貢獻。同時我們對蘇報被封，便覺悟吾人對於革命事業非先事宣傳不可，在南洋更不可無一宣傳喉舌。磋商結果，乃由楚楠兄與余合資，預備五萬金資本創立圖南日報爲蘇報繼續工作。孫先生有一位同事尤烈（令季）這時適在星加坡，乃聘爲名譽編輯，主任的編輯爲陳詩仲黃伯耀何德如邱煥文胡伯鏤等，在報紙上作赤裸裸的大膽宣傳，（原刊一萬份，後漸縮爲千份，可是還報費者祇二十餘份，其餘盡是贈送。）這便是我們對革命實際工作的初步。當時老守舊老紳耆領事官保皇黨及財雄勢大的資本家，見圖南日報之鼓吹革命太不客氣謾辱朝廷。認爲大逆不道，羣起反對。當地政府以對清廷尊重國交，亦歷次嚴重警告，當時我們所受的困苦可想而知。初時反對我們的，還是社會上一般人，及後竟弄到親戚見詬，朋友絕交，楚楠兄與余等竟因此而陷入孤立地位。我們每每自思，以生作三等亡國奴，不如一死較快，故反對我們的雖多，我們並不爲所動。是年終以圖南報（另有故事列在下段）不能廣銷，乃別開生面，創出富有刺激性的月份牌，分贈華僑。（此月份牌現尙存二張附印於書上。）此月份牌一經遍送，遂流入檀香山，引起孫先生注意。他不遠重洋，親寄廿元美金來購買二十張，以作紀念品；同時來書殷殷獎勵，願與我們相見，這便是我們同孫先生發生關係的第一次。再

兩個月，孫先生又來書謂由英倫假道星加坡，將往日本。他原要會見我們，但因出境限期未滿，不能自由登岸，約楚楠義順與余下船把晤。至時我們向警廳磋商，竟得允許。孫先生

上岸，在小桃源會餐。（邵甘棠李幻樵共席。）先生同行有陳汝和和一人，各人見面後彼此

歡敘平生，我們因言及潮州已有余有關係的友人余既成許雪秋在內地運動起義，閩省則此處派有黃乃裳前往宣傳。孫先生一聞此語，知我們不特用文字宣傳，亦能做實際上的工作，

不勝喜慰。但以分道揚鑣，終不如集中力量，事較易濟。乃以組織同盟會，作大規模之運動

為議。我們亦以為然，旋乃相偕往我的別墅晚晴園攝影紀念。繼而孫先生往訪同學吳傑模，越日即啟輪東去。此為孫先生第二次到星加坡和我們會面，及發議組織同盟會之事實。

（按此時孫先生著有簡便救傷科醫書一小冊分送而尤烈君有「美法美法」一小冊分送）

民國前七年（乙巳）五月，接孫先生來函，說他在東洋對於黨的組織，進行順利，已得學生多人同意，不久可以回來星洲，我們異常欣慰。就預備晚晴園為行臺。

組織同盟會

這晚晴園本來是吾母親晚年休養的別墅，我當然不能瞞過他做那結交國事犯的勾當，馬上就告訴他老人家，說起孫先生要來這裏宣傳革命，想把晚晴園做機關。我那老母親詢知是提倡革命推倒滿清的孫先生。他笑逐顏開。讚我說：汝倒有一點思想，能夠認識順逆的正理

這樣清楚，我實是歡喜的，她馬上就命林義順把晚晴園安置起來。七月 孫先生帶同某某君由日本前來。在這時候，星加坡的同志已加了許多人，便祕密的到碼頭去歡迎先生。在晚晴園住了三四晚，大概是七月中旬，那晚 孫先生就先同李竹癡商量起稿寫盟書，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好一回工夫。然後招余與楚楠李竹癡三人在晚晴園樓上商議，各人自己把盟書繕抄，依照入黨手續，就聯盟起來。我還記得很清楚， 孫先生自己亦寫備了盟書，他自己先行起立舉起右手以最莊嚴的態度，在我們的面前宣誓。我們心中志志，看着他宣讀誓書畢，就是李竹癡及永福楚楠均照 孫先生儀式輪流做去。宣誓之後，他就解釋那誓章上三民主義的意旨，并嚴重的說：我這同盟會的組織，是希望發展得很大很大的；我們的責任，當然是犧牲，但是犧牲到什麼程度，我們總不能預說。設使犧牲到剩二個人存在，亦算是同盟會存在的一日。這話是何等悲壯，我們聽了魄戰魂搖感極欲泣！當時就舉楚楠兄爲正會長，余則副之。

孫先生的盟書交楚楠兄收去，我們的盟書交 孫先生取去。最後又授給我們握手符號及會話的的秘訣以上手續完了，即囑我明日請林義順加入。義順入會後，越三四天，我就通知李曉生李幼樵謝心進林中謝儀仲林受之陸續加入，我們這團體就逐漸的完實起來。 孫先生命我們開一個大會，并拍照紀念。（像列第二號）先生取了照像許多張，乃搭船往西貢一行

。這是 孫先生到南洋來星加坡的第三次，和我們組織同盟會的事實。

科學
迷信

在從前的時候，大凡皇帝聖人出世，他們的家乘或者是歷史，每每把天降祥瑞，麟吐玉書，種種怪異話來哄騙人家；這回 孫先生同我們組織同盟會，那第一晚盟誓工作既經完畢，我們在樓下會客廳談話，約莫在九時半左右，屋子外似乎有點巨風，那晚晴圍的屋子內，驟然聽得很大繼續不斷的響聲。茶房雜役許多人呼喊起來，余同 孫先生李竹癡等幾人也爲驚訝，走出會客廳視察，原來是一羣百多隻烏鴉，滿屋內不出聲的亂飛亂竄，把屋子內掛燈畫屏衝動攪亂，好似海翻地震的一樣。差不多經過了半點鐘光景，那烏鴉碰得氣力疲了，乃漸漸分飛散去。 孫先生同我們看了之後，大家莫名其妙。大家坐下靜默了一回， 孫先生開口說：那是不足爲怪的，當然外間要起颶風，這些烏鴉被大風驅逐飛入屋子內閃避大風的險，算不得是發生什麼怪異的徵兆。我們聽了 孫先生那有科學性的解釋，當然衷心佩服，但是當時我們腦子裏，還被從前讀史書的迷信緊緊籠罩着，覺得是一件奇蹟，以爲 孫先生的話是安慰我們的。後來我也覺悟： 孫先生是要破除一般人的神怪思想，叫我們再不要迷信祥瑞，大家努力工作，不顧成敗利鈍，要認清一條正路跑向前去的。當時那位李竹癡還嘵嘵的說：魚躍孟津，武王伐紂，是勝利的故事，歡祝大家，謂今晚結社定卜前

途成功。

三強革命精神

晚晴園

同盟會成立後，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組合的。如今同志廿多人，一旦信仰相同，大家親熱起來，常在晚晴園聚餐講話，由下午集合直至半夜，高興的時候，竟談到月落參橫，孫先生隨時把他感覺到我們中國如何衰弱，政治如何腐敗，滿清如何暴虐，外國的政治如何良好，人民生活如何優裕，比較上我們所處的國家地位如何羞辱，中國前途如何危險，華僑應如何預備，我們黨員要如何奮鬥，及三民主義是什麼意義，詳細的解釋。并隨時策勵我們要爲黨國犧牲，以求達我們革命的目的。我們親炙先生，聽這種種的指導，日積月累，不知不覺間那大無畏的精神，便較未入黨以前有十倍興奮。同志中有許多反復求詳的質問，先生總是不憚煩的條分縷晰，清清楚楚有根有據的解答，真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使我們感覺到極度的滿意。同時我們接福州黃乃裳潮州許雪秋二處所來報告，及最近發展情形的函電，一一向先生報告。先生即刻復電，分頭指導，并擬定日期，請黃乃裳許雪秋來星入黨。并對我同楚楠兄秘密說他在河口將近起事了，可以約同黃崗福建一齊舉義。這回孫先生住了有旬餘，又說要到香港及日本，在他要離開星加坡的時候，他留下他軍事上秘密的名字，叫做高野以後通信是用高野的名稱。孫文孫逸仙等正名字亦少用了。（我們當時

閩潮同志通訊暗約是以武公代孫文二字的，這名字雖不普遍，但將來若經搜輯，在黨史上也足做一個徵實。）（參閱黃基華乃蒙君函中所稱之公武可知）

孫先生

記得是丙午年

孫先生由日本來電，

說他快要來星洲了。楚楠兄與我就預備一切，委

次南來

了。林義順到碼頭歡迎。船到了，

孫先生就同胡漢民同志上岸，先到我那鋪子新長

美號來坐談好一回，然後坐了馬車（當時汽車甚少）同到晚晴園安宿。我就以電話通知已入黨的同志，關照他們到晚晴園會見。這回晚晴園比較上次是熱鬧得多，晚上總有許多同志會餐，楚楠兄請謝心準兄長住晚晴園招待，門外加用幾位門警荷槍守衛，情形好似莊嚴了許多。星加坡政府方面亦知道此中消息，請孫先生到華民政務司處會談。政府同時就派了華籍便衣暗探十多人，由巡長侯坤管理。日夜輪班在晚晴園外四處梭巡。名為保護，實則偵察我們行動。我們覺得保護上雖是安全，但也有許多不便當。孫先生就主張叫我們把華人巡長某某請來秘密商量，交託他許多任務。孫先生答應每月加給他酒資，那巡長以後就把外間風聲時時傳遞過來。因其時當地政府對我們的行動十分注意，同時保皇黨亦常謀不利于我們。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受着多方面壓迫的，巡長做我們密探中之密探，亦算于我們有利的。這時候胡漢民兄閒居無事，孫先生因為同盟會還沒有黨章，就叫胡同志趕快起草。（章

程草稿見附錄）弄了幾天，仍在晚晴園召集開會，通過會章。同時因爲人數多了，孫先生提議把前屆職員重行組織，迨選舉結果，張永福爲正會長，陳楚楠爲副會長兼財政主任，林義順爲外交主任，謝心準李曉生爲文牘科主任，同盟會的規模又比前屆擴大一點。孫先生這回辦事，因爲有胡同志幫忙，每日發出的中文西文函電，總是十封以上，收來的函電算來亦是相等。此時法國巴黎的政客廳泥君等，亦時有密電來往，均是關於黨務軍事及籌餉的。胡君說「南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革命的根據地。」（這時期晚晴園就是南洋革命黨的策源地和根據地原素撈）。過了有一個半月光景，孫先生接到一封電信，就對我們說他有由巴黎寄來的重要東西四箱，叫我預備着向輪船上起領；但是要加倍秘密，加倍謹慎。我奉了命待船到星洲，自己帶了許多銀幣，（預備起運時行賄警探）帶了親信夥伴，依照手續向船上起運。路上幸而沒有意外的事發生，但亦不敢一直往晚晴園，就轉灣寄在我的住宅貯放。過幾天孫先生自己到我的清河住宅啓開一箱檢看，原來一包一包完全是軍用紙票，每張票面一百元，印得亦算精美，一面英文，一面法文，全沒有中國字。孫先生看了後，面上很歡喜，取了好幾張帶回晚晴園，分給同志傳觀，其餘仍照舊叫我裝好。隔了幾天，就叫我把未開的幾箱，附往香港中國日報交馮自由先生收，這轉運的事，就由林義順負責辦理。

那已開的以後一箱，孫先生親自帶去，留下一包交楚楠及余共管，其後再來信索寄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君收用。

同盟會
之擴大
及擴張
之非數

孫先生這回因為有胡漢民君同來幫忙，就想擴張同盟會的會務，鞏固本黨的基礎。就帶了李竹癡陳楚楠林義順往吉隆坡在青年益智會居住，認識了陳占梅陸秋泰陸秋傑阮英舫（年七十餘歲）王清江邱怡領彭鏡波劉襟等人，借了陸秋泰的花園開會。當時舉出王清江任會長，（其他職員我忘記了）阮英舫君的兒子阮德三阮卿雲兄弟聞風興起，相繼加入，這是吉隆坡有同盟會的原始。及後孫先生一行人等，沿途往大霹靂怡保進行會務。到了怡保，行裝已搬入『新改良』安歇。想不到這時候怡保的勢力完全被康有為黨徒佔據，那大資本家胡子春與岑春萱有多少關係，希望帝統萬年，又要藉康氏力量居官滿庭；而那些聰明的資本家勢利之見極深，富了想貴，認康有為為保皇領袖，自然想巴結康氏，以為做官的終南捷徑。他們這樣着想。同時就做着我們的敵人。一聞孫先生到來，就想給我們以極大的打擊。然而我們因同處於他人治下，力量比較薄弱，敵不過這海外土豪劣紳的胡子春，當然以避免衝突為上策；所以孫先生看出風色不對，乘夜偕林義順陳楚楠李竹癡搬遷行裝往別家旅館暫住，這顯見我們辦理黨務在在所遇的困難。迨後過了好久時間，孫先生派汪君精衛吳君應培重入馬來各埠展招同盟會。汪君深入霹靂埠，以廣長舌解釋革命之意旨，乃得該

埠要人同意。於是同盟會又得一精神上之新殖民地矣！越日早晨，孫先生楚楠義順等即折回吉隆坡商量了一回，乃委義順楚楠兩君由吉隆港口搭船往檳榔嶼，晉見吳君世榮。吳君本來是檳城的殷戶，人極豪爽，在商界上占有很高的位置。他與林陳兩君一見如故，又見孫先生的手函，更加歡喜。便招待他們在小蘭亭居住，旋通知他那邊的朋友黃金慶君等許多人。由陳林兩主盟，秘密加入同盟會，舉了吳世榮君爲長，黃金慶君爲財政員，檳城的同盟會就算成立了。嗣後林陳兩君回星報告一切，孫生先聞後當然色咲顏開。這回了後孫先生仍在晚晴園會同胡漢民等人照舊策劃一切。此時在新加坡又加了許多同志聯盟，有許子麟張仁南劉七輝劉運三吳悟叟邱繼顯劉任臣等許多人。

中國同盟會星架坡分會章程

(漢民兄起意的原稿現存於福處)

- 一本分會以遵守總章實行本會之宗旨爲目的
- 二本分會以在星架坡之同盟會會員組織之直接受南洋支部之統轄
- 三凡本分會會員皆有勉勵實行力求擴充團體之責任
- 四凡新同志願入會者須得會員二人爲介紹於主盟幹事受盟時須介紹人在場
- 五凡新同志入會者納會底捐六元
- 六凡會員皆須納常年捐每月半元以供團體公用如會員有貧乏者得由會長酌減其數多捐者

聽

七本分會立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會衆投票選舉一年任滿滿任再舉但得連舉連任

八分會長受東京本部之命令執行本分會一切之事務有代表分會督勵會員及批駁議案之權
九副分會長有協助會長處理會務調和會衆之責任凡會長以事故不能任職或暫不能理事之時則代理之

●幹事部

十幹事部以庶務幹事一人主盟幹事四人（此暫設無定員將來以人數爲準由會員加舉）書記幹事四人會計幹事一人招待幹事四人調查幹事四人組織之皆由會衆投票選舉一年爲任滿滿任更舉但得連舉連任

十一庶務幹事總各科之成有指導職員分配其事之責任

十二主盟幹事有遵依總章與新同志聯盟之責任

凡會員介紹新同志者須先一禮拜通告於主盟幹事主盟幹事若查得所介紹之人有不可信用得以拒其入盟並同時通知會長副會長及他主盟幹事

凡會員依章介紹新同志受盟後報告其姓名居址於庶務幹事並以其盟書交庶務幹事由庶務幹事轉交會長收存以時寄達本部

十三書記幹事有經理會內一切文件書信之責任

十四會計幹事有經理會內一切度支之責任每年終作決算表報告於會衆

十五調查幹事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凡關於本會重大利害之事及會員對於團體之行爲得受會長或庶務幹事之命或自以其職權調查而報告之於庶務

十六招待幹事有招待往來本埠同志之責任

十七凡幹事部遇有重大之事得由庶務幹事開幹事會議之

十八凡各科幹事爲其職任上公用之款得向會計幹事支取

●評議部

十九評議部有決議章程酌訂財政監督幹事部之權

二十評議部暫設議員九人由會衆選舉一年任滿滿任再舉得連舉連任（以後每增百人即加舉議員一人）

二十一於議員中互選隊長一人書記一人

二十二隊長有代表議事部整理部內各事召集議員之權

凡開議時皆議長主席以多數決議如兩方之數相等則由主席者決定之

凡議決之案由議長送致會長如五日後無駁議即作爲認可執行若經會長駁回之議案再由評議部會議議決如前則會長不能更改

二十三凡會中有事議長或以會長之通知或以評議員三人以上或會員二十人以上之要求應召集評議部開會議事

二十四評議部書記有掌理議案及部內一切文件之責任

二十五議事部之費用由議長向會計支取

●告假辭職

二十六會長如遇不得已之事故不能任職兩月以內可令副會長兼理若逾兩月則須自辭退由會衆選人接任

二十七副會長及各科幹事職員如有不得已之事故不能任職在兩月以內可告假於會長並指託他之職員代理若逾兩月則須辭退由會衆更行選舉

●附章

二十八凡修改會章須有會長或議員四人以上會員三十人以上提議開評議部幹事部得三分之二決議經南洋支部認可始能有效施行

事前之務

發難之務

善後之務

善後之務			發難之務			事前之務		
(三)	(二)	(一)	9	7	5	3	1	
治之法憲	治之法約	治之法軍	警測地	練兵	防守	攻取		
5 3 1 監 審 行 察 判 政	2 1 地 開 方 縣 自 議 治 會	13107 4 1 鐵 司 農 內 路 法 務 務 元 府	108 6 4 2 外 交 製 安 交 通 品 民 權					
4 2 考 議 試 政		11 8 5 2 郵 工 外 戰 政 務 務						
		12 9 6 3 鐵 商 教 財 務 務 育 政						
								11109 8 7 6 5 4 3 2 1 結 發 離 遊 偵 窺 調 考 原 聯 合 露 搖 間 說 探 查 察 集 絡 外 繁 感 宮 朝 官 清 形 物 民 資 同 情 政 闖 野 吏 兵 勢 力 情 財 志

民國五年同盟會議事時議案之一頁

一 議舉人代任曉君之幹事職

二 議文島吧城檳城仰光三吧壘等埠表同情者甚多可否派人前往各處招待

三 議文島吧城三寶壘三埠皆有同志駐本坡可否舉他招待以省往來盆費

四 鄭君云麻坡表同情者亦極多各同志會託鄭君請林君入埠演說可否舉張君前

往運□

五 有同志雖在本坡開支□其號概與同□別宗旨則同可否准行

白

第一條本部公議酌舉二人交總理參訂後方能授職現在公舉出魏譚同謝儀仲

第二條認可

第三條宜查該三位之履歷如着實可靠者則可照行否則另派人前往更妥

第四條認可

求知乃

真快樂

我們在七八年以前的人生觀，本是求樂主義。小桃源俱樂部，雖是我們集會討論國事的場所，同時亦是我們隨意消遣的地方，胡天胡帝，其樂陶陶，真是尋得桃源可避秦了。然自認識了孫先生後，凡遇先生來星住在晚晴園的時候，我們就漸漸有些覺悟，

三凡本分會會員皆有勉勵實行力求擴充團體之責任

四凡新同志願入會者須得會員二人爲介紹於主盟幹事受盟時須介紹人在場

五凡新同志入會者納會底捐二元

六凡會員皆須納常年捐每月半元以供團體公用分兩次交每次由二八月交銀每次交銀叁元

共一年捐銀六元如的確無力量者則由會長酌量豁免如加意捐多者更妙

七本分會立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會衆投票選舉一年任滿滿任再舉但得連舉連任

八本會長受東京本部之命令執行本分會一切之□務有代表分會督勵會員及批駁議案之權

九□分會長有協襄會長處理會務調和會衆之□□任凡會長以事故不能任職或暫不能理事

之時代代理之 (按□即關文以下同)

●幹事部

十□□務幹事一人主盟幹事四人(此暫設無定員將來以□□□準由會員加舉)書記幹事

四人會計幹事一人□□□幹事四人調查幹事四人組織之皆由會衆投票選舉一年任滿滿

任再舉但得連舉連任

十一庶務幹事總各科之成有指導職員分配其事之責任

十二主盟幹事有遵依總章與新同志聯盟之責任

凡會員介紹新同志者須先一禮拜通告於主盟幹事主盟幹事若查得其所介紹之人有不可信得以拒其入盟並同時通知會長副會長及他主盟幹事

凡有會員依章介紹新同志受盟後報告其姓名居址於庶務幹事並以其盟書交庶務幹事由庶務幹事轉交會長收存以時寄達本部

十三書記幹事有經理會內一切文件書信之責任

十四會計幹事有經理會內一切度支之責任每年終作決算表報告于會眾

十五調查幹事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凡關於本會重大利害之事及會員對於團體之行爲得受會長或庶務幹事或自以其職權調查而報告之於庶務

十六招待幹事有招待來往本埠同志之責任

十七凡幹事部遇有重大之事得由庶務幹事開幹事會議之

十八凡各科幹事爲其職任上公用之款得向會計幹事支取

●評議部

十九評議部有決議章程酌訂財政監督幹事部之權

二十評議部暫設議員九人由會衆選舉一年任滿滿任更舉但得連舉連任（以後每百人即加舉議員一人）

二十一於議員中互選議長一人書記一人

二十二議長有代表議事部整理部內各事召集議員之權

凡開議時皆議長主席以多數決議如兩方之數相等則由主席者決定之

凡議決之案由議長送致會長如五日後無駁議即作爲認可執行若經會長駁回之議案再由評議部會議議決如前則會長不能更駁

二十三凡會中有事議長或以會長之通知或以評議員三人以上或會員二十人以上之要求應召集評議部開會議事

凡職員第一次議事不到者罰銀一元第二次不到者罰二元第三次五元如不遵罰則開大會議處如先行函告有事者不在此例惟祇可一二次函告如過三次者則照罰

凡議事時刻以兩點鐘久爲率如未議妥則歸下次再議
如有新抒偉論善章准可隨時加入規條內

二十四評議部書記有掌理議案及部內一切文件之責任

二十五議事部之費用得由議長向會計支取

●告假辭職

二十六會長如遇不得已之事故不能任職兩月以內可令副會長兼理若逾兩月則須自辭退由會衆選人接任

二十七副會長及各科幹事職員如有不得已之事故不能任職在兩月以內可告假於會長並指託他之職員爲代理若逾兩月則須辭退由會衆更行選舉

●附章

二十八凡修改會章須有會長或議員四人以上會員三十人以上提議開評議部幹事得三分二

三決議經東京本部認可始能有效施行

凡修改章程如東京有批駁則由本部再開大議會會議議妥之後無犯四大主義者則可施行
東京部不能再駁如章程去後三月之久無批駁則作爲認可

完

預備
起義

過了二個月，因爲我們所負責通訊的福建黃乃裳潮州許雪秋陳芸生蕭竹漪，先後前來星加坡，在晚晴園見了孫先生，報告閩潮兩處地方的情形，運動的成績，并同時加入同盟會連同一氣作事，再過旬日，黃許陳等領了孫先生的委任分頭入內地工作，再

這些日子，孫先生就交下秘密電碼文字暗約，及以後之通訊法通訊地點等等。他就偕胡展堂陳和，（孫先生隨身）附輪船由香港往日本。（胡君只）他說這回要轉入河內，（安南）有很大的使命，囑我們所擔負黃崗的發難，加倍要緊，我們亦就不遺餘力地作下去，以上是孫先生經過南洋第四次的事。

黃岡起義

孫先生同胡展堂去了後，福建黃乃裳同志報告，說他胃病還未全癒；至于閩省方面，他的學生許多人皆表同情，願加入革命戰線。潮州許雪秋陳芸生繼續來書報告，他在香港總機關與馮自由及胡展堂直接商量，他所有工作，已經辦到相當程度。他又得到孫先生由日本東京發交的密函，指示他們怎樣的進行。孫先生并且答應他有留學生許多人，屆時願到潮州指導他們活動，還有多位有軍事學識的學生，亦可以一齊來潮州贊助軍務上的計劃。我們知道大事已進行，就以清河住宅爲會場，每隔十天開會一次，把各方面的來函對同志們約略報告。同時籌款贊助潮州方面的費用，當時到會列席的同志，不過三四十人，每回捐資竟有數千元的成績。可見當日的同志們踴躍輸將，對黨的認識，勝過現在所謂同志不少了。若以現在所有賴黨發財倚黨作勢這些人比較起來，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讀者還要知道，當時星加坡同盟會數十位同志，完全是沒有資產階級的人，算來算去，稍可溫飽者，

就是楚楠兄與余等兩人。其餘的多是中產以下之家，這回黃岡想要起義就捐出三二萬元的款，亦可謂悉索幣賦了。至另外箇人幫助箇人的，如林受之（喜尊）同志，獨力幫助許雪秋陳芸生黃乃裳運動費多次，三千元五千元萬餘元不等。

（附錄）這些還不算在公家所列的賬目。你說當時的革命熱是什麼程度！到現在我辦了黨三十年，我無論那一次開會，對同志們的觀感，總有一盤不如一盤的慨嘆。這并非我尖刻的說話，（總理說黨人是犧牲的，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現在的同志，比不上從前的好義急公，是不可掩飾的。丁未年四月初旬到了，我們承認我們生死的關頭快要到了，我們那預先所約黃岡起義日期，是一天近一天了，彷彿待着導火線一燃就立即爆發的一樣，成功與失敗均在此一舉。我們所有同志，當時的焦急的熱望，真是比任何功名富貴都見熱烈些，正在萬分焦盼時候，忽然接到香港的報紙了，報紙的大字標題說黃岡土匪大造反，把黃岡的長官一齊捕捉起來了。續後守中立的報紙說黃岡一帶升有青天白日式的黨旗，粘有大元帥陳芸生的告示，（按該告示遵照革命方略上所抄的）並且有許多留學生及地方的學生參加在內，但是行動頗文明，全無奸淫搶劫舉動；在表面上看來，是有組織的；他就斷定不是土匪，是孫逸仙的革命黨在黃岡起事了。他於驚訝中，並帶多少傾向的意思。但那立場不同係皇黨的報紙，就不是這樣的說法了，什麼土匪呀盜

賊叛逆呀儘口罵得狗血噴天。社會上本來看不起我們的行動，加之受了保皇黨的攪亂，益發同我們仇視起來，有的說：通知領事奏請皇上把我們引渡去砍掉腦袋；有的說：遠兵不救近火，還是把主動的人拿起就打，把拳頭教訓他以後不可無父無君的思想造反。社會上他們這樣的噪罵，很久很久的時候，如同野火燒空。但在我們自己想着的，的確的，我們知道社會是社會，我們作事是我們作事，造反的名目若有正當的道理，當然比較不造反的還是高尙百倍。他們說我們造反，我們視他們是數典忘祖的漢奸。我們革命黨，本來是站在社會前面作事的，不屑與他們一般無知識的人去較量，是自然的咯。過了幾天，四月十三日以後，連日的消息，一天一天的不妙，滿清統帶黃金福帶了許多步兵，并借了潮汕鐵路公司的許多新式步槍，威風凜凜，大隊進駐澄海饒平交界的汧洲山阜；又在汕頭拉了許多小輪渡，由海途來饒平，把沿海圍困。此時水陸並進，夾攻黃岡。黃岡同志因爲未得到外方的接濟，祇用無遠射力的土槍應付，在緊急之中，打開黃岡鎮的軍械庫，搜出數千枝舊槍，但均已陳舊霉鏽不堪應用；不得已臨時雇倩土匠修理，總是緩不濟急，庫中的火藥雖有數十箱，亦是受了潮濕，不堪燃放。當時奉派在黃岡指揮的學生，方漢城施明等，雖知道不可應敵，但事既擴大不能不出於一戰。當事的余旣成陳湧波余通等人均主張出隊往汧洲打衝鋒，方漢城施明即偕同陳湧

波二千餘人往汭州進發，十五日乘銳氣整隊攻上汭洲山阜。此時清兵不知我軍情形，只作守勢，并不開槍回火；待及火線暫近，他們才開幾排槍掃射，我方即時就死傷數十人。那本來不經訓練的鄉民，一見同夥死去多人，也就心怯退下。方施二君見前方我軍退下，他二人鼓勇親自衝上火綫。我軍見學生們如此勇敢，也就跟他再進攻上去，及至半山腰，又被敵人打退，再進再退有四五次，這場惡戰相持着有兩天光景，吾軍自覺槍械不濟，又無援軍開到，火槍窳弱，徒手斷不能爬上山與敵人拚命，結局惟有退隊收兵。十六日在黃岡鎮開軍事會議，知道終歸失敗，立意先把捉來的清官斫殺，作這一回最後的大示威。十七早他們分頭散去，那就算黃岡一回大革命的事業結果了。黃岡以外尚在汕頭候待接應的同志，如萱野許雪秋，謝良牧，方瑞麟，方次石，喬義生等人，在彩塘市預備接應的同志吳金銘，劉凌蒼并各鄉有聯絡等人，聽見黃岡失敗的消息，估量大勢已去，便各各不敢發動，相率避到香港，向中國日報尋馮自由討住宿討生活大概先後總有二百餘人。那時攪得馮君無法應付，就電請星加坡接濟；那潮州方面，清官黃金福聽得我軍退散，就移隊進據黃岡，於是淫威四布，搜掠勒索，烏鴉瘴氣，婦孺難免，捕去無辜良民百數十人。及後潮梅道沈守廉把捉來同志們提審，就判二十餘人斬決，余通之子余明因童年羸弱被他釋放，其餘一切監禁。那時余通的六十餘歲老母，被

懾不過吊了二回頭，欲死不得，被人救活。

錄 中國革命黨史（關於黃岡的一段）

中國革命黨史
之記載

先是 總理任許雪秋以潮州起義事，許爲三合會主要人物，故三合會之人，許甚憐之，遂極力聯絡。一時潮
州各屬三合會，多加盟焉。縣鄉鄰有吳念銘劉慶蒼者，通備也。素與許善，遇事贊助，會務日進。同志來歸
者，黃崗有余既成、陳湧波、余通、余御言，豐順有羅雁，饒平有丘松，揭陽有林鶴松，惠來有黃德、張順，澄海有陳大塊、許清
、蒼埠有陳芸生、陳三等。紀元前八年，雪秋召集同志在浮洋市 吳念銘宅開會，事聞清吏，吳念銘及劉慶蒼被捕繫獄，
卒以無左證得釋。紀元前六年，革體事起，雪秋擬響應，電請 總理派同志贊理。總理在日本接電，即派廖仲愷、許雪秋
、方瑞麟、方漢域、方南崗、張煊、郭守毅及日人池清吉等歸國。及抵港，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共商進行，並囑方瑞麟、方南崗、郭守
毅、張煊先入潮、暗、雪、秋。雪秋召集各屬同志開會議於其宅，一致表決急速進行。越數日，謝良牧、許貽齋、方漢、成等繼至，遂定
舉義日期。

舉義日期，原定是年正月初七晚。由饒平丘松召集所部於浮山墟發難，進攻潮城。而以黃崗、惠來、豐順等處爲響應。於是
以許雪秋、郭守毅、張煊、任饒平、助丘松，以方南崗、方漢、成、往黃岡、助余既成，以許雪秋、方瑞麟、謝良牧爲居中策應。乃丘松謀舉義
，事爲饒平縣知事所聞，即馳報府道、鎮台、黃金福，派洪勝南前往調查，並增兵黃岡，故不果動。許雪秋於是赴港，
報告一切，并請示方略。汪精衛告之曰：「俟各屬義軍籌劃妥當，同亦起事。」許囑方南崗入潮，報告同志。并囑方瑞
麟至港，商量辦法。至則暫設機關於香江、蘭坊等處，李思唐及日人 萱野亦先後由日本至。奈三月間，黃岡同志，被清吏
捕去者三人。各同志憤甚，擬即舉事，請示於胡漢民。漢民謂當相機行事，不可造次。四月初旬，清吏增兵黃岡，各同
志迫不及待，謝卓羣曾幸存各捐資千數百元，遂決定十一日晚發難。

余既成陳湧波督率義軍千餘人，圍攻都司衙門。我軍用火攻，圍其頭門，清兵不敵，悉繳械遣散。僑都司被擒，戮之，而護送其妻孥出境，當是時。雪秋在港未回，而辜景雲、林少琴、方南崗，又因製炸彈傷手，於是遣人送辜等至港就醫，并報告發難事於雪秋。一面舉余既成爲司令，陳湧波副之，方漢城爲指揮，余通林國英、林希俠、何斗南爲參謀，劉任巨喬、賒齋則任汕頭與外人交涉事。部署既定，卽日發出檄文，主張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設民國，平均地權。清吏聞之懼，多逃汕島以避。黃金福帶兵至潮州，亦莫敢進。我軍與戰，勇甚。黃金福方在危急，適李進援兵至。相持至十八日，我軍子彈用罄，又衆寡不敵，不得已退入黃崗。是時許雪秋、方瑞麟、李思唐、張順等，雖已自港馳至，促各屬響應，而各屬卒無有應者。我軍因此敗，而宣言解散也。事後，陳芸生、蕭竹漪赴揭陽，余既成入潮陽，陳湧波入詔安，林國英、張秀雲赴潮安，謀響應，許雪秋、方瑞麟、喬賒齋、劉任臣及日人、荳野等，仍在汕謀炸李所乘船。但以戒備嚴，不得逞。張煊在大埔上杭永定間，運動會黨，擬集峯市舉義，而解散今至矣。各屬同志，以黃崗本軍既散，多觀望。於是許等赴港，報告經過情形於汪胡諸君。

節錄丁未年潮州黃岡革命記 民國十二年冬呈 大元帥文及批令

張永福同志呈 先總理文

呈為呈請事溯昔滿清竊國日月無光 大元帥以革命精神灌輸民衆有志之士莫不冠衝髮指為主義而犧牲者前踵後起而死事之慘未有若黃岡之役之甚也當時同志余既成全通陳湧波等率潮汕數千子弟起事於黃岡鎮肇革命之旗殺滿洲之虜自丁未四月十三日發難至十七日失敗相持四日之久敵我黨彈盡糧空猶復徒手奮呼先恐後血肉相搏死者四百餘人破產者更不可勝計其氣之壯足以泣鬼神而驚天地震中外而醒人心觀夫黃花崗之轟烈武昌之起義則知革命成功黃岡之役有以啓之也民國成立於茲十三年而斯役死難諸先烈竟湮沒不聞國人心理幾疑死者非革命之動作而擬於盜匪之流亞豈不痛哉永福始終其事實為密切關係之人不敢履志士之功業蓋國家之典章爰述顛末懇請

大元帥明令褒揚并派專員調查先烈遺骸合整一處另建巍峨墳墓留作紀念期不僮永福一人之幸亦國家之幸也謹呈
大元帥孫

大本營諮議張永福

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先總理批令

逕啓者案准大本營秘書處函開頃奉 大元帥文下大本營諮議張永福呈請褒揚黃岡鎮一役先烈余既成等並派員調查該建墓紀念等情呈一件奉諭照准普內政部論復並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員調查諸先烈遺骸建築墳墓以垂紀念等因奉此除分函外相應抄錄原呈函請查照等由并附抄執事原呈一併到會准此現經本會常務委員會議決定推派執事負責辦理此項事宜相應函請查照辦理并希將辦理情形具復為盼此致

張永福同志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丁未潮州黃岡舉義記

黃地之地勢

粵之東陲有黃岡城焉屬於潮之饒平縣商務繁盛爲閩粵往來之孔道滿清於此會設有協鎮都司守備及左右城守同知巡檢文武諸官誠要地也

革命之起原

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潮人之有志革命者紛紛加入有僑叻富商許雪秋以嶺東運動爲己任會於丁未元月圖潮以浮山黃岡兩路先後發難迨浮山發而不能攻潮故黃岡一路因而停止是爲黃岡革命之始原此後黃地人心躍躍欲動遂不可遏矣先是有澄海人陳苞者在黃已設有洪門入會者數逾數百黨人余永興陳湧波以爲革命運動首在得衆洪門宗旨不外反清與吾黨主義無殊應聯絡以厚勢力乃加入共同進行分工任事定黃之東張三棧任之黃之西余興任之

事前之佈置

及丁未春許雪秋遣人來告各地佈置就緒不日難發黃地須準備遂議舉陳湧波余既成余通等主持其事時黨衆已至千餘矣設總機關於挑水巷泰興號陳湧波余既成任聯絡汕港余通余五戒任部內各事余永興任主盟余永興余耶旋往西路浮山鄉運動吳炳文等加入遂在該鄉得數百人

派遣留東同志來潮贊助之經過

許雪秋既膺東路都督之職。日謀舉事。第以人才缺乏。特電東京。請中山先生派員贊助。中山先生接電後。即派方瑞麟郭公接張愈人方次石蕭宜齋方漢成等。回潮協助許氏。而謝良牧謝逸橋李思齊李次溫張谷山等。亦先而至。於是許雪秋召集余繼成陳湧波余通余既成許鳴初蔡乾初薛金福林鶴松吳金彪黃連陳四蕭竹齋陳芸生等。開會于宏安鄉許雪秋之住宅。決議于丁未年正月初七晚。由薛金福于饒平浮山棧。召集各同志。向潮城進攻。并派定蕭宜齋李思齊郭公接前任助之。另派余繼成陳湧波余通等於黃岡召集各同志響應。以方次石方漢成助之。意擬乘清

吏新歲無備。故以正月初七晚爲期。乃期至而浮山之衆不能召集。黃岡一部。因遂停止。許方謝李諸同志之在郡城者。候至天曉亦折回。越數日風聲漸露。薛金宿李杏波黃四張瀨諸同志。先後被捕就義。許雪秋乃赴香港。與馮自由等籌備聯絡。商議再舉。而內地事則悉請陳芸生主持。時適中山先生所續派之林國英繼至。即由陳芸生主持。相與計劃一切。陳爲舊家子。所與游多富厚。林則其叔爲越南鉅商。故所籌款接濟爲獨多。而聲氣聯絡亦甚廣。黃岡起義之實現。實肇基于此。當其時或會議于汕頭之幸阪洋行。與議者爲喬宜方漢成余繼成劉任巨等。時或會議于庵埠兩合號之樓上。與議者有陳四何斗南葉雲陳某某等。而芸生妻龔蕭竹潛。謀畫獨多。其熱誠尤爲衆冠。賣田質宅。室懸如磬。不顧也。及四月十一日。黃岡事起。輿即舉陳芸生爲前敵指揮官。與方漢成同入黃岡督戰。舉林國英爲後方指揮官。即入潮城主持一切。陳臨行林并書片紙。授以機宜。謂一到黃即爾所有精銳。直攻潮汕。萬勿遲誤云云。蓋當時已偵悉潮汕空虛。及內應俱備也。乃前敵諸同志。竟以緩於汧洲之敵。而不直下潮汕。以致事敗垂成。惜哉惜哉。

林國英紀實

發勤之進行

二月中旬許雪秋又派人來告定三月一日合海陽揭陽惠來澄海饒平五縣同時舉事。陳湧波即往汕頭領得款項。火藥軍械分時同志家中並趕製各種旗幟數十面。並任吳炳文掌理文事。專爲潮州鎮黃金傷所聞。密令守備黃其藻查報黃其藻乃派探十餘人從事偵探。惟黨人組織秘密無從探聽。適有竊匪爲黃守備所捕。供稱每晚有數百人或在山嶺或在海濱聚合。因此稍露痕迹。同時有土紳余某以革命事成於彼不利。乃以泰興號爲黨人機關。密呈都司隆熙然爲余五戒之兄。所聞向隆都司說地方太平。安有此事。請勿信土紳之言。余某不得遲延。將余永真等二十餘人請黃守備轉呈潮州鎮黃金。隔黃鎮據報。立派蔡河中帶兵一哨前來查辦。定四月九日出發。而鎮署中有黨人得悉。此耗於八日先行來黃報告。黨人於九日緊急召集會議。定於翌晚與余永真等往浮山約吳炳文吳稚等統兵數百人埋伏該鄉。隣近向潮軍來而截擊之。至黎明蹤跡渺然。乃回黃。至泰興總機關。則知蔡河中於是早五時由汧洲航路而來。進紫協署。余五戒余通則避地古宮。鄉林省家。迨蔡至黃後。黃之偵探則藉勢橫行。聲言要搜查泰興機關。及

林省吾家黨人聞之再召集會議未決適陳湧波余既成由汕乘汕海輪携有款回時已二時主張即行舉事遲則爲人所制余亦真聞故湧波謂事發後三日內香港方面軍械財政自有接濟各屬必能會師潮汕謀定即派余耶往汕傳達消息又令余永興召集各同志午後七時在距黃岡三里之連厝坎埔齊集聽候調遣

光復之情形

是晚月明星稀天朗氣清至九時集者已七百餘隊伍整齊靜候命令由主盟余永興誓師並宣佈軍法十條於有衆懸賞格如能槍斃守備黃其藻城守許登科巡檢王繩武者受上賞其能生致同知謝蘭馨都司蔭紀城守蕭世華者次之誓畢已十時矣乃命陳湧波余既成等領一隊由北門入攻協署余永興余藻等領一隊由南門攻守備署林耀嘉張亦琪張耀等領一隊由東門攻拓林司巡檢署余渭螺余御言余寶等領一隊由西門攻海防廳署及都司署主力軍集中於協署時清軍兵力除蔡河中一哨外僅有警察三十名均駐協署內黨軍衝鋒令下即殲清軍守衛二人餘隊退據儀門死力抵抗戰數時勢垂破天忽大雨黨軍所用槍械多是土製藥盡濕不能射反被擊退至東西驍門外雨仍未止天將黎明黨軍凍餒交迫幾不能支陳湧波乃鼓篋從協署左側慰厝祠縱火焚殿以寒敵心而壯士氣未幾火光冲天軍聲如雷敵仍死守不退湧波乃命余永興督率同志作戰已則報冒矢石直闖進協署勸蔡河中降勳以情義河中竟繳械受編於是黃城遂爲黨軍所有矣時協鎮都司守備同知及上紳余某均逃僅誅城守許登科拓林司王繩武二人翌日吳炳文派蔡德劉丹福等解惠潮嘉道所派偵探魏大老等來黃究辦

功成之佈置

黃城經已光復黨人即舉陳湧波爲正司令余既成張耀爲副司令余永興爲總指揮張亦麒余耶爲左右游擊隊長余通爲財政余五戒爲軍需長所有軍隊組織均照革命方略辦理共編小隊六十四以余庚等充之中隊十有六張留史余御言等充之在舊都司署成立軍政府佈告安民市廛不驚四民安服

清軍之應付

十二晚有洪洲鄉同志數人來報潮州鎮黃金福帶兵三百餘人來犯未刻到達該地請派兵討之願爲內應陳湧波以黃鎮親來則潮汕空虛宜即派兵乘虛攻之潮汕既下則清軍巢穴已失不戰自潰余既成則主張先繳黃金福械然後下潮汕卒議決

分注並進十三繞余既成等帶一軍往汧州戴黃金福陳湧波余承與一軍往收潮汕

汧州之戰况

黃岡駐汧州二十里中隔小河二第一河水淺竹筏可渡第二河即巫鼓河水稍深非用船不可然船隻缺乏只得小艇

陸續載運稍稀時日比至汧州天已黎明清軍已覺先有準備故僅拿鍾姓巡官一名該伍接近忽聞該鄉鑼聲震天似為內應即往軍前進實則該鄉大族林姓暗通清軍聯合來犯一時彈如雨下黨軍陣亡二十餘人陳湧波余承與正出發潮汕之際忽探得汧州情形即將進攻潮汕計劃轉援汧州時清軍佔東灶後高山黨軍行至下圍鄉即分兵將黃金福包圍血戰二小時清軍勢已危急黨軍令其繳械還清軍在山上遠望有小輪載兵士馳來知援軍將至乃死抗不降而汧州鄉人又引導援軍數百人冒死衝鋒馳救在圍清軍忽增生力黨軍反漸不支不得已乃退守下圍鄉時已午後一時矣方黃岡發動之役余即銜命至汕途中遇兩宿浮山鄉黎明啓程抵汕即赴機關報告一切由陳芸生高鍾芝方漢城即召集同志張煊林鴻松許雪秋方瑞麟林國英蔡乾初吳石五方次石壽竹清益秘密會議策推陳芸生方漢城入黃岡助芸生一面電知港中同志並囑探報廣州軍事行動一而親率百餘人前往汧州助戰時清軍據險居高臨下形勢既殊黨軍雖奮勇進攻然軍械窳劣射擊力不及清軍之遠自十五晨戰至午後死傷過多知難取勝迫得退却回防整軍再戰

解散之情形

黃岡人民見黨軍回城不免浮動謠言紛至陳芸生乃將所捕獲之鍾巡官偵探魏大老等六人即時正法以靜人心並集衆演說此次失敗之原因革命之趨勢清廷之必倒即傳令集隊今晚出發進攻潮汕忽接探報李淮帶兵二千即日來潮力阻黨軍

宜退守饒平再圖進取芸生問財政若何知光復以來所提庫款不遺千餘雜借稱是所存糧餉僅數月之用又不忍搜括以苦人民再四商議惟有暫行解散俟時再舉計定余既成余通等十餘人沿途保護方漢城陳芸生往香港陳湧波余承與等率數十人匿於黃岡左近之南嶺山當黨軍克復黃岡時黃岡以黨軍舉動文明秋毫無犯無一逃避及黨軍宣佈解散十六早全城人民七八萬攜男帶女各自逃生肩摩踵接路途擠擁哭聲載道慘不忍聞號稱嶺東繁華市場頓成一座空城良可慨嘆清弁蔡可中見城中黨軍自退乃

馳報潮州鎮黃金隔方敢進城清軍一到肆行搶掠延至十八日惠潮嘉道暨潮州府至黃出示安民心稍定始行陸續回城然僅及黨軍駐時十之二三也黃岡經此次清軍之浩劫益感黨軍之紀律矣綜計是役黨人之殉難者陣亡於黃岡十有八人陣亡於汭洲七十七人事後被捕成仁者六十餘人嗚呼烈矣事後陳湧波余永興余耶林澤臣由詔安出廈門至香港再往星洲余既成到香港時爲清探所悉報知港差扣留引渡我黨即請白狀師與清探涉訟數次始將余既成認爲國事犯依律判釋解決後余既成等由香往叻住張永福同志之晚齋園與孫總理同寓

余既成
在香港
港被拘

黃岡在四月十八日失敗後，原再沒有什麼繼續軍事的準備，當然再無可以記載。給巧這回有一班暹羅客回鄉，搭渡在近黃岡的海面上遇着海盜，那暹羅客的婦人被強盜斫傷，又被劫去許多錢物。這事本來是地方上常有的案件，清吏黃金福，就藉機會商通地方官，把這事擴大，加以誣報；捏稱黃岡餘逆余既成（余丑）領班作盜首的，呈請廣東總督，移文香港政府，要照例引渡余既成到案。港督准了，我這方面官司臨門了，那逃避在九龍居住的余既成，不幸就被他活捉了去，香港英官以清官告他是強盜，在刑事犯有援例可以引渡，就先提出在港警廳審問，經了幾回審訊手續，我們的香港機關當然是着急，僱請律師庚先白克理等代余既成同志辯護。我們在星洲得到這樣惡劣的消息，更加關切，要設法來援救。同時那在香港百餘未被捕的黃岡同志，聞風逃避，由馮自由先後介紹到暹羅及星加坡來避

禍。我張永福是本屆的大哥，照三點會的規矩，當然要將衆兄弟們好好的安頓。我還記得，當時把我那營業的三四家鋪子，一切當作行營一樣，將衆兄弟們草草的安插起來。這方面雖然安頓妥當，但是比較重要的事，還是要把那在香港被英官所拘的余既成營救爲要緊。那香港來信說，倩了律師出庭辯護；孫先生來信說，已函達香港辯護士證明余既成係在黃岡起義革命的同事；但經過我們開會研究，究竟這官司還是沒有把握，結果仍須盡我們能力，竭力援救。當場籌了幾百元，在星加坡請了大律師兜安氏爲辯護，我們以商人資格委託兜安氏律師呈香港政府，稱余既成是星加坡的商人，平素在星加坡經商，開有某某商號，去年由星加坡帶了幾千元現金回國，要創業置產，證明他有那麼多錢財，決不至做那強盜的行爲，懇請香港政府體情釋放。呈文上負責的人，就是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張來喜聯名的。又要求同志們向認識的商店討人情蓋章入稟。另一方面，我們疎通各西報編輯，將余既成在黃岡的事實擴大宣傳起來，要使香港政府再加注意，以第三國保護國事犯常例的理由，叫醒他不可受清官欺騙。這樣子辦法，果然是很有效力。衆同志奔走幾十日，嗣後港官審判結果，余既成以國事犯省釋。余既成被釋後，即搭麗生船前來星洲謀生，黃岡轟轟烈烈的一段歷史，就此終止了。潮州人的革命熱度，自後亦降至零度以下了。外省人不知這件事的，竟以潮州的黃岡

誤爲湖北的黃岡，（見良友畫報第某期）把潮州人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輕輕抹煞，又是革命史一件不平的大事。然亦未始非潮州人不長進不能繼續工作所致耳。

錄余既成被拘案馮自由君由港來函

（原稿存於福慶）

承蒙
子麟諸同志義兄大鑒前由日人同志萱野遶上一函想達 尊鑒疊接來書知 諸公深以余記成一案爲念熱誠滿紙良用欽敬今請復將現在余案情形爲 公等告之余案初次之失敗在于口供之不佳而暗中則有虞吏楊植生等運動府官已久故府官判辭之無理西報大率攻之不遺餘力至口供之不佳乃有數原因（一）余不懂省語而譯潮語者乃一西人（此西人略懂潮語乃官衙特用者但譯語多錯如革命二字則彼譯作暴動之類蓋其識話有限也然弟等初已賄此西人以百元到底無效）致譯辭多與原意不合此次上控之駁辭亦言之（二）担任理此案者爲李君杞堂李雖熱心而乏經驗若陳君少白担任則必無此弊但其時少白以他事不在港亦無如何（三）余語無倫次雖經律師教以口供到時亦多不合此三事即失敗之大原因然弟等因此案已大困苦矣計前後已耗訟費等項三千餘元此控告至香港之控訴院爲限若控訴院失敗則須控至倫敦大審院如此則又須籌款四千五百元作堂費訟費否則仍不免解交虜官也昨已與律師詳商一切臬衙之審期即在今天（西十一月十五號）若今天勝訴固佳不勝則再控至控訴院（港最高之裁判所也）約二禮拜後開審即

約西十二月一號也此處再敗則二禮拜後當解交廣官吾等若欲救余君生命而提控于倫敦則不可不于此二禮拜內決之而決之則無此巨款仍爲無效計用款需堂費保證金三千元（勝則取回敗則作堂費）訟費約千數百元但判決之期難定或延至二三年亦未可知此即余案詳情也然港地款已困極則此巨款從何籌起 中山先生處當此軍務吃緊籌款起事且不暇必無兼顧之餘力可想而知海外同志亦無可告訴者則營救之資捨 公等籌辦之外其誰與歸承屢函垂問并以莫分界限等語相聳則 公等之熱誠可以概見尙望努力籌足此數以爲營救余君之預備今日距西十二月一號僅十五天矣爲期甚迫幸早爲之不勝切禱若此二禮拜內得勝則 公等所籌亦足爲義軍之用千萬努力幸甚幸甚并候

義安

弟馮自由上 十月初十日

公等致港督放余丑一事此裏已上但並無消息

錄余既成在港獄中上訴原文

永福譯自西文

吾姓名余丑別字既成現在拘留在或多利亞監中而所言均是實事一句不虛我於西六月二十四號被拘迨後移禁在此或多利亞監中當今清政府有誣告我西四月十六號間在饒平縣下圍村聚匪搶劫此事均是虛詞誣我彼時西三月二十七號我乃居於香港至西五月十號我仍在香港居住也

我確是一個完全革命黨人員當西五月二十二號我黨嘗在饒平縣黃崗地方起事攻破黃崗城後此城被我黨所得我確是此黨一位極需要之頭目對付打城之時我極効勇出力公事後我黨戰敗城被清軍攫奪至西六月二十號清官出有告示賞格花紅銀一千元希圖捉我但此告示上所言特爲我做革命與彼反對之事捉我且其文中絕不提起我有搶劫情事如今不知何故亟誣以劫案誣我

我作革命事後由黃崗逃來香港躲避詎意西六月二十四號有票拘我謂我作平生第一次劫盜搶掠入案

該移照會票上乃西六月二十四號所給發而票上并無提起我是在何時搶劫或是在何鄉何處搶劫何人之物况下圍鄉之案乃西曆四月十六號被搶離我被拘之時已隔有閱多月之久又者我乃西六月二十四號被拘而證人則延至西七月二十號方纔來港指證由下圍村過黃崗至汕頭祇有二十英里每日有小輪船往來渡客而水程不過四小時即可由黃到汕再由汕至香亦不過二十四小時之航路

當我被拘之時其情形既如此離奇以後我在監中慢慢設想

我現在已明白矣因有別人告我知道云當拘我之時其移照會并未注我所犯何案不過清官素來恨我知我在香躲避故即移文來拘及我到案之後彼然後加入犯搶劫之罪誣蔑我 我敢矢誓此次拘

我之文票決是留有一處空白可加入盜案者無疑 我敢直言清官所派來之證人亦均是假偽的因諸子證涎想西六月二十號要捉革命黨賞格所載捉余後應得一千元之花紅故此來港妄言指證且而此證人余廷式土名（振善生）乃素日在饒平縣衙門當差我是確定認識的

我確是革命黨若不信可看省港華字報所登兩廣總督辦黃崗革命黨之事及上奏北京政府之奏章在此奏章內并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名目胥如西六月二十號清官賞格之告示亦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罪名

我直言清官此次欲捉我回省之意皆因爲我作革命員與之反對欲將我抵罪然後甘心起見并不是因劫案之故而欲得我回省

我如今有人告知我云我所犯乃國事公罪應受英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與清國所立換犯條約C字第一章不交國事犯之條例

我又聞他人告知我云此次審事官判我解省之判詞若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中英之條約第二十一章或遵照英國審判官一千八百九十第七十六章之例審事官亦不能判我解省

前日過堂之時乃審判官一時誤會以華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第四章第一條所定之章程辦理故以亂匪案判余解省

又前日我過堂在審事官臺前之口供已足信下園村之劫案與我絕無干涉蓋下園村被劫之時我確在香港也以上所言句句真實我可當天發誓

余既成卽余丑號 (按余丑卽余既成)

證余丑號李豐美

此篇口供係在香港域多利亞監中所取

(譯員) 卒業通事李豐美押

特派審事官 R. H. A. 結歷押

一千九百〇七年實添末(卽九月)十六號

楚楠 諸同盟大鑒現許君已由中山先生處回一切事均已妥商一切日內可以開辦惟款仍不足前二次共寄來二千四百元因余丑訟費不足中山先生電命將來款移一千元理訟事餘千四百元經雪君一切布置所存無幾乞從速將未收齊者以電匯來以濟急需實爲至要若到時乏款則前功盡棄極可惜也又余丑案大有勝機大約不日可以釋放到時當使往叻港地甚危也計前後已耗訟費已二千五百元大約尙缺數百元始可了事因此事耗此巨款誠爲可惜然弟等如不救之則潮惠人心瓦解後事將無可爲故不得不爾并候

俠安

弟馮自由上 七月二十五日

汕尾及
鎮南關

孫先生偕同胡展堂去後，不及二個月，他來書說有黃克強兄離開東京要來星加坡，叫我們好好招待，猶如對他老人家一樣。船到了，林義順就到碼頭招接到晚晴園，仍在 孫先生從前臥室住宿，黃君口操湖南口音，敘話時頗格格難懂。當時我即傳知各同志，一一與黃君晤面。黃君體健，有威武，寡言笑，起居鎮靜，手不釋卷。與我等談話雖歡洽，然城府深沉，不露端倪。吾人會其意，亦不欲冒昧窮詢，蓋軍事秘密各負其職責也。越若干日，黃君附輪往西貢入河內，另有其任務工作。去了幾日後，接許雪秋來信，說彼在惠州汕尾奉命繼續黃岡之義舉。迨未逾日，鄧慕韓君偕同日人萱野長知君由香港來叻。（叻乃新加坡之別名）我認識識鄧二君，即由是日起的。據他報告，這回他們是奉 孫先生命，令由日本帶領幸運丸輪船運送軍火往汕尾，要交許雪秋舉事。本來他們在先已約定以輪船一到汕尾，汕尾接應的人，日間是打什麼旗式，夜間點上小紅燈籠以為記認。不想是晚船到汕尾港口，懸紅燈後，并未見他們派出小輪來接運，輪到汕尾因未見動靜，空自就心一夜，次早遠見有由汕頭出口的中國巡洋艦經過汕尾，幸運丸的船長恐為所覺，虛驚起來，便要鼓輪逃避，任由船中的人如何勸告，船長亦不肯再待，馬上開車駛往台灣。後來他們在香港，又

接孫先生電示，叫他來星加坡轉入越南。但此次所運的軍火一百餘箱，船中還有日本某君所送的日本刀劍四五箱，一切價在二三十萬元，費了這筆大款，不能辦得妥當，殊足痛心。（及後孫先生來叻，嘗提及此事，甚爲惋惜。并謂該項槍械，運至台灣上岸，寄在貨倉多月，因積欠棧稅及運費被其拍賣抵償。）鄧君還說 孫先生并派有日本人及中國學生等共廿餘人，在汕頭住居幸版旅館，要來接應汕尾候待汕尾消息。如今汕尾不能達我們的目標，連累他們焦等，這又是一件難過的事。再過幾天，陳湧波余既成等潮州同志，亦來星加坡，他們把汕尾的失敗各節詳說一回，大致有如胡展堂兄所說的一樣。再不久胡君由香港來叻，住了幾天，就同堂鄧兩君匆匆的轉往越南，策進鎮南關的起義。鎮南關自起事以至敗退的情形，胡君親身在場經過，事實說得很清楚，我可不必再贅了。（附圖第□版有胡君在河口報告的信。）但是 孫先生自退出鎮南關之後，離開海防，還有許多重要的大事，此件暫且擱下，待補入 孫先生第五回到南洋的一段。再說我如今要說的幾句，是這回星加坡的中與日報，由同志等集合股本，已經開辦了。主席張永福，監督陳楚楠，司理林義順，及鎮南關防城失敗 孫先生來叻見了中與報名字頗不以爲然，經胡展堂兄爲之解釋，說因爲與中會的名上下倒轉及漢業中與的意思湊上，中與二字很有意義的。先生聞之亦就首肯了。

最早的
革命宣
傳機關

按胡展堂兄所述的，他好似在安南認識余既成，好似余既成是一個商人，這是胡君記錯。另外胡君又說「這是我第一次到南洋在星加坡的時候和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會面，一見如故。當晚有幾個人來會我們，南洋也有報紙，就是由這幾位主持的，已經辦有相當的時間了。不過他們所辦的報紙，沒有什麼宗旨，祇有空口說白話講維新，本錢也辦得虧完了。此回見面就是想把這報紙重新確定方向標定宗旨。」以上的話也是弄錯，因為胡君未到南洋以前，我們所辦的圖南日報，主張革命，大張撻伐，抨擊滿清，久曾轟動南洋社會。連遠在檀香山的孫先生也熟知熟聞的。及後我們辦兩個月的總匯新報，皆是向着革命一條路跑。南洋什麼人都知道，到現在報紙還有存在可以覆查，萬不能說沒有什麼宗旨。胡君在日本之時，想也知到得清清楚楚的。況且組織中興報，是在汕尾起事以前，迨至丁未七月十二日乃出版。胡君第二次到南洋，則是汕尾失敗之後。此次他住不及十天，就往河內辦那鎮南關丁未年十二月廿六日的事。迨至鎮南關失敗以後，遲過三四個月，胡君乃再到星洲贊助中興報擴充招股。這些事想胡君決不至便能忘却，故我敢逆測那所述的「確定方向標定宗旨」等話，是筆記者的誤聽誤記，至所謂這幾位主持的，亦是不確切，因為那有革命性的圖南報，是我同陳楚楠兄合資創辦，更無第三者出錢幫助。若用這幾位主持的話，似太籠統

了。胡君一言重千古，筆記者誤聽誤記，將來即足遺誤千古，我故不憚煩寫這幾句來更正，想胡君亦一定同意不能怪我的。

黃色的恐慌

新加坡叻報
報的一段時事

永福誌

補

白

加盤飯 加盤飯當然是加盤飯。除了當麵包食下去。再有什麼可以記載；但是這件小小的事並且不是真可得食真可充饑的加盤飯。也公然引起了大交涉；這般奇事我不妨也把它記下來；因為當時同志中有一位胡笑罕君。他投稿在圖南日報發表一段加盤飯的專語；他語中的是說一大盤雪白的白飯。一經加了一小匙加盤湯。攪混下去猝然滿盤就變黃色起來。現在世界上流行食加盤的嗜好這麼多。這就是一個世界上未來的大朕兆。就是黃種的民族有淪灘無色民族的一個好成例；本來這一段是遊戲文章。無什麼可研究；無如那保皇黨的香港商報。以不滿意圖南報立場。就把這一段掀起風潮；加以說明書獻給香港政府。把這專語當是譏諷外國人。懲勳黃禍。不可不從嚴究辦；新加坡政府得了港官公文。就向圖南報提出嚴重申斥；經過多次辯駁；乃受一回最嚴厲的記過；這還算新加坡政府對我們留情薄懲的好處；倘如現在我們的政府。報紙上有近似這般說話。怕就要指為含有某種色彩。就把他來定罪那不是糟了嗎；究竟加盤仍舊是加盤。飯仍舊是飯。憲法仍是憲法；

孫先生
第五
次南來

革命的進程，是走屈曲線的，經過一回的失敗，猶如多走一個弧彎。這回 孫先生在鎮南關防城起義，遭了失敗，他同展堂兄精衛兄克強兄鄧師爺萱野，先後回叻，

仍舊住在晚晴園。及後黃隆生亦來同住，（汪君來星加坡這是第一回吧。他雖然隨 孫先生先後同來，他還帶有 孫先生的介紹信給我們，此信現還存在附圖。）晚晴園這回人數增多，房間算還夠用。及後張繼林時爽（福州人黃花崗烈士）也同時到來，這時自然不免有人滿之慮，但統是一家人，地方雖淺狹些，三二人共一牀亦算將就過去。其時真可謂患難相共，同德同心的。大家會面後， 孫先生便將鎮南關所豎的青天白日旗，（此物現存在何心田君處）及俘獲清軍所穿的前後補心的軍衣三四件，帶來展開與同志們觀看。我們對那經過戰地的黨旗，表示十二分敬意，懇摯的行禮。鬧熱了幾天， 孫先生的精神更加奮發，就辦以後所說的事。

錄當日革命軍駐河內機關部主任胡漢民致總理之起事報告書如左

中山先生大鑒。雲南國民軍光復河口蠻浩各年情形，除經電報外，謹詳述之。初國民軍之圖河口也。潛師于邊界者百餘人，其散布於軍路一帶裝爲苦力者二百人，清軍暗約反正投降者日衆。顧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汛兵外，則有督辦親帶二營，黃元貞管帶一營，岑德桂管帶一營。黃元貞素通情于我，而督辦王玉藩則頑固老物，岑德桂更懵無知識也。督辦部下熊守備勇而有謀。自願以身當督辦，而以其部從我。相約已二旬，督辦得告密者言，頗爲備及。黃元貞已有調省之信，督辦辭職之文書亦將回復。熊守備黃元貞二人乃決意速舉。有清諜者偵知法界有我軍指揮者數名寓焉，竟誣以劫案，請法吏拘留之。（即黎仲實等八人也）弟聞此事，亟催我軍首領黃明堂關仁甫張德卿

速發。遂以廿九晚二時舉兵，警察兵聞警即響應，自殺其管帶蔡某。而我軍約束之使勿動，巡視河口如常。蓋河口與老街相隔僅一河，懼有擾也。旋攻汎營，汎官某逃而報督辦處。黃元貞部下二哨先降，餘二哨隨黃駐山頂，猶相攻擊。既而三腰那扒各處分駐之兵聞風皆至。戰至翌早八時，我軍暫休憩，九時復猛攻之。是時督辦親督隊力戰不却，而黃元貞已降，皆返戈助戰。至四時，督辦亦使人約降，我軍知其頑強未信。因派王槐廷帶兵二人，並一法人（於河口通商者僑通事來觀戰觀其情亦知督辦已力竭故願與吾軍同行）往說之降。既至前，則督辦不應。王槐廷起身告行，督辦突揮刀斬王。王仆，旋以短鎗轟我一兵。（法人幸無傷）能守備急舉槍擬督辦，其部下從所指，督辦遂伏誅，舉督辦之營降。岑德桂潛逃匿民舍，其營亦解甲，河口地面遂歸于我軍佔領。收各營之槍千餘，除身佩之子彈外。別得貯存之子彈七萬。河口四砲台亦歸我有，於是下令安民。並派兵保護領事稅關洋人，送往法界，居民大悅。（法報紙以我軍之舉動能依于國際法而行頗有贊美）一面點收軍實，編正隊伍。一面論功行賞，密議進兵。黃元貞既降，則自爲書勸鉄恥上李蘭廷及黃茂蘭反正。初二晚李親率全營來降，繳槍二百餘枝，子彈三萬，發壹百担。黃茂蘭部下二哨亦已聞風而來。初三關仁甫引衆四百進攻鹽浩，甯大引偏師上南西河。（以籌攻蒙自軍之偏師而德義則正兵也）黃茂蘭亦覆書于王元貞，言（黃茂蘭所駐較李蘭亭爲遠李在二十條基勞黃在七十八條基勞故李先降（我軍到日，自當率全營投降。初四日關仁甫兵上至南溪，適有胡華甫之營登哨來降，他壹軍官王玉珠亦相約響應。我軍更前行，抵新街，柯積臣（蠻浩管帶也）帶兵二百餘人登山放卡，我兵攻之。時已入夜，敵軍不戰而走，投降數十人。初五日張德卿親督大隊進行七十八條基勞。收黃茂蘭之兵，然後合兵攻蒙自。關仁甫之兵亦擬由蠻浩上個舊，合周文祥之兵（是日聞陸安已發動，會攻蒙自。初六日據來報言，白金柱帶清兵四營到八寨。八寨離開化城八十里，於是張德卿擬分兵數百襲攻古林菁，以牽白金柱之軍，及偵白金柱之所向，而以大軍合攻之。初七日更

挑選精兵二百名兼程上蒙自助戰，此自上月廿九日起佔領河口暨連日進攻以次克敵收降之大概情形也。此次德鄉仁甫踴躍用兵，發憤進取。而倭難之始。則功在黃明堂。然則黃元貞內應之功實大，反正以後，即立作書招降，而李蘭亭聽信其言，全營來降，以至黃茂賢等亦相率先後而來，皆黃元貞之力也。初四日第得克兄電，知已抵先安，即電告知。旋奉來電，今克至即上督滇師。初六晚車克田海防入河口，今日早上老關，往河口督師。第已請各旅士之才幹及進行之近情備細告知。克兄精神充足，殊無鞍馬之勞。瀕行謂雲南敵兵若不能爲我患，則或取廣西之兵自救，宜于其間更謀出一路子歸順以牽掣之云。想克兄親行督師，士氣更當百倍也。德鄉瀕行，謂此行攻戰之寧可必克。以我力充足，而敵勢脆弱，又有會黨相通，其士卒莫爲彼庸用命也。惟是自河口以上，糧米極貴，每日每人至少須發伙食三毛。現在我兵已三千餘人，（河口原有之義師三百人，在河口投降者，警察汛營及巡防四營，李蘭廷來降一營，黃茂賢二哨，胡華甫一哨，王玉珠一哨，其餘新街蠻浩尚有降者。）每日用銀，糧食一項亦幾及千元。收復河口，即就地徵收錢捐，得銀三千五百元。惟發餉時，殺督辦花紅二千。佔山上砲台及以哨官首級獻者，大小花紅二千八百。共花約四千八百。（其得河口後來降者即皆不給賞，但供伙食而已。）初二日第交甄吉亭帶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關仁甫之隊起程。初四日第交黃龍生帶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張供卿之隊起程。初六晚吉亭歸河內細述情形。知德鄉之隊僅持三日之糧，非立加接濟，兼多辦糧食運送供給，便慮爲行軍之窒礙。是時鋪戶之捐已難於爲繼，而兵起河口，佔領逾一週，不見外洋大款接濟。士心雖固，不爲搖動，然若糧食不周，則情見勢絀，外恐見笑于鄰國，內亦恐降者之裏足。蓋降者之來感于情誼者三，而勤于勞苦者七。由此數日之清勢度之，則彼敵望風奔附，而我師大增，以是而收取全滇也不難。若因餉絀之故，使來者聞知，不肯踴躍來附，豈不可惜。自河口起兵，我軍得利，正在有越地供給之後援。足食而進兵，則所至所向，能戰能攻。河內同志力竭于前，先生所曉。第見吉亭

之報告，遂再電星州告危。是日復接河口來電。言陞者見糧食困乏。頗有一二不安者，第尤爲焦急。旋得星州先生復電，三日有款，略爲欣慰。然仍無以濟兩日之困難，勉強就商於梁成泰之子梁秋，使由伊借款三千，而約以無論何時，星款到立即歸還。梁秋前日已爲我黨捐款二千，（前信已言知）此番實得其助力。以第觀察，雲南大局確有把握。哥老會之糾合，息息相通。如黃元貞之營降，而降者相繼，此其驗也。周文祥會被雲南，最有聲名者，今亦皆爲我軍所用而起。轉會黨而爲革命黨，而服從于國民軍矣，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一大端也。蒙自開化藏槍各數千，（藏置爲招募新軍之用）而守兵各不過兩三營。合其附近可取救援之兵，亦不過各得二千人而止。以我朝起之銳氣，攻彼腐敗之營兵，且有會黨相通之妙用，一可敵十，何況彼力之尙有不如我耶，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二大端也。雲南近邊股一帶，糧食既昂，河口之兵正以餉食不周，得倒戈降我之大原因。若我有後援，糧食充足，則彼敵兵降者恐後。蓋以彼卒常饑之故，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三大端也。黃明堂關仁甫爲舊日會黨首領，與德卿亦著名于廣西，今皆聚而爲我用，各盡其能。黃元貞新降，極意立功，且熱悉全滇情形。今又有黃克強兄之學識經驗，而爲統籌，人才衆多，此雲南全局可圖者四大端也。雲南各營之槍，係十年前一律換爲德國毛瑟者，器械可用，非如欽州集合地方兵團之械參差不倫者可比。現下子彈充足，亦可供數戰之用。惟降者日衆，則餉食日增，河內一隅，（河內已捐款千餘力已竭）焉能仰給，必有大款方堪接濟。若得十萬金，分半先爲糧食之用，分半預爲子彈之補充，則大軍所至，勢如破竹。攻城略地，無後顧之憂。若以現情形論之，則開化蒙自在我軍掌握。惟兩城既得，驟辦因糧，必不能給。（蒙自等雖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則軍費浩繁，亦非現在可比。因糧之法必須徐徐舉辦，而後有功。若朝得城池，而夕辦因糧。以充軍實，勢必難也。故必預籌款項，以爲臨時之用。）是以不能不先仰外洋之接濟。糧食第一，子彈之補充次之。（底皮洋行私約，如得蒙自，伊有洋行在彼，軍用亦可以任取。良班大班私語口口養

云，若有仕領蒙自消息，請黨人告我，我有大好意相酬。蒙自領事聞我佔領河口，即歸蒙自語人云，我素助革命黨，或恐黨軍攻蒙自，他法人有誤會，故須歸爲同情。大抵若得蒙自，第在河內亦可盡力運動，使得種種之神助。然第一級之工夫，則尙未能做到。今惟望先生與星埠諸同志以大力先助，十萬不能驟得，亦必接濟五六萬之款。法報之言曰，革命軍此次乃真有革命之力矣，然何其經濟之困乏耶。以致千金之數而用數千人，何其神也。又有云，以革命軍之所爲，嘗無有能禦者，吾人何敢量其力之所至。然須就地以籌軍用，則竟無外力之大助耶（在河內徵捐法人亦知之）蓋我黨之艱難于平日，非外人所知也。今雲南之機局，實所謂非常之遇，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况我祖國之淪亡于異族人之手已二百餘年，今何幸而河口至蒙自之間已歸漢人佔領，開化蒙自不日底定，全滇在我範圍。漢則驚魂喪魄，而我當于同胞喜慰之餘，轉生感憤。而內外有血氣者，同心協力，各盡義務，斯豈徒奮力行間言之希望，我同胞實有其責任也。至如何防禦全焉，指示機宜，持酒挈領，及延請洋內英才，以襄各事，是在先生。弟此次一人獨當要職，自河口克復以來，筆舌不停，而策應為謀，又皆出于一人。體素孱弱，尤恐不勝。差幸以尋常愉快之故，振起精神，尙能勉強從事耳。專此即請大安。餘事煩告。捷音電聞。

弟胡衍鴻

中興報發刊詞

（參閱附圖原稿）

胡漢民

南洋同志寄書·言方發起中興日報·屬爲之詞·且曰吾人之宗旨在開發民智：而使數百萬華僑生其愛種愛國之思想者也：惟夫言論之始則務求平和·以徐導之：子其不以爲謬：予維今日之識薄吾種民者·輒謂英倫之氓：所至之地雖百數十人而自治整齊儼如敵國：若我僑之居南洋者數逾百萬·而所至恆不免爲人臧獲：其言不可謂非事實矣·然彼實未深思所

以然：夫謂吾華人生而猥下無自治之性，而彼哲種人獨擅之，則觀東瀛三島之國，其初見輕蔑無異我華者，今且居然申其頭角，所至莫敢犯而幾與英美齊等；抑何道耶？故吾華僑所以頹弱不振之故，而得其二因焉：其一國力不足以覆之，而政府亦無意於覆之也；自各國領土權發達以來，原人之治一變為原地之治；國家之權力不能伸張於他國領土之上；然為其自國人民之利益而有所擁護爭持，則於積極消極之二方面，隱作後援，無殊本國之自為羽翼；蓋箇人之所以能競視乎其羣，更視乎其羣之羣也；彼人皆有國力以為之盾，少有不平舉國以爭，則其氣日揚而志日適上；吾華不然，其極憔悴顛危過困虛而無所呼籲；縱呼籲之亦無所應；國又不競，羣之所屬外人，恆易視之，則姑抑其志氣，遜讓不遑，閱幾歲時，遂以卑屈從順者為其天職；而所以養成此習慣者，寧敢謂箇人性質之罪耶？其二曰教育之不及也，吾華之出族於外者，其始皆蹙迫於生計，困絕謀食無所之氓也；未嘗涵煦於教育，而其初至厥士，辛苦經營，惟日不足；衣食住之外無暇他求，曾無足怪；洎乎生計稍豐，知務教育，其子弟亦不過為其營生之便利，使略習外國言語文字而止；若夫道德倫理之教，與政治法律之學，則未之有觀；故南洋羣島其工商重大之業，未嘗不操諸吾華僑之手，而政治之權則悉皆種人得之；其政治之極修整，無有待遇不平者，華人固樂於服從；其稍

不然有階級之異視者。華人不得不戢戢以就範；故泛言工商之天才。則吾華人可睥睨五洲無愧色；惟政治之思想能力獨爲缺點；因是缺點。而吾華僑今日之位置乃無術以更進。而推究其本。則皆基於教育之不逮；今世之論者不探是二者而思矯治之。不能得則詬厲不置。以爲吾人種性之病何其陋也；徐杭章太炎先生居恆相語；謂南洋之華僑其所短乃在無自尊之性。斯性也。吾華內國之民則固乏之。然遊東者猶過半不失。其或曰妄自重平乎；猶賢於妄自菲薄者遠矣；余深韙此論。今試執南洋之華僑。而語以民族之大齊。國民之大義。使求箇人團體將來安身立命之所。則什九遑瞿避席；謂吾輩小人不足以及此；所謂妄自菲薄者非耶。其或操業稍裕。家蓄餘財。求所以表異於衆者。不可見；則納貨出粟估翎頂於僑朝以爲焜耀；然所得至虛假。習久亦生輕厭；其黠而無賴者乃教以盡心猷曝於異族專制之君主。以海外保獲之爲名。爲異日倖分榮祿之階梯；愚者信之不惜附和。雖其持之無故。言之不成理亦姑與爲緣；企其說之或信。及其僞終不可掩。蒙欺太甚。而悔悼已無及；嗟乎。使其人自始無依賴之心者。則必不至是。而不識主奴之易位。從盜吾者乞其餘；甘叱逐而不恥。妄自菲薄至茲而極矣；凡是之屬。救之之道。惟在日聒以言。提撕其自尊之心。使求自立之道；其知未開則覺之；其智既開而惑於邪也則正之；人人自發揮其能力

以愛種愛國；則異族罔得爲制於內。而我神明之胄光復中興以此；民族廁於他種人之間則無或敢輕視；舉凡今茲所舍忍不敢以爲不平者也。他日將勿爭而自祛；是而中興報所爲奮然颯然。思盡其言責者也；惟夫吾同志所謂平和。則當與世俗之論差異。俗論所謂平和者。曰責人以還我山河。此強以所必不應也；非平和也；又曰以就現在之君主。而脩其政治爲宜；蓋以爭言民族之排者爲非平和。而爲姑息偷安於他族宇下爲平和也；若中興報則以愛國愛種爲惟一之揭櫫；惟平和其聲。而引道以漸。譬之行路。此雖徐行必至於大道。彼則以歧途爲趨者耳。故和平與激烈爲程度之分。而非性質之別。或者以爲激烈而今日爲平和者；則今日所激烈轉瞬亦視爲平和。因乎其時代。因乎其時代社會之觀察；而非一定不易之故。孩提之童不能教以疾趨。而離於乳抱者曾不待教；此吾人所謂平和一道之也；余嘉南洋之創此報。而多數之心理將是開發轉移；因書所懷抱寄之。俾爲發刊之詞：

革命黨
與
保皇黨
的筆戰

這回子保皇黨的報紙，因我們屢次的失敗，他想乘機入寇，他派了主力軍絡繹前來加入總匯報方面，對我們作非常的毀謗。而我們呢，歷來對誰總不客氣，對這尋上門的買賣，當然格外歡迎，不稍躊躇的向他答炮回敬。打了幾次衝鋒，總算我方不弱。不想我方的編輯何虞頌受敵人賄賂，就向敵人方面投奔去了。敵方又接二連三添派許多戰將，區

梁甲袁壽民陳介叔下總攻擊，拼命再進攻前來。我方這回有 孫先生做中樞，戰將如雲，應付自然綽有餘裕。孫先生雖然擁有這麼多的戰將，但他主張攻心爲先，以至理服人爲上策。胡展堂乃將所著的駁康書，（先是康有爲以吾黨在日本東京民報宣傳革命宗旨，彼無可如何，乃著有康有爲最近政見書，作單行本出版。）以學者態度相與周旋。那何德如王斧等文鋒筆陣，亦稱犀利，作許多文字對付。雙方對峙至爲緊張的時候，汪君亦技癢得不耐煩，出馬應敵。孫先生自己亦著有文字一編登報，（署名曰南洋小學生，）此回諸同志所著文章，于吾黨主義之發揚，不特有重要價值，且由此而喚起華僑的注意，瞭然於我黨的主張，同情于我們的事業，增厚我們的革命力量，確是不少。此次的論戰，影響于華僑之思想，可謂之極大。中興報人才雖先後集中，然而中興報的股本甚少，紙張越銷得多，流通範圍越普遍，資本越覺得周轉不靈。因其時目的在於宣傳，并不着重營業故也。林義順就同 孫先生商量，以有限公司名義重新組織中興報，請胡君到外埠向各同志招股，繼而林義順許子麟往仰光汪君亦被派往各埠擴張中興報股額。汪胡來往奔馳，于是中興報之生命乃得勉強延長下去。這亦顯明出我們的革命黨同志，發難時要衝鋒陷陣，纔放下槍頭，即提起筆管。要維持一間報館，也煞費我們一番苦心。於今汪胡兩君，爲黨國柱石，然當時筆露禮禮勞苦之情形，

到現在每一憶及，仍然活現腦海中。今日坐饜榮華的老爺們，對這一段紀彰應該怎樣着想。對於該報的經濟上幫忙有陸秋露陳先進陳貞祥鄧澤如潘兆鵬丘得松諸人。

這時候僑生不認識中文的尙多，孫先生對他們的宣傳尤認爲要緊。乃命鄭提摩大同志創辦羅馬文馬來音日報名曰Chaya Mata Hari（先生親爲定名曰陽明日報）日發行一紙，消場頗廣，成效頗著，僑生方面自後對國內之熱忱，此報實爲先河，因並記之。

●錄孫先生駁總滙報文

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不識時務者也

（參閱附圖原稿）

南洋小學生

按此文爲孫先生手著南洋小學生即投稿時之化名

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招瓜分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爲之一除；近又有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一長編。並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實據；及漢民先生駁某報懼召瓜分說。透言外強政策瞭如觀火。使讀者快慰不已；所引土耳其摩洛哥二國近事爲證。尤足徵鐵案如山。非懼外媚滿者所能置辯也；土耳其者號爲近東病夫。其所征服各異種之地數十年來已爲列強所攫奪；或據爲領土。或扶以獨立。是故土在歐洲之領土已被瓜分殆盡。僅存馬士瑞尼亞一省（爲馬其頓民族生息之邦）亦被列強干涉。如派政官警察於其地。該地主權行將非土耳其之有矣；乃土耳其革命黨。則就列

強已入而干涉之地以起事。一舉而擒土皇之大將。土兵遂叛而歸革命黨。當時各國並不以革命而干涉；且以革命而止干涉作壁上觀；及土皇退讓。革命成功。各國且撤其政官。退其警察。任革命黨之自由行動；今更致慶於土民。頌之以能發奮爲雄矣；麼洛哥者。無名之國也；初入法國之勢力範圍。繼爲列強之公共地。已成爲俎上肉。久在歐洲之烹宰矣。法蘭西西班牙二國既派警不已。再遣陸軍盡握海口。又入重地。麼民不甘與羸王俱死與主權同亡。乃發奮爲難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內外受敵危險莫測。而麼民不畏也。惟有萬衆一心死而後已；其初也敗而愈憤。退而復進；其繼也有敗有勝。或進或退；糾纏不已。久無解決；各國當局心焉憂之。恐此旋渦蔓延而成歐洲列強之勢力衝突。乃忽一月飛電傳來曰。「麼洛哥革命軍覆麼王鴨都亞斯全軍於馬刺居時麼王或遁或擒尙未得知」一得此音皆喜出望外。有從而論之（照譯）自由西報曰「亞刺芝斯刺」（西班牙兩岸之邑歐洲列強會議解決麼洛哥問題之地）之盟約未乾麼國陷於困難之境。而全歐隨之糾纏無已。今此電音則略示結果之涯岸矣誠安慰之好音。

夫麼洛哥之兩黨。其一（保王黨）爲列強外交上所承認；其一（革命黨）爲麼民有識者所歸心；二者各擁重兵相瞻。不發者已久；惟各派員運動各地人民以爭勝；而吾人意料之衝

突今卒來矣；若此電音果確，則幸數已歸於果敢有爲之武黎哈佛（革命黨首領）矣；以其主義乃得多數回徒之贊成，而鴨都亞斯之放縱卑劣，久爲回徒所共棄者也；在馬刺居時之戰之結果，則武黎哈佛已由覆滅鴨都亞斯之軍隊而樹其聲威於庶民；而鴨都亞斯之自身或擒或遁，已一敗矣；此一戰也，當能解決麼洛哥之政權之所歸宿矣；今舊王之權力已被敵人蹂躪至此，斷難收拾餘燼，而恢復其位矣；麼洛哥今已得其道以自行解決其國內之問題，而列強當從此爲釋然如脫重負矣；回思前者，舊王與革命軍常爲互相却退之戰略，曠日持久兩不相下，幾有使此問題永無解決之憂者，今幸矣紛擾之事長此與鴨都亞斯之權力同去矣；法國所處艱難情形已略爲解釋，將來更能解輕者則得勝之武黎哈佛卽位之典於飛士京城，而接見歐洲列強之外交官並領事之時也；當此事既行之後，則彼之權力必得亞刺芝時會盟列強之公認；而法國現負之責任，亦由是釋減矣；要之麼洛哥之國勢昔爲歐洲列強危險暴颶之旋渦者，可從茲盡息而化作寧靜之場矣；

觀於此論可知歐洲之輿論列強之政策矣，因勢力之衝突乃有干涉他國政事爲負重任矣；有以他國人民能解決己國問題爲釋然矣；有以他國問題糾纏日久不能解決爲憂心如焚矣；中國問題之紛亂而不能解決者，自歐勢東漸已百餘年於茲；故有遠東病夫之號也；今者近東

病夫之土耳其·瓜分問題已由革命而解決；無名之麼洛哥干涉問題·亦由革命而解決；（近日電音云德國行文促各國之承認革命首領武黎哈佛爲麼洛哥新王·而法蘭西西班牙二國已承認之·而並請議退兵回國）中國豈異於是哉·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遂擇譯數節以質吾師：吾師曰此真中國人之先知先覺者·惟在吾西國則此等言論已爲明日黃花；蓋自日本敗中國之後西人見如此地廣民衆之國·乃敗於撮爾彈丸之日本·各國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國之論；謂「支那人乏於愛種愛國之心·而富於服從媚異性質·以滿洲數百年之蠻族猶能征服之而宰制之二百餘年·况吾歐洲之文明強盛乎；倘列強欲爲中國之主者·中國人民必歡迎恐後·近聞中國人士有在上海求捐俄國功名者·此可爲證也；（見德國某報）於是俄德遂試行其瓜分之政策於膠州旅順矣；然不見中國人民之歡迎祇見其倉惶失措；於是頗生疑念·不敢立肆其蠶食鯨吞之志；無何而扶清滅洋之拳匪起矣·其舉動野蠻暴亂爲千古所未聞·然而足見中國人民有敢死之氣·同時又有革命軍起於南方·舉動文明·毫無排外；更足見中國人民有進化之機矣；各國於是已盡戢其野心·變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議保全支那之領土；與開支那之門戶；惟俄尙戀戀於滿洲之野·故卒遇日本之一擊；近數年來西人士無賢不肖皆知瓜分中國必不能行之事·倘猶有

言此者·世必以不識時務目之·不意中國人士至今尚泥於拳變以前之言·真可謂不識時務者矣；茲有精衛先生爲言以教之·亦發蹟振聵之一道也；吾不禁有感於師言·故述錄之·以贈懼革命召瓜分者·想亦精衛先生之所許也：

今且再說

孫先生對於最前綫的英勇戰士失敗歸來的情形：他得了越南的報告，說

越南砒霜案
革命華僑

當地的土人，因受着我們革命熱情衝動，他們就鬧起一件大事來了。這事原是安南的土人悲失國之慘，圖謀革命光復，而法蘭西人則監視甚嚴，法網甚密。安南人雖有異志，亦難一伸。此時我們的革命健兒，適由鎮南關退入越南界內，風氣所及，如春風吹柳，安南人心經此渲染，躍躍欲動。其與吾黨接近者，均來請求援助。吾軍同志于主客應酬間，或有人口頭答應，越人乃急圖義舉，然以手無寸鉄決難發動。尋謀決以砒毒死該地駐軍軍營兵士，奪他們的槍械。計劃既定，遂以許多砒霜，（卽信石）由在法人軍營中服務的越南人僕役，置于餐室中的飲水桶裏。晚餐時，法兵各握席作鯨飲，投毒之廝役，以事既已功成，各先後逃避。迨砒毒性發，法兵纍纍倒地慘哭哀號，醫生檢驗食品，乃知兵士所飲之水含有重量砒質，立拘安南人之在營中服務者。然所拘者大抵事外無辜之人。聞法兵之中毒者二百餘人，服量多者乃得瀉轉能活命，服量少者死去較多。（孫先生當時有云服砒霜過多可不死，蓋

砒霜性下墜，服多者得瀉，砒毒隨大便下故可倖免。）聞先後法國士兵共死去六七十人。法官見此異變，一方面下令戒嚴，一方面在地方上大搜捕平民，因而累及我旅越之軍人同志，以無身稅紙多被拘去。所拘將近千人，并有送回中國交官廳處分消息。孫先生得這電耗，大爲震驚，即去電越南東京法政府，向其交涉，電商多次，終難邀允。孫先生乃以西文長電直接拍往西貢總督，證明這許多被羈囚的同志，均屬中國革命軍人，爲本人率領者。照戰時公法，避敵之人應邀第三國優待。電商數次，法督乃回電允準照辦，惟須遣離法境往星加坡居留。先把第一次四百餘人運送星加坡，同時星加坡總督得了報告，就反對起來，去電拒絕。越督乃再電商孫先生，請其就地設法。孫先生這回迫得偕岡林義順親見坡督，據理力爭，總督對雙方難以爲情，乃允以交保手續飭新加坡地方法庭照辦。這回的交涉，孫先生爲我們革命軍人策劃安全，差不多用了半月工夫，化了電費數千金。倘非他老人家素來對內對外具有信仰，怎能獲此成績。

被拘同志之
保釋
與供給

這四百左右同志，來星加坡之後，尙羈押在羈留所中。經有多天，費了多少手續，乃得自由。當未釋出時我們入獄探視，見其衣服襤褸，髮辮蟬亂，乃與獄官相商，爲請理髮匠入拘押所代爲整理。并由同志等捐募二千元爲趕製白帆布西式學生裝各兩套，攜

入獄中分發，鞋帽則由沈聯芳林鏡秋捐給。預備既妥，一方借出陳楚楠兄三層大房屋三間，佈置招待。孫先生遂命承福以商人名義，向政府擔保，把四百餘人（內廣西土司一人，名已忘記了，後在南京總統府辦事。又周暉及馬□兩君在內，黃花崗之役殉難。）依照手續，每一人以二百元保出在坡居留作生活。並聲明所保出之人，倘有不遵地方法律，則由擔保人負責，貯款充罰，計此次共以契業八萬金爲擔保品。各革命軍人既經保出，余等進一步着想，假此機會要使華僑再加注意，而兼向敵人保皇黨示威。乃故意于釋出時列隊步行，每二人爲一列，巡遊市場一週，而後折入第一宿舍安頓。此回出力同志，爲林義順林受之何心田陳子麥葉耀庭朱觀棟柯廬生張仁南沈聯芳林鏡秋陳夢桃林航董陳先進陳禎祥蔡蘭谷陳裕義林裕成郭淵谷李曉生謝心準謝儀仲陳信藩劉金聲劉七輝郭民波吳悟叟呂子英留鴻石趙銘鼎林集波等，日夕奔走，并得其他同志捐輸接濟，供給各人零用物品，卽如被席碗碟等類一無所缺。及後越南河內又來電，報告河內地方官再將同志等拘去二百餘人，將來或有株連再捕亦未可定。孫先生得電後，卽去電法督，仍請其照前案辦理，并以婉辭勸告越督，謂住越革命黨人須稍加分別，凡安分營業者，不可以作軍人一律出境相待。迨得越督電復允可照辦。并云，此次二百餘軍人，爲最後之一班而已。孫先生得復電後，仍至星加坡

革命軍人之
又收容

總督署面商，得其同意照前手續交保。余前既負責擔保許多人，此次當然難辭厥職，乃于擔保之前，先送軍衣一一如前。至時又到法庭請願，聲明自願署押發保。并以契約價值五萬元爲保品，將二百餘人照前保出，照前列隊巡行，興高彩烈，慷慨激昂，幾忘却此爲他人殖民地也。此次宿舍中驟然增加二百餘人，陳楚楠之屋當然不能容納，乃向同志張振東兄們借振南街三樓屋二間，編爲第二宿舍，即日另築爐灶，把最後到來的二百餘人，調入第二宿舍住宿，前後計共六百餘人矣。此時日需白米千斤，食指之繁，實可驚人。余既爲同盟會會長，願自己擔負飯食，同志等則各以所業供給其菜饌茶炭醫藥等物，日用所需無所不備。日復一日，吾人如鄧師爺（鄧慕韓）何心田林航董陳子麥張仁南丘繼顯等，日夕到宿舍調查指導，彼等有時則以粵音演說，以解其悶。幸軍人們雖來自廣西及欽廉二府，然能操粵語者居多，故在調度招待之間，愈見歡洽。叻中粵藉同志抵舍撫慰者既多且勤，即各以其感情交誼絡續介紹入鐵路及鐵工廠學藝，或則引往商店中幫忙。軍人既多，雖經由各同志等收容消納，但此時仍常有五百餘人坐食也，孫先生觀此現狀，知諸同志負擔過重，認爲非長久之計。彼時適余有山地一處，廣可千畝，內有紅石礦可採，（按即銑原質礦）孫先生與胡展堂兄共同商量，招股三千元爲開採費。胡展堂兄願意負責往各埠勸募，乃命其名曰中興石山公司，

發票向各同志等招股。然恐緩莫濟急，余答應即先行墊出股本為開採費，既經議決，即促胡兄先向外埠出發招股，以上中山全集略有紀載。

中興石山公司

按礦山廣計一百五十餘英畝，等中畝一千零畝，坐落新加坡境內，離市場十六哩，火車通行十哩，再步行六哩可達。海道亦可通。背山面海，山高約一百二十尺。礦質離地祇一二尺或四五尺不等。石質層厚約七八尺至一丈餘。山巔至山腰全部皆產有此礦質。開礦工程，鋤開地皮後，專用人工掘採，絕不假用機器，運輸以輕便鐵路二三小段，即可下船運送。石質大一寸至十零寸不等，過大者掘出後須以鐵鎚打碎至三寸以下為度。有時買方要用大者，或用六寸以至十二寸，過大者不用鎚亦可，視其銷途為標準。大小石塊兌價一律，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勤勤力作者，日可出小石二噸以上。（以一立方英碼為一噸，）懶惰者，僅可出小石一立方噸，平均每人即以一噸半為例。工人每日可得七角五分，伙食費每工人每日二角，（彼時米雖生活費頗低）每日可獲淨工價五角二分。廠東方面，售出石塊每噸價一元二角，船渡送至市場海岸交貨，每噸運費四角，廠東每噸可得剩利三角。然須認實管理人及燈油醫藥建築廠場購置帳被等費用。其中又有工人染病或休息停工之日，及其初次來廠等費用，在公司預算上雖贏利微薄，若工人均能盡力工作，亦可長久維持。無如此輩全非久經勞力之人，尤其是彼等大半綠林出身，于遊蕩之習慣外，加以許多不正當之舉動，以後輟出明火槍劫越軌的行爲甚多，卒而以犯法事致被新政府解散。（待續篇再為記載）

送葬

第一國
的軍人

「軍人出殯，也輪到大總統大元帥來步行送葬至四五哩路，這不是歷來所未聞的事嗎？」鎮南關退下的軍人，被逐來星加坡，由吾們招待的六七百位，其中有一位最

僥倖的軍人死去了，明天便要出葬。吾們同總理商量要如何鋪張：第一。要傳知全部份同志隨樞步送；第二。要所有的軍人一律穿制服排隊出發，（制服即現在之學生裝）第三。樞上要蓋青天白日旗。總理和展堂兄等諸同志也均贊成這樣辦法，并且要親自出馬隨行。那晚好得同志到的有許多人，就分頭趕緊照辦，至明天中午十點鐘，吾們同總理坐馬車到軍人宿舍，預備了一回，總理領頭鞠躬行禮如儀，就發引行走起來。由王家山脚宿舍，穿入星加坡最鬧熱的市場。一路循行人數既有千把人，一對一對列下去，猶如長蛇陣一樣非常的好看，引動了市場的人及外人不少的注意。大坡至小坡行了一週，及到淡水河畔，（照常例凡送葬者在此就可止送，）這時候吾們就停步。就在那公路傍發令，傳齊送葬的同志及軍人合圍做一起，聽總理作臨時訓話。總理很高興的站在碎石堆上，（預備修馬路所堆的石堆）講演許多奮發的話，又對軍人訓說，做軍人的今日居留他人國土，要如何遵守地方的紀律的道理。各軍人聽了，非常感激。到最後總理及吾們就此回邸，依舊辦事，這一回事是以青天白日旗。蓋上軍人棺柩舉國最先的第一回，今之所謂國葬省葬的光榮，也不過如此。算是這位失名的軍人死得有大幸福。

按孫先生此回送葬之外越後有吳應培同志之父親新科先生逝世先生以應培同志力事奮鬪功

同戰綫軍人乃亦偕同漢民暨君與鎮南關退下的軍士全隊同志步行執紼遠送至塚穿躬行投石禮而散此亦吾華僑榮哀史之一頁也

國旗

是一國的國徽；我們這中華民國的國旗，是代表我們整個民族及整個國家的彩色；舉國上下男女以及萬世來茲，莫不要知道他的來歷；據兄弟所知這青天白日的旗式，在同盟會以前與中會的時代已經有了；那時那旗的本身兄弟雖未曾見過，兄弟所看見的係與中會會員宋少東先生所存的徽章；這徽章大概不及洋圓那麼大，是以銀質以中國手工所雕鑄而成的，背面上劍刻羅馬字的號碼，正面劍刻着青天白日的國旗兩方，作交叉擺列；但是那徽章上的旗式與現在雖相同，仍有一些異點的，就是旗的上端加多古式的旗帶兩條；看這情形當時的旗式定有配旗帶的樣子，可惜同盟會以前的事，吾生也晚不能看見他的實在情形；可惜孫先生已經逝世，這時不能向他詢問；如今據兄弟所知在晚晴園決定下這國旗的經過寫下去；民國前七年，同盟會成立了後，有許多個月；有一天大家在晚晴園談話；就提起黨旗的問題來研究，同志中各人有各人理想的黨旗形式，孫先生獨持着以這青天白日為最合；又鄭重的說這方式的旗幟是經過戰陣死傷了幾百位同志的血徽；鄭士良烈士當惠州戰事方殷的時候，因為要保存這青天白日一面旗表示他的英勇，犧牲性命去了；如今在他老人家的意思無論如

何總不能改變的一番決斷話；最後他囑咐我說，明天要買幾張的藍白紅的紙帶來給他；並囑咐着許多同志，說明天仍到晚晴園參觀研究；我在明天買了好多顏色的紙張給他老人家；他登時就剪裁起來做了大小數面，把模糊貼在客廳四週圍的牆壁上，又加一種是補角的是紅白相間爲旗地，上角補青天白日的；及到晚餐會後在許多人當中，他老人家很高興的解釋這國旗製裁合理其功績及美觀；同志中有林中兄尚有批評說話；孫先生又再作一篇申說萬不能變更的道理；這些是那晚在晚晴園能夠把決定的國旗代表全國代表四萬萬民族，整天飄揚在陸天空上的大權決定下去；萬想不到小小晚晴園，比較什麼國會議院的權力還利害；過了幾天，先生又命我的內人陳淑字君照樣刺繡，我那陳君登時亦就盡她的所能，抽線添絲繡出一幅送上 孫先生；先生看了眉開色笑的歡喜，即時命我配上鏡架，掛在廳事當中，作朝朝暮暮的瞻仰（此旗圖現尙存在有精衛兄題字附圖）過了好久好久差不多半年的光景；那時孫先生往別處去的時候；我同黃克強君同在客廳清談，無意中想起國旗的話來；我向黃君說，汝的意思這樣式黨旗汝稱意表同情嗎？他聽了停了一回，說在東洋的同志，對這面旗亦經有許多回許多人的研究，有的說以我黨的宗旨平均地權立論，那就效法中古時代的井田舊法子·國旗黨旗一切用井字爲相宜一點；更有一部份的人說，我們革命黨是主張和美國一樣

的民主立憲政體，不如效法美國旗爲有意思；美國以若干星點代表若干省的領土，我們可以照他一樣；星的芒角可以改換，不必同他一樣；不是比較什麼款式更有意義麼，克強君又再說道，在他的意思還有另外一樣是他最贊成的；（停頓了一回）他就不說下去；我再質問他，他說是用七色湊成的；他再說要用七色的理由；是因爲東方的日本，他所用的紅色圓心旗，是代表太陽的意思；我們用七色造旗，是取日光七色的精華；照這樣他日本旗是取太陽的形式，我們的旗，是取太陽的精神；一以精神，一以形式，兩相比較起來，不是我黨的旗幟勝過日本多多麼；那時我聽了此言，知道各有造意；再與辯論幾句，終以默默不語；自是以後我們以 孫先生已經決定青天白日，吾們作黨員的當然是服從爲主旨，別無他說，將我們同志在南洋所有設立的報館以及書報社，統統升用青天白日的旗式。到如今廿一年絕無變更。這一點就是南洋同志對黨的認識。

竹炮
出奇制勝的先例

與
上海

黃岡敗退下來的一位同志林君鶴松。他雖是不學無術，然而我因爲他是曾經實行犧牲的勇士。故此就派他在晚晴園裏，護衛 孫先生的起居。他得了這機會日日與 孫先生接近。晚晴園日夕談話，他也取得傍聽參加的權利。有一次，有許多人在場閒談的時候，孫

先生說革命起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同志們總是胆怯，不肯勇敢做事，如果肯放胆做去，不必說要什麼軍火，連槍枝都不要也可以起事的。他就引起太平天國洪楊克復南京的故事。他說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有許久的時候，當時上海縣縣治還在清官管理之下。那縣裏有一夥無賴，專門以搶掠爲生活。他們本來無什麼革命不革命的思想。在此人心擾攘的時候，他們確實能夠活動，乘機劫掠是他們最好的機會。不幸有一天破了案，被上海縣的清官捕去了同夥的許多人，登時監禁在刑事的獄子內裏。不久定罪就要斫頭。那捕捉不完的在外剩餘同夥，當然以手足關係非常關切。尤其是聽了要斫去同夥的頭顱，更加着急起來。就想謀什麼好法子去營救他們的同夥。當中有一位聰明的同夥就提出一個辦法來了。說道要救活我們的兄弟除了敢拚命劫監之外，別無善法。有的說談何容易。劫監無槍械是萬不能幹的。那同夥說這是自然的，但是今日我們兄弟有患難生死關頭，我們若不敢拚命難道坐視兄弟們被斫了頭麼。若我們要幹，敢冒險一點，有槍無槍也還可幹的。他再說，我們要知道清官現在被太平天國嚇得胆戰心虛，日夕總是見影驚蛇。倘若我們放起紙炮，他們一聽當要忙得魄散魂飛。有這機會，我們就乘他心虛的時候，來嚇那些官兵，黑夜中不怕他們敢出來同我們對敵的，那時我們一齊追進監獄，將我們的同夥救出，豈不是很容易的事麼。這一番話說得全夥都贊成，

就傾囊捐銀購買竹炮，湊來湊去總不多，就各人將所有的牀板賣出，大概買了幾百響的竹炮，分給各人攜帶。同夥中也有發不夠竹炮的，就負責往城外人家燒房子，燒草棚嗚呼喊，作疑兵四處響應。這事預備停當後，約定在半夜一齊工作，到了時候一齊爆發起來，炮聲人聲，亂吼亂響，那清官營勇一切在睡夢中驚覺起來，都慌張各想保全他們的性命。滿清的營勇，歷來是全無軍紀的，一聞這許多的炮聲，有的不敢一動，有的已逃之夭夭，兔突鼠竄，全城無有一個人來抵抗。那些好漢們，乘勢湧進上海縣署，打入監獄裏，把他們的好兄弟一切鬆放起來。這次經過，更加膽壯了，天亮時向各處一探，見全縣官兵還是不動聲色，衙門裏官員一切跑空，如入無人之境。那好漢們看得清楚，大家膽子再加大了，就決定把衙門一切佔據，舉劉麗川爲大哥，立時把存餘的清官都一致搜殺。拉了幾個文人寫出安民告示，派代表向太平天國接洽。這一段有聲有色的上海歷史，孫先生說得非常起勁，諸人聞所未聞，當然是嘖嘖傾倒，嘖嘖贊嘆。先生尤說若同志們肯做事，肯冒險，譬如搶一個縣城，比較搶一個當舖店還容易的。那傍聽的林鶴松，他聽得格外入心，默默不語。過了數天，和陳湧波秘密商量，結果，就向我聲稱要回國，要用多少銀作費用。不多幾天他就買船票回國去了。過了三四個月，他來信說，在閩邊有所動作，再一二個月後，果然福建的和平縣被林

鶴松數十人佔據，縣長逃跑，人民懾服。林同志就把革命方略的告示掛出，他公然自己就了職，指揮一切。地方人民就由他管理。但是無兵的總指揮孤城無援，三天後聽見漳州的清軍要來了。有勇無謀的林鶴松就以走爲上策，立即通知共事的人一直跑向饒平遠途下港，仍舊搭輪回新加坡休息。當時見了我面，把以上的情形，告訴得甚清楚。他還時時的說，孫先生指示他這法子實是不錯，以後有機會還是要照這樣子幹下去的。

剪掉辮子

漢人本來是留全髮結束起來，做一個髻子藏在帽子內，猶如現在高麗人一樣。滿清入關，強要我們剃去四週，單留着中間的長髮，分三股打起辮來，如一條繩子垂在腦子後，以爲是好看。（西人譏諷說是猪尾疤）當時舉凡不長辮子不剃髮的人，朝廷便認爲不屬王化，不然便是心懷叛逆的罪人。福臨順治初入關的時候，對頭髮的問題是限制得很厲害，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命令。太平天國洪秀全謀光復，留起全髮，滿廷傾兵征討，賜了他一箇惡名叫做髮逆髮匪。我們南洋同志，當時已經剪髮的惟獨舍弟永石和林義順劉金聲三人。我同楚楠兄本來已經預備要剪髮，但均爲着堂上老母所撓阻，不得痛快實行剪去，迨認識孫先生以後，我們各自覺得慚愧起來，下了決心剪去長辮表示我們的真面目，那其中受家庭的譴責，親戚的怨懟，雖是外事，但當時社會上認我們是什麼呢？他說我已經入了番籍，

排在人羣以外，沒有當時的中國人樣子沒有當時社會上的權利了。營業上斷絕交通，生計上大受損失，好得我們能夠獨立，不需要他人幫助。但當時受這樣影響，有不堪口述的打擊，這件頭髮小小事，本來不足記載，但我們當時對種族觀念，總算不弱，到今日回想當初與社會爭執，還是一件大快意事。當時有一班迂儒，動輒引曾子所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但剃去四週頭髮與剪斷豚尾來比較，到底是那一樣對呢。到底是不是小小頭髮要保存，是不是那些話是腐儒的說法。譬如我把從前秦伯斷髮文身的一回事來質問他，他不知要如何對答？

粵伶蛇仔秋

永福記

粵伶蛇仔秋某名冠一時，南洋票界羣相傾慕，吾黨每假戲院開演說會，恆推名流公開演說；兩伶相率買座聽講，始終不倦，蓋對革命宗旨有深刻認識也；武漢舉義時，該劇同人均自願負籌演義務；吾人有此機會，尤加歡迎；乃在大演舞臺演劇籌款；劇爲遊江南一幕，蛇伶飾正德，親伶飾鳳姊，在紅氍毹上表風情，當打得火熱時，正德色迷難遏，要求幽會；正德對鳳姊賭誓曰，我是皇帝，歷來天子無戲言，汝知道嗎？鳳姊卒對曰，汝是皇帝嗎，皇帝尤更加不可相信；正德曰，這就奇了；皇帝如何不可相信；鳳姊答曰，汝看清朝的皇帝那一位不騙人害人的；即如現在的皇帝，要把商辦鐵路收歸國有；發行的公債一概不還本；糊裏糊塗，這不是皇帝們大棍騙嗎？兩伶對答針鋒相對，處處挑出滿清的惡劣罪孽，比較演說家尤加起勁；臺下人爲其提醒而興起者不知凡幾；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革命成功兩伶事跡爲不可沒矣；

白 補

●節錄仰光華僑之革命運動

仰光華僑之努力革命運動。遠在二十五年前。其時康有爲來仰。設保皇會於五十尺路。以擁護清德宗相號召。聞人李竹癡。陳春源。莊銀安。徐贊周等。深惡康等之詭賊作父。反對甚烈。洵秀力山（葦黃）來自星洲。與陳徐莊諸君結識。以民族革命之說。開導華僑。聞者多爲奮發。使康等爲之氣沮。緬甸華僑之革命運動於此樹其基。惟當時風氣未開。庸愚者流咸視革命爲大逆不道。在在有殺身滅族之慮。其能勇往直前。明目張胆。以從事於革命運動者。僅有陳春源。徐贊周。莊銀安。三人而已。旋蔡君入滇運動。任干崖土司刀安仁所辦之軍國民學校教席。病歿該處。陳春源君亦逝。幸有星洲志士林義順許子麟等來仰。寄寓新永盛號內。鄰容所著之革命先鋒。以及民報天討等刊物。分送僑仰各界。以播革命種子。於是革命空氣愈濃厚矣。戊申之秋。仰光革命同志。痛中國之積弱。恨滿虜之專橫。革命思潮。比前益漲。時革命黨人。在日本東京。發行民報。主筆政吉。爲董煥麟。汪精衛。胡漢民等。星洲有中興日報。亦極力鼓吹革命。余購閱之。一日余友陳顯瑞君來寓閒談。余曰仰光欲組織一間報館。君欲認股否。顯瑞君慨然與余各認股一千盾爲倡。陳玉着。李海國。陳清波。陳文約等。又出而招股。計得八千餘。以三千盾承買謝啓恩主辦之仰江新報。並電星洲中興報。聘請居正楊周復二君。來主筆政。報館設在百尺路。舊門牌六十二號。名爲光華日報。以開通民智。振興祖國爲宗旨。莊銀安爲經理。陳仲赫副之。何榮禮。蘇鉄石。傅春帆。陳紹平。林文曲。黃蘭士。徐贊周等。襄助撰述。復有東京留學界之黨人。前後到仰相助。胡漢民。呂天民。黃大哀等。亦來襄助報務。緬屬華僑之思想爲之一新焉。自光華報出版後。排滿之說大昌。此地華僑有反對者。有贊成者。隱隱若有鴻溝。革命同志。爲集中勢力計。秘密組織同盟會支部。於河濱街與百尺路轉角處之三樓。名曰演說社。以避忌者之耳目。後改爲覺民書報社。莊銀安。盧喜福。爲正副會長。（職員表另列）每逢星期六晚演說。胡

漢民。汪精衛與應培。主持講座。吳爲諮詢員。聽者日多。入會不絕。初僅賃屋一幢。後以會務發達。連租五幢。最令人不忘者。盧君喜福。在演說社與莊君談革命進行方略。言時熱血沸騰。衝口而出。竟至斃命。盧君粵人。生長緬甸。識英文。不識漢文。曾任德人毛勿拉打公司職務。當清光緒與那拉同死之時。致電袁世凱。請其取帝位而代之。思想奇特。有如是者。仰光自設報與同盟會後。黨人等進而實行革命。擬先從雲南起事。滇人楊君復（秋帆）係日本武備學校學生。素與千崖上司刀安仁刀安靜昂仲爲友。至是。楊君辭光華報筆政。入滇謀起事。至千崖。入承旨。不數日。染瘴氣而病。纏綿不及一月而死。緬地同志得耗。莫不爲之傷感。楊君在光華報。及雲南什誌。著作甚多。惜皆遺失。當其入滇之前。先函請呂天民來仰代職。是年冬。呂君至仰光。適溥儀繼位。載灃攝政。天民君撰聯求對。出句曰。「攝政王與。攝政王亡。建虞與亡兩攝政」。應者雖多。惜無佳構。光華報出版之第二年。天民君以領事神主四字。撰一聯。譏其爲人駐主。領事肅承熙。憤無可洩。向股東運動。將報紙停發。天民學生二君。因此辭職。光華報亦倒閉。革命同志。乃復招股辦報館。設於五十尺路。重復光華報。仍以天民覺生二君任筆政。時仰光華僑守舊派。設立商務報。張石朋爲主筆。與光華報大開筆戰。（下略）

革命運動之文件

（一） 居正陳仲赫入滇前之報告

吉甫先生升。第本擬二十九日起程赴內。因車道不便。兼以瓦城事。毫無頭緒。尹君不許第等走。所以勾留。明天定由瓦起程。昨晚三十日。承昌有一店頭。得一家信云。鎮南州。（在楚雄府距省有六天程途）已被民兵兵復。承昌已大搖動。並有起事之說。目下人心皇皇。騰越方面尙無大動靜。然喜劉道終日在花戲場。張鎮終日在酒肆。以故諸事廢弛。現今殘年已過。第等去極力經營。稍有端倪。即當電達。只不知林子欣已動身否。祈隨時打聽催促。

諺云有錢好做事。卽謂此也。前函略道參謀部辦法一事。不過舉其大要。其組織法。則復表列如左。參謀部內分

(一) 軍務課。掌理軍務機密。及重要謀略。

(二) 內務課。掌理庶務及印刷一切要件。

(三) 外務課。掌理平時與會外交涉。

(四) 經務課。掌理本部軍需。及收支運動款項。

依右表列。各司其事。而以參謀部長總其成。惟此事係秘密機關。切不可多用。一切要件章程。祈俟尹先生返後辦理可也。

報社編輯。恐尹君一人不能料理一切。祈找一妥當人。襄理一切。庶幾易辦。此後通信。祈俟弟等至干後。再歸明住址姓名。以便照寄。藉此並候

禧安

諸同志均升

弟學生仲赫頓首

己酉年正月初二日

(二) 孫總理來函四通

其一

銀安我兄同志大鑒。精衛兄歸星。得讀手示。祇悉。並收到會底半額。銀四百盾。及公費銀二百盾矣。聞貴處團體已達五百人之數。循此進步。前途不可量也。尙望時以手教報知。專此作覆。餘事由精衛函詳述。祇頌

義安

弟孫文謹啓

西歷一九〇九年正月五日

其二

銀安仁兄鑒。茲有日本人稱讓次君。去年與小室君。受于崖土司刀公之聘。爲之理各務。今由于崖來星。再由星返干。其人尚未加盟。今欲由弟處聯盟。弟思彼既在籌辦事。則當與君等相識。彼此可一氣照應。故特介紹前來。請收之入盟可也。其宗旨之解釋。可請漢民兄。或日本留學諸兄爲之皆可。此致卽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啓

西歷一九〇九年三月九日

其三

銀安仁兄大鑒。花月初六日。並押初七日兩函。已經收到。漢民兄想已到抵多日。當有一番鼓振矣。來信云。會底金不能改革。此事可與漢民詳商。通融辦理就是。振天聲初到南洋。爲保黨造謠欲破壞。故到吉隆之日。則有竟到庇寧。演後就近來貴埠。乃到芙蓉埠之後。同志大爲歡迎。其所演之戲本。亦爲見所未見。故各埠從此爭相歡迎。留演至今。尚在太平霹靂各處開臺。仍未到底寧。到底寧之後。則必出星加坡。以應振武善社延請之期。現聞西貢亦欲請往。故該班雖不到貴埠。亦可略達目的矣。願此通告。俾知吾黨同人。所在無往不利。可爲之浮一大白也。此致。卽候

大安

弟孫文謹啓

西歷一九〇九年三月八日

其四

吉甫仁兄。並列位同志公鑒。應培兄到星得悉。貴埠人心近日愈有進步。且定立自治章程。以維持團體於久遠。洵爲法良意美。深爲喜慰。弟以刻下人心機局。皆有可圖。而吾人不能乘時而起者。祇以財政難題。無從解決。故每每坐失時機。殊堪痛惜。此方暫時。既無法可設。弟不能不思圖遠舉。欲往運動於歐美之大資本家。乃以經費無着。故漢民兄來仰光。特以此奉商。今蒙以貴埠之優先捐。撥爲此用。何快如之。弟今以速行。望公等卽行收集。交

漢民兄速帶來星。以得早日起程。他日大事有成。皆公等之力也。此候

義安不一。

第孫文啓

西歷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日

(二) 胡漢民先生來函三通

其一

銀安我兄大鑒。西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手書具悉。仰光分會章程。大致妥善。其中有所改訂如左。

一、如書底號之權利。第五條(丙)項。新政府成立之日。須編定國籍。而凡有底號者。當然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二、改訂會長之權限。第二十三條。(一)項。(原文)爲對於總會本部及支部。得直接函商二字。非法律規定之語。依從來支部所核定各分會會章。爲直接受南方支部命令。所以免積極的衝突也。

三、加收會底銀爲五盾。第二十四條。(甲)項。改寄星銀二盾交支部。第二十三條。(七)項。此爲南洋各分會所同章程未改定以前之會員來書。謂難以更改。則以後新會員可依章辦理。並可將此條之加定爲依據支部章程者。宣佈於衆。

四、於開會中增列參議會與職員會爲一。而第六章。臚列各種會議漏之。故加入。

五、改訂章程寄交南洋支部認可施行。第三十五條施行後。如有修改須經會員四分之三同意。

請將以上各條加訂後。而將會章實施爲荷。專覆卽候

義安

同志諸君均此

庚戌正月十三日

胡漢民頓

其二

銀安我兄大鑒。來教已誦。由星洲今日始轉來。會事聞大有起色。慰甚。前弟所云云。但就事理推擬。初無成見。即弟在仰時亦曾爲足下言之。初不因他人之意也。弟所重者。是爲能負責任之人。所願與你言者。亦爲負責任之人。至於不肯負責任而但作旁觀者之低謀。此種言論。若出於同志之口。弟從來不欲聞矣。

來教所論壓阻二力。弟以爲終當潛消。蓋彼若以公之性質來。則自當取決於衆意。此亦如來教。所謂有反對而生進步也。

一二人無足慎事。而若以私之性質。則尤不待移時而自破也。報館一紙。弟亦略審筆跡。既爲當局之人。自宜以當面商量。取匡正維持之益。爲正當之辦法。不然則人亦可付之不議不論之列也。經費節省之議案。與何居辭職各事。足下與各同志。皆辦理得宜。會之進步將較之弟在仰光有過之無不及。此弟所最釋然者。尤願勸勵同志精進不已。爲望。弟來香港。險足下所知之目的外。尙有他種要事。暫未能返南洋。最近專書賜教。可直寄香港中國報。專此作答。即頌

大安

弟漢民頓 西一九〇九五月二十七號

覺生書來言。將入滇。弟亦勸之他行又及。

其三

銀安我兄同志大鑒。比悉仰光報事。因保妖與賊領事之故中止。而國改作。從來任社會事者。不能得無反對之風潮。但視其抗禦之力何若。苟能戰而勝之。則增一次之風潮。實增一度之進步。足下識力過人。而又將以熱誠。區區之徒斷不足以相阻。仰光之事。弟以爲適足增進吾黨之實力。以足下在仰信之。即以足下平素抱負信之也。昨得仰電。招精衛往。惟精衛已於前月杪到日本東京。欲注於所至之目的。不暇分身。當精衛在港時。弟屢勸之返南洋。

之影響否。望以告我。伊不能行。到日後。最近有書來。亦言伊萬難南行之故。仰電想無效也。報館而外仰之黨事如何。亦受保妖賊領事最近在港經營地之機關。及內地數處團體頗著微效。近來中國報得新股三千。危而復安。民報亦籌得資本又再出版。時事報則收爲吾黨機關。皆港中同志之力也。此及。卽頌
時安

(四) 精衛致各同志函二通

弟渾民 庚戌中秋後二日

其一

震川 美全 耀宗 贊周 海國 鑿政同志尊兄公鑒。弟滯留仰光。倏盈兩月。日夕與同志盤桓樂何如之。一旦分手。良用黯然。舟抵庇能。因詰同志來踪。匆匆聚談。竟不獲發書告慰。本日已抵新加坡。見 孫先生及各同志。具述仰光分運情形。皆爲之欣慰。遙行尊兄之健康。相與戮力以負國民之責任。漢民兄本擬卽來。奈近有重要事件纏身。未能東裝就道。而念仰光分會成立伊始。不可不盡力匡助。因共相酌先派一能任事之同志來。俟指定其人並勸身日期。卽當飛告。請勿懸念。弟待船卽赴東京。臨別之前一夕。與諸兄商議之件。既承慨然慨任。弟到東後。自當通知本會執事諸君。派同志陸續前來。以成立參謀機關。切望諸兄力顧大局。維持國體。以爲深根固本之計。成光復之業。無任翹企之至。手此卽頌

大安

弟精衛頓 庚戌年五月十五日

各同志祈代致意不及一一致函矣

其二

銀安喜福同志尊兄公鑒。兩月盤桓。一朝握別。良用懸念。弟本日已抵新加坡。見 孫先生及星洲各同志。具述仰

光分會情形。皆爲之欣慰不置。遙祝尊兄之健康。期相與戮力以負國民之責任也。漢民兄本擬即來。奈近有重要事件纏身。未能東裝即赴。因共商酌。擬別派一能任事之同志先來。以期慰諸同志之望。俟商定其人。即當飛告。請勿懸懸爲幸。第待船即赴東京。臨別之前一夕。與銀安兄所商之事。既承慨諾。第留心物色可以勝任之人才。陸續前來以成立參謀機關。並祈轉以此意告之。第有書致永福兄及喜福兄。祈爲轉交爲感。再者此次舟泊庇能。諸同志來迎。匆匆聚談未及纏函。以致遲發信之期。乞原諒爲幸。此上即請

大安

第精衛頓 庚戌年五月十五日

各位同志均此道候不另函

戊申葭月二十日選舉仰光同盟分會職員表

會長 莊銀安 副會長 盧喜福

庶務 陳震川 幫辦庶務 曹疾

會計 陳載春 會計何天祥（下略）

當時在仰光附近各屬組織同盟會機

關者有曾瑞開邱思道楊景藩吳景濤

林壽南曾允明李樹誠等甚努力

錄胡漢民汪精衛馮自由三君來函（以下各原函存永福處）

永福 楚楠 先生鑒星洲盤桓蒙

厚愛逾恆至以爲感別後於昨十三日正午抵西貢訪問同志得知 高野先生將於十五日動身來西貢約十八九日可到現專俟 先生到時商量始定行止也此事祈秘密蓋 先生此來專爲一重要之事而來故行止甚秘如晤諸同志祈告以 弟及子瑜兄在西貢有所籌畫尙無定期他去可也

吳世榮有信來否如胡子春可與言者祈即電不爲望餘事續述專此敬請

大安

弟精衛頓首

十四日早

弟子瑜附候不另函

永福先生足下昨寄一書並梁君瑞祥盟書想已收到茲有陳君遇省李君紹唐亦來加盟盟書俟後日彙寄因尙有人來加盟不如作一次彙寄爲便也梁君之父前曾承築鐵路於荷埠甚有信用梁君現資財十餘萬爲人沈實可倚陳君現爲揸遠銀行買辦李君亦殷商如有回信請寄至萬安堂而函內則書梁陳李及各位同志（因日內尙有人入會也）便妥此上即請

大安

弟子瑜
精衛頓首

十一月初一日

永福先生鑒 弟等抵日釐後晤梁君瑞祥別號爲此地有魄力最熱心人今夜聯盟茲將盟書寄上祈祕密收藏並祈復書梁君附寄星加坡分會章一份以便設立分會是所切盼得書即復即請

大安

弟子瑜
精衛頓首

二十八日

回書
住址

日裏
棉蘭萬安堂 梁麟甫收

永福先生鑒前書想已收閱文共七張其人之履歷如左

陳遇省 現爲揸遠銀行買辦有熱誠肯任事

李紹唐 讀書通醫爲人老成有謀

陳東和 家資數十萬現開盛合洋行老成熱心於地方上甚有信用在各商家中甚有名譽本埠

之人望也

謝芋蛋 亦殷商與陳和同

江政泉 公司頭人現爲大工頭爲人慷慨仗義有魄力得此人則公司中人不難連絡矣

蕭錦蘭 江政泉之總司理人與江同心任事

以上六人皆好人才而梁瑞祥尤爲沈實能任事此地開闢之後必日益發達總其事者當推瑞祥如
有 來書請寄梁君收書各位同志公鑒便合此次來日麗得楊伯文兄之先容及子瑜兄之鄉望故
能在此種樹至於乘涼請俟他日專上即請

義安

弟精衛頓首

十一月初四日

抱楠 永福
子麟 百川 諸同志先生大鑒日前得電匯款千八百金均已妥收來教數通亦已拜讀知中與報日
內出版甚慰黃燕南抵港後並未晤面及得張君函告乃訪之辦事者始悉彼已因清吏偵探嚴案之
故旋即返里矣潮惠局面已大有端緒布置雖委尙須候大幫械來乃可大舉今械事亦委其未解決
者惟在入口安全與否之問題大約月內亦可辦妥所惜者則以軍費不足運動爲之不靈殊屬憾事

蓋來款之數尙缺千餘元乃可大張旗鼓否則雖能舉事而乏數處重要地點之響應於軍事上實有極大關係萬不能漁視者目下諸事齊備所以未敢四路並舉者卽爲經濟問題諸念許君等辦事之棘手及軍務之吃緊卽將未收之款早日收齊電匯以濟急需實爲至要此舉關係全局至鉅伏乞注意。注意。勿勿并候

俠安

弟馮自由上

七月初九日

取福楚楠兩兄大鑒來款百元已由阮君交到所以遲遲者因阮君抵港卽病莫能與至前天始稍愈昨始會面也承囑病體莫能抽筆寄語 公等蒙威筵厚錢不勝感謝云云□□歷史之穢於吾黨各譽大有關繫故已婉辭却之請 公等再寫一信以拒絕之謂已得人可也蔭田赴叻一事今又改議因本處團體以蔭田爲人過于躁急且于貴埠極不相宜而彼適有就陳君景華之聘等事故遂勸其赴暹不作往叻之想矣 貴報開辦期迫故由本報挑選現任記者何君滌仙就貴報之聘決于本月十八日搭日本郵船鎌倉丸啓程何君前在珠江鏡及亞洲報文名甚盛本報此次自治徵文第二名及亡國恨火山報仇等戲本卽其佳作莊諧兩部無所不能亦本會員也且性情沈實絕無近日志士輕浮之習氣第初已欲薦其往貴報惟彼以家事未能遠行今以貴報需人孔亟乃慨然就聘同行有李君惠廣亦本報記者因有生意在南洋要往經理或至叻始託何君紹介未可定也各事其佳餘容後告

并候

近好

馮自由上

五月二十三日

承福兩同志義兄大鑒昨上手書想入尊覽大報聘楊□□為記者一事港地各同志全體僉謂此舉關於全黨名譽特開會提議反對并囑弟馳書公等取消此事想公等無不贊成者□□之穢史不止一端近竟偕其姦娶之妹數人同來港擬往星洲為正式之夫婦前數天又以其妹為餌騙得金山客數百金而遁往他處居住此等人物而亞斧竟濫薦之誠百思而不得其故者公等請即函却□□以維團體即使船費百金已落其手為公利計亦當逐之况未落其手乎阮君英舫已得見面惟在船染恙至今未痊未暇暢談深以為憾亞斧其帶交□□之信竟云已付百金回作船費未悉何意弟固至今未得分毫也本處團體以大報既却計伯筆政需人而康君蔭田尚無定向故決議為之引薦擬俟得款後即令其即日動程并代婉言拒絕□□惟□□數天不見蓋被騙之金山客正擬告發其事故奔避不敢出或恐其得款後即先逃往貴埠則頗費躊躇然公等為大局計一俟康君既到則請急辭之也并候

大安

香港分會書記馮自由上

四月初四日

承福諸同志大鑒許君已往會中山君數日回即大舉 乞即將餘款未收者即日收齊電匯以應急

需。重。情。急。迫。萬。勿。延。緩。切。禱。又。敝。報。代。辦。鉛。字。尚。欠。百。九。十。餘。元。并。望。早。日。匯。下。至。要。至。要。中。興。報。仍。未。出。版。盼。切。并。候。

俠安

第馮自由上

七月二十日

補述圖南日報一段故事

文字
日期
全球
革命

前段我已說過 孫先生在未識我們以前，因為閱着圖南日報宗旨相合，乃自己寫信相約訂交認識。可知那圖南日報的價值，雖不敢誇說是南洋與中國革命開山的始祖，但他確確實實居在先知先覺的地位。不過他降生的日子太早，猶如混沌初開時代的原人，除了自己父親母親之外，沒再有什麼親戚同鄉來互助他的。圖南報出世第一天，入了社會人士的眼簾，他們就緊張起來，不約而同大呼小叫，說是無父無君，謀反大逆的報紙。不要說叫他們出錢來買一份看着是無望，就是你十二分誠意的不要錢送他們一份看，請他們賞識，他們老實不客氣地隨手就撕掉。這時代的社會，這時代的南洋，羣魔一佛如何能不受萬家詬罵，如何能不慘滅！圖南報的編輯陳詩仲，看見東家辦的報紙不長進，一年的券約已滿，他就快快告退。其餘的編輯剩多少人，以生活關係；仍好好歹歹的辦下去。我不學無術的張永福，不忍坐視，亦居然也當了總編輯。來指揮其餘的記者照常維持，也就想出什麼徵文、徵

詩、送報紙、徵聯、贈革命先鋒、黃帝魂、曩卯東洋、關於革命種種的書本法子，來引誘讀者。一方面因為報館檢字工人空閒着，請他體貼以低廉工價把那鄒容的「革命先鋒」複印。當時還怕人家看見革命二字要討厭，就改換名目曰「圖存篇」，以求掩飾，攪了二個月工夫，印出二萬多份。這時當然是賣不出錢，當然是無條件地白白送給人家看看。楚楠兄同余因為革命風氣這樣慢進，着了急，深知那內地官廳，對革命事業仇視不了，斷定內地的同胞，大老爺是沒有這書本可看的。要他們認識革命道徑，要他們有革命性，當然要想方法把這革命書本輸進去，把革命思想灌入他的頭腦。除寄孔明齋書店（星加坡祇有這家書店）代售，并囑他託他寄入汕頭零賣外，黃乃裳亦帶二千本秘密輸入閩省及潮州去宣傳。林義順張來喜，適要回國，亦託他帶千餘本沿途分送，這一番工夫作完，我們又想一個比較直捷有效的方
法，就是將書捲起來粘上郵票，查出各省縉紳錄，照國內各省府、州、縣、的衙門交他在任的老爺們收閱。北京的翰林院，總理衙門等等，無不一一奉寄。不旬月，所出的圖存篇二萬卷，就送完了。（後再函託 孫先生在日本牛込區印革命先鋒三四萬本奉送）以上的工作，原想可以幫助圖南日報的發展，到底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但我們強欲自慰說，小有發展亦就可以了。因為出版的時候，閱戶不過卅份，現已有銷場由卅份升至五十餘份，你說這樣

子的生意究竟是發展抑是倒霉。圖南日報的性命，不生不死苟延殘喘了二個年頭，那流動的資本完了，僅僅存下了機器房的機器，鉛字房鉛字粒，賬房內的賬簿。自然的全鋪的店員大鬧恐慌，司理林采達避不見面，各人東奔西散，講革命的獨一喉舌就停止了呼吸。停版有二個月光景，有一個非同志的黃江生說，我們的圖南報存着印機，和字粒；不忍白白空丟；商量與人合股。他就介紹了許子麟沈聯芳陳雲秋朱子佩（朱赤寬的兄）等人，組織二萬元的股份，搬遷地方開辦新的報館。我們僅占了一萬元股子，就退位作出版監督人，那報館的各目就叫做南洋總匯日報。起始出版，我們就便宜行使職權，指揮繼續圖南報革命的工作，廢去大清年號，直叫載恬名字，揭發那滿清的鄙劣，歷數他的野心。當時因行文字上太尖銳，引動了朱子佩之不滿意，未有二個月，即開股東大會被他們發出嚴重警告，要我們不革命，倘若不聽，就要我們退職，而兼退股。向來不經侮辱的我同楚楠兄，認是鳥獸不可與同羣，因被這一激，就毅然拆回五千元股的原本，預備將來恢復我們革命的宣傳機關。這回不夠一兩個月，孫先生同胡展堂亦來星洲，覺得無宣傳的機關不能說話，答應回到香港設法籌措，這便是總匯日報被人奪去的經過，中與報已經初次下種的影子；而南洋有革命性的圖南報就此永不見日光了。

如今我把還記憶得的圖南報徵聯原句錄下：

陳詩仲
同志史
略

陳君詩仲年弱冠而膺圖南日報總編輯日著文章數千言不以自懈文深刻而新穎稱爲一時之彥讀其文未見其人者每疑爲糾糾英姿迨一晤見固儒雅溫存一文弱書生人多異之蓋亦張子房史堅如之類也後以憤於二辰丸事嘔血盈升未壯而歿

圖南日報第一次徵聯

「壯。圖。光。復。安。南。北。」 陳詩仲主稿

這出句，原意是以圖南二字爲重心。那時想不到便成了現在民國廿一年來天天鬧南北不合作的苦痛。到如今這七個字反成爲幾十年來的讖語。

童謠可應驗，這也是可以應驗的一類。

對句

「晚。報。爭。看。鬥。日。俄。」 此際日俄戰爭最烈

第二次

「燕。脂。欲。暈。桃。紅。臉。」 張永福主稿

第三次

「戰。騎。嘶。風。催。露。布。」 張永福主稿

第四次

「月。籠。輕。煙。煙。籠。月。」 張永福主稿

補

白

●按圖南日報附張名曰「黑獄紅蓮」日出一紙

星洲書報社同德書報社及其他之書報社與中國革命

本黨在南洋宣傳的機關，除固有的分部外尚有書報社的組織。民國前九年，耶教長老會閣牧師及鄭聘庭牧師因設立該教會之青年會，時人多不明青年會用意，疑與教堂相等，故裹足不敢參加。同時彼教會亦無從吸引非教會之人。故當時雖有創立青年會者，亦等于虛設而已。鄭君爲華人牧師，專司宣傳耶教任務，覺傳教之困難，乃變通辦理，改青年會爲閱書報社。附設于教堂，使一般求學無門閱報無資者，亦得着讀書閱報的機會。陳楚楠兄與鄭聘庭君相識，思欲爲互相利用之計，故爲之贊助，而完成其意志。開幕時，余得與參加，隨亦加入書報社，時亦到會演講。彼時我等爲辦黨熱心所驅使，無時無地無不留意爲黨尋宣傳之機會，如今獲此機會，又安肯放棄耶。每到會演講，必以種族觀念革命主義向羣衆講演，每演說時，聽者滿座，感極一時；而書報社社友亦日益繁庶。及孫先生南來星洲時，我等遂以是見告，先生大加嘉許，囑余等宜加力注意于此種工作，并囑余等于該社中乘機物色同志。予等因先鼓勵鄭牧師加入本黨，其後繼而來者源源不息，較其他方法導人入黨爲利便。已而鄭牧師又盡量介紹其教會中有名譽的信徒，如李鏡仁盧禮朋等多人入黨。于是吾黨中往往多爲

教會中人。至于非教徒而加入同盟會者，亦以先入星洲書報社而後入黨者不少。當時有學問的革命份子到星加坡，如展堂精衛田梓琴等，無不赴該書報社演講，取其聽衆之多而易引人入勝也。斯時演說諸人，最能令人感動者，尤莫如精衛。凡逢到他演說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擁滿。演講時，鴉鵲無聲，每至一段精彩處，掌聲如雷，足見聽者注意及其興奮。但是最難爲情的，是英人閣牧師；他設此書報社，原爲宣傳其聖道，安知吾人假之爲宣傳革命之機關，不免嘖有煩言。鄭牧師以同黨關係，乃從中解釋，始得相安無事。鄭牧師蓋亦勞苦矣。星洲書報社成績既佳，其後繼而起者有許子離所辦的公益書報社，何心田君所辦的開明書報社，皆不幾年因經費無着，而自動停歇。然皆吾黨宣傳之機關曇花一現，其收效已屬不少也。孫先生甚知書報社有裨益吾黨，及民國前三年，以黨員既多，乃劃星洲同志爲數幫（卽以方言爲一幫胡漢民所草章程附後）創立書報社。（瓊幫同文書報社至辛亥年始成立）潮幫曰同德書報社，粵幫曰開明書報社，其他各埠如吉隆坡、檳城、霹靂、蔴坡（啓智）坤甸（圖存）亦照星洲成例建組，均先後在於此時成立書報社。推其原始，則星洲書報社爲先鋒也。星洲書報社至今依然存在，惟自民國光復之後，其精神已大不如前，這是我黨所引爲憾事的。然同德書報社則歷廿餘載之風霜雨露碩果仍存。其始終如一至死不懈之精神冠於南洋

一切社團。最近各要人過叻莫不樂受一次之歡迎心同德合有足致也。

在民國紀元前十年，汕頭之閱報所，亦為華僑會杏村同志所創辦。其社友中，當時參與黃岡義舉者極多。該社雖三數年消滅，亦可見這是國內的書報社對黨効力的一班，因述書報社并記于此。

補

白

分幫之原因 (漢民君手作)

此稿現存永福處

(一) 會員已滿數百人不能開會員大會

(二) 既不能開會員大會則有如下之弊端

(甲) 會員不相聚集往往離屬同志亦不識而且不知為何人

(乙) 分會有事欲告會員無從通消息

(丙) 會員情誼不親

以此原因故有分幫之舉其辦法如下

(一) 福、潮、客、廣、各為一幫瓊附入潮聲附入廣

(二) 每幫舉代表一人如分會有事可又隨時告代表由代表告知各人

(三) 每幫滿十人舉通信一人(如四十人則舉四人)調查會員住址往來通信

(四) 每幫舉司庫一人

(五) 會員每月集會一次

(六) 會員納分會月捐五毫集會時交司庫由司庫交分會會計以省煩勞

(七) 各幫代表於他幫開會可親往旁聽談論以資聯絡而泯界限

(八) 分幫之目的在於使同志易於親熱並非橫生界限

孫先生起居注

孫先生性恬靜，平居沉默寡言，不呻吟，不吁嗟，勝不露喜，敗不言感。凡事均抱樂觀態度。喜讀書，讀書時或以手捧或披桌上，讀後仍置回原處。買新書卽外加紙裹皮，書籍分類度置，絕不紊亂。讀報先讀專電，然後順序讀下，不亂掀紙張，讀報後仍依舊疊摺，不隨手亂擲。同時若有多份報紙，讀後亦然。好買書，好地理、歷史、經濟、政治、哲學、及中國古籍。中國地圖尤純熟，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各國陸軍組織法及其狀況。海軍海艦圖等，價雖甚高，亦不吝惜一買。熟讀至略可背誦。惟不喜小說雜著，余始終未見其一觀無益之書。不嗜美術圖畫，對於故事之圖畫則偶一披閱而已。不嗜絲竹音樂，絕不聞其一歌一唱。對中西詩歌亦未嘗聞其出口朗吟，但好象棋嗜好甚深。先生行篋中除書本外，卽以象棋及棋盤爲重要之伴行物。獨是棋術不甚精，較展堂兄稍遜，較其他則見強。余則與先生可以對峙，因頻見勝負，而弈亦最頻；凡晚餐客去後，卽相約而弈，至深更乃輟，日以爲常，亦不見疲倦。一日與余弈棋，已逾夜午，驟見風雨，雨絲洒入窗戶。先生曰：我們上樓在房內繼續工作。余順其意，彼捧半局之棋盤，余攜油燈登樓，乃在林時爽謝心準二君所睡之床前設局再弈，弈未幾而謝心準君作夢譫之聲，喃喃不知所云。最後忽聞謝君作巨聲叫雙

文呀雙文數聲。我欲爲之噱笑，然未敢發也。蓋謝君近日讀西廂記，頗浸淫是書，故夢囈中呼雙文之名。既而先生曰，謝君之胃不消化，神經過弱，故成此現狀，言後一笑置之。弈至曙鷄初唱乃停息。又民國八年，余道過上海，訪先生于莫爾愛路，廳室中亦陳設象棋。先生留余與弈，越日又約與弈，至余離滬乃止。今先生逝矣，迴思前事，能不闐然，然余與於上海之弈可謂最後之一着，噫，是余之大紀念日也。

先生起居有節，晨六七時卽離床，帳褥被枕親自整理，秩序井然，絕不假手于廝役僮隸。雅善整潔，內衣服日必一換，早餐前必整衣納履。南洋雖暑熱，亦不隨俗脫去外衣，非至夜深不換着睡衣。睡衣爲日本式，睡時仍然內着小衣，不似洋學生穿日本衣，不着褻衣動卽露臠，履必加襪，非在樓房不跣足，不着拖鞋行走，舉步安詳絕無輕佻匆促之氣。

臨睡必洗澡一次，浴時頗久。

先生別無異嗜異好，不好花卉，不畜禽鵲貓狗，不嗜古玩古磁，珠寶璇玉字畫及影相器各玩品。賭具紙牌尤未見有一着手

先生坐不欹倚，雖設臥椅亦不見偃臥。談話時或行或坐，絕不見其偃臥發言。喜坐旋轉椅，晚晴園之旋轉椅，卽爲其永日之座位。他人知其所坐，恆自重不敢越俎擅坐。

先生慎飲食，餐用篋箸，不用刀叉。食頗摘味，饌喜菜蔬，稍喜魚肉，不喜辛酸苦辣香料異味。用糖以清淡，不宜太甜。煙酒及捲煙等絕不沾唇，不好餠餅食，獨嗜生菜，所最嗜者爲香蕉與菠蘿（南洋稱鳳梨）兩種，每稱世界上之香蕉，惟南洋出產之小寸蕉爲最美，而菠蘿菓亦稱南洋產者爲第一。山竹、驢龜（兩者均南洋生菓名）兩物亦常贊爲佳菓。先生有不時不食之義，無小食零碎食之習。

先生早晨未餐前，必先披讀友人遠來之信札，讀後隨手答復，信中雖無要事，亦無不答復者。餐後稍休息，又寫致各方面之書翰，每至傍午。日必繕書十數封，中西文俱見，絕不見其畏勞停頓。（先生嘗以是誠余謂朋友之信須裁覆乃不失友誼）

先生經月不見唾涎，不見吐痰，遇有稍咳以巾掩口，遇有嚏涕，亦以巾承拭，巾一日兩換爲常。進食時靜肅不聲。（絕不似中國式啜羹嚼物之作唧唧聲也）一日飯後閒談，道及外國人之善清潔，或稱歐美，或稱日本，均不能卽決。先生曰，若以清潔論，中國人亦有一部份之人其淨潔逾于其他各國，或可謂各國不能及也。時汪精衛胡展堂鄧慕韓與余均在座，甚以爲奇，百思不得其解。先生徐曰，二三子自不留心耳，我國好潔淨之人，自成一族，不啻有數萬人，汝等均所深知熟見者也。余聞之尤爲奇訝，精衛展堂兩君亦作驚疑之態。有頃，先生

乃曰，其人邇在目前，卽廣州河下之蛋家是也，蛋家一族之講求潔淨，自衣服以至寢處，無不惟淨惟潔，一塵不染，是其素性，爲外國人所不能及。彼等雖窮無立錫，而其愛潔淨之習慣并無少懈，此人所常知而你等反忽之，此亦中國人每好舍近求遠之弊。如我人能擇己之長，去己所短，發揚光大之，則中國人社會烏至于停頓而不能進化也。吾人聞之，豁然覺悟，皆爲折服。

先生性儉樸，舊鞋每須貼補，好着白帆布鞋，鞋面日必刷白堊一次。

先生平居多操廣州方言，或國語，對西語非必要時不輕出口，演說時亦然。每向人說，中文勝于西文，以其象形易于記憶，西文用串字拼音，罕用時每易誤拚。

先生勞于國事，平居非與外界接觸，幾忘年節日。對耶穌教最重之聖誕亦然。先生爲教徒，但永不見其至教堂一步。自己精于醫，不自輕用醫藥，自己有不豫時就問日醫精通神者診治。（余有一次身感風熱詢先生爲治先生笑曰余之醫術忘已久矣如何可醫汝也）

製衣服以耐用爲主，衣以布爲常；惟對裁剪工作，則甚研究。於試衣後，必細囑縫工如何加摺，如何加領，如何加袋，一一不厭其詳。其稱贊李隆昌之裁剪人，謂爲彼所知之最佳工手。凡到星加坡必到李隆昌若干次，或做新衣數襲，或更改舊衣服。李隆昌主人李凌溪後亦加

入本黨，對本黨極爲努力。

先生寫字好用西紙，不善用石硯或墨條，常用外國墨水，取其利便而色調，不需磨墨工夫，以求時間經濟也。寫書多用端楷，雖匆促中，亦不苟且，信雖甚短亦必加信封。寄書札甚審慎，凡稍秘密之信札，摺後必另以他紙張包裹，而始加封附郵。最後郵寄函信信封外後背再加夾鐵鈕然後寄附。（觀信封圖可詳）

口絕不出惡言，凡其最怒之時，諛其傭人陳和曰大泡和而已。然亦罕見。

日本某君，行篋中攜有春宮多張，時以出玩自娛爲余與鄧某等所見，乃羣入後室傳觀，頗訝其神祕，孫先生適行過室外，見麀集對畫中注意，知爲不正經勾當，越日向日人某君質問，飭其取出焚燬，余尙不知也。過數日，再詢諸日人某君，曰，被先生提去擲爐灶中焚燬矣。余問日人：先生當時作何狀況。彼曰，此爲有害青年道德，吾人何可藏此壞心術之物。余聞之竦然。

南洋有一種生果，名曰榴連，大如西瓜，外多尖刺，狀如釘球，皮分五稜，每一稜作一篋，篋裏肉四五顆，各有核，顆外裹者爲肉，色黃或白，味甜而具濃冽之香，有如牛乳油加糖之致，土人及土著甚嗜之，價亦爲生果中之最昂貴者。西國某大學教授遊環球所記錄，嘗推曰

菓中之大王，其馨價可知，蓋香味濃甜，甲于羣菓也，孫先生聞之欲嘔，故惡之特甚；菓雖置于距離數丈遠，亦不欲一聞。孫先生之四姑則獨嗜好，每購四五顆，背先生而食。間或有存餘者，先生每一聞及，卽命人持往遠處拋棄。謂其濃冽臭味沁鼻欲眩，不堪入鼻也。南洋又有番婆花曰施姑答眼，味甚濃香，先生亦甚惡之。

孫先生之異徵

民元前四年，有閩同志蘇漢中來晚晴園初晤孫先生，余亦在座。談次，蘇君忽曰，彼嘗有夢。天降奇人，其人可以拯救東方民衆之苦難；然其人有奇異之特徵，口中有痣卽其人也。言已，蘇君強孫先生啓口一視，先生與余聞之，頗笑其言之不經，彼強曰可爲朕，余再請其腐妄，旣而蘇君強先生啓口以視，先生不欲深拂其意，笑而啓示，果見先生上顎偏左有小如豆之紅痣一顆，同時各以爲奇。孫先生乃用小鏡自驗，亦屬實，蓋先不覺其口中有此異徵也。乃互作巨笑，此事以太過神話，似涉迷信，當時除余個人在場外，見者僅有蘇君。迨民國卅年八月林子超先生道過星洲，適與蘇君漢中同座，余乃相述其事，林子超兄與座中人無不驚訝稱奇道異云。

補

白

當時同志們墨書白布標語如左
胸中若無真情
淚
袖裏應藏如意
油

如意油

遊戲文章的革命劇

戊戌政變，戴滌（即光緒）被西后軟禁瀛臺；康有為跑往日本，逢人提起他們皇帝的仁聖，每汎瀾下淚；到南洋了後，凡與資本家談話亦汨落江河，如不勝其苦痛，日日如斯人恆不解其眼淚之多，滔滔者從何而來也；尋以接近日久，磨肩與談；如意油味刺鼻，乃悟其拭眼即淚，淚即靈淫之方法；其技巧不可思議；吾人偵知其事傳為趣談；至千玖百零八年西太后與戴滌同日歿故，上下震動；清庭令領事官於地方舉行國喪大典；新嘉坡商會開會，召集商董行其所謂舉哀之舉；商人認為至哀之日，凡捐有翎頂者均如期到領館團哭，誠僑中之怪現狀也；余等對此怪事相與豫議欲愚弄此中人，使其自悟；乃派青年同志陳裕義，林海生等數十人，搯荷白布旗，書推淚萬應如意油大字，遍佈商會及領事館門首梭行，作巨聲喚賣；舉凡戴翎頂之商紳，一經下車，販如意油者即走前磨集，糾纏不放，使其不獲進行一步；同時或出以調笑，或出以正言；謂其如意油之靈效及催淚之神速，為原日康梁所稱賞；各盡其滑稽之技倆，有從來所未有，又分途至各鬧市商店勸買，順便以口頭演講，是真一場好巴戲也；彼時商人雖知賣如意油為偽，任受如何譏誚雖憤亦無以可洩忿；地方政府及外國人，視此事亦等諸遊戲；是亦當時之軼事也

孫先生軼事

由乘馬談及妊孕

我們晚晴園本來養有乘騎的馬一匹，雖不是上乘，但騎來亦可以運動走走。孫先生高興的時候，他不整鞍的騎上去，馳跑得非常穩當，我很以為奇怪。他說他大哥（眉公）向來在檀香山的田莊上養有許多馬匹，故此他騎馬走遠路，自小已經十分純熟，若是加鞍騎上去，就不是精明了。有一回因為同志中的家內女人小產，我們偶然中批評起動土、沖犯、畫安胎符、種種神話，孫先生說這還可以用的。我們問說果真有效麼？孫先生說當然有效。我們很奇訝的質問道有效的原因，孫先生說不必懷疑，這些是有科學原理可以解釋的；心理學、精神學、二者，均可以造成這小產及安胎的原因，不特有此效果，譬如養有一對黑色的馬，你要牠受胎將來生出的是別種顏色小馬，這亦可以用科學原理把人工使牠感化，大凡畜牧家多能明白的，他又說，他哥哥在檀香山亦時時把所畜的馬匹改變顏色來玩耍，這可以知道凡受妊的孕婦，在精神上須有適當修養，調劑其意志，對妊孕當然有適當的保全；但究竟亦以該婦人平生是否迷信為分別，設若孕婦平素是迷信深重的，還是順她意志用符法安慰她，那當然亦有可能的效果。讀這一段可以見得到孫先生素來妙解圓融，不肯率性做事的一個

例證。

眉公

(字德彰)

孫先生的胞兄眉公，大概比先生長了七八歲。聞說他歷來在檀香山經營農業，養有一羣駿馬及耕田的牛。他在那地方置有許多田產，總理少時以及青年讀書都是他一手栽培。及總理卒業醫學得博士，要開藥房，通是他老人家拿錢出來做資本。迨後總理使史堅如宋少東炸德壽廣東將軍府將軍以及惠州三兜竹的起義，所用的一筆大款，大半還是他所出的。據總理常說，他哥哥被他所用的錢最少有幾十萬元，可見眉公的慷慨好義。華僑中對革命犧牲金錢最早最多的當無有逾于眉公者。他倆兄弟非常友愛，平時總理尊敬他的哥哥眉公，在起居飲食上，無論什麼人，都看得出他是最有倫理的家庭。民國前四年至三年，總理同四姑住在新加坡的時候，眉公亦來同住，大概有七八個月光景，然後才再回到檀香山去，眉公爲人，起居行動，甚是莊嚴，說話也非常簡捷。汪胡二君和甄吉亭黃隆生鄧慕韓胡毅生及我們等，因敬重總理，同時亦看眉公做尊長。凡他在座，總不會聽見座上發一句戲謔的言語。但是有時陪他作正經話的時候，大家又是有非常的歡洽。有時眉公感得太枯寂，就招吾們和鄧師爺黃隆生甄吉亭陪伴老人家作葉子戲，胡汪兩君是外行，當然不攬入在內，總理雖然對這把戲有些認

識，但始終不見其伸手一摸，有時帶着笑傍觀而已。總理雖知此種戲法無益，但不欲因小故而拂乃兄意志。眉公的身體比較總理高一大點，其氣魄猶如總理一樣的暢旺。有一回吾們在振武善社攪出毆打保皇黨徐勤（名君勉）的武劇，事前也約他到會場旁觀，回了後他尚嫵嫵的說這一場毆打，確是痛快，這足見他老人家嫉惡如仇的一斑。

買股票

余于營業外，常購售股票以自娛，顧所購甚複雜，盈虧疊見。幸余不以之爲正業，故雖有虧蝕亦不礙于根本。一日余購新加坡之電車公司股票千股，每股原價一金磅，余祇以半金磅購入。間嘗向先生談及，先生謂余曰，子亦有此癖乎。余曰，稍作投機生意而已耳。先生曰，汝非此道中人，遽作此道生意，終必受累。又曰，凡作股票之人，須有精密觀察及計劃，亦須有集全力作最後之預備，畢此三者，乃可與言股票之貿易，不然，徒受人愚弄及欺騙而已。余請言其詳，先生隨爲解釋其作弊之端倪，既而示余操必勝之祕訣，即以電車公司爲例，一須先查其成立原始是否巨大行賄而得專利，又此項賄款，在全股本中已耗去若干，其次購入價是否較利權爲相當，又次是否由甲獲得專利權而過渡于乙，此中輾轉甲乙獲一度之利，即公司同時耗一大部分之股本，再則甲與乙連串，而故漲高購入專利權，價款均於

開辦費開銷，此等又弊中之弊也，故（一）必先查其根本，（二）由各方面觀察（三）集全力作最後之決斷。听夕解釋至盡至詳，雖營業股票專家，莫知其底蘊者，先生一一指出，如示掌紋。余耳聆心領，豁然而悟，懷然而覺營業中具有如此深窳巨罟，苟吾人貿然而入局，靡不骨碎魂銷也。余嗣後深信其言，不敢輕易嘗試；迨光復後二年，余憶先生之言，思師其法一試，乃專留心某樹膠公司（該公司集資一百萬元）股票為孤注，余乃以十餘萬資本購四十萬元股票（時該公司股票降至不及半價）壟斷零股權為操縱，不期年獲得六七萬元之盈利，余獲此賭勝，非受先生之教，豈能如此易易。故吾每見上海及各大商場商人。均以博股票為大賭，成曰運，敗曰命，絕不以科學之計算而投機。冒昧投資，率爾蹈入至危險之境，率至敗家破產，無乃非中國式之僥倖心誤之也。先生對於百事無不講求，其他如講椰子製椰子乳油，新發明電理，及養蜂為農業之副產物，均有淇深之見解，惜篇幅太長，余不敏，不能詳述。

以上所言，可見先生學識淵博及慎思明辨之一端。間嘗以孔子論樊遲曰小人，「樊遲請學稼，子曰我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取以與孫先生之談股票相比較，覺得先生之學無不備，非獨長于政治革命，而對民生之注意有如

此。孔子雖長倫理，觀其誚樊遲問稼曰小人，昧于民生專業，又如此，兩相比較，孫先生愈于孔子遠矣。

▲張永石

舍四弟永石，生性聰穎，能讀書，善中英日三國文字，操閩南方言尤純熟。丁年投入新加坡義勇隊，習軍事操四年。同時營芝旨公司洋行業，不三年營業失敗虧累數十萬。忿而之東，再投日本某警察學校肄警察學卒業。時清廷粗知維新。官中知非設警無以保衛治安。汀漳道又以廈門爲商口市集。圖急籌備警政。適四弟抵廈乃應海防廳之聘。任警察校教授。課不數月成績優著。又被任爲廈門警察廳長。經半年。余以手足關情時通音問。有時於文字間稍示余之立場，及種族之見解。四弟亦露其旨趣，言中表示同意。蓋家庭事不敢自飾，亦不能自蔽也。會廈門禾山有進士陳綱子衍者。先期來星稍住，與余有半面交。知余有圖南日報專爲排滿而設，對清政尤多批評。陳尋回國之京謀官。以進士京堂資格，有放道臺之機會。惟須賄賂某親王數萬金乃能如願。陳需此巨款遍函南洋親友借助。當時清官陋習莫不如是，固非陳一人

所創始。而南洋伯，受此輩之欺惑次不一次，亦非創見也。圖南報以欲暴露清廷惡劣，對清官之舉動尤樂爲抨擊，對陳藉官撞騙之劣行搜羅發表。並加以評論勇往直前。顧不知投鼠忌器，而有受宵小報復之舉也。無何陳綱以貲財不繼，官運不亨。道無可道。（道臺）依然箇我落魄南旋。聽鼠技窮，痛後思痛。知爲圖南報發其短，積恨無已。謀所報復。舍四弟此時適在廈任臨時警察長與陳甚邇。陳初不知永石爲余弟也迨而訪悉。遷其所怨。簿可以對付復仇之策益決。乃藉事謁見道尹，歷道余在星洲之工作，及余之立場。以余而斥及舍弟。益以報紙爲左證，譏譏致讒。不死不已之意。道尹亦起疑竇。認四弟有間諜嫌疑。決然下捕緝令，發役拘捕。四舍弟聞風遑急。立卽逃往日本領事館躲避。匿有旬餘日。以間接手段請英國領事官介紹附英戰艦送往香港。折回星洲。與余相見之下，諛不作一語。以有所對而不敢脫諸口也。余覩之泫然下淚。余甚知吾弟爲余所累，瀕於性命之危險。然天職所驅，不死亦云僥倖。今得生還夫復何言。清末年，四弟嘔血，頻醫無效，民國元年死於越南。嗚呼舍弟鬱鬱死矣。余一思及余之立場伯仁爲我而死，每爲腸斷。特爲之誌。

民國二十二年作於上海大成公寓永福

以後的事

以上所記述，不過截至鎮南關之後而止，本書原係看了胡展堂兄的南洋與中國革命我個人的記憶，東拉西扯寫成此篇，以補充胡先生所遺漏。至以後的事，俟我稍暇再謄寫下去。但我此時須說的，當時我們革命，事之成敗，尚在未可預料之中，各人生命財產，不論在國外國內，時時皆有危險。各人能蹈險如夷，毫不畏懼的前進，其動機既不在升官，尤不在發財，亦求祖國得免瓜分，得以獨立。四萬萬同胞得以恢復自由，長享平等之福。總理所謂革命黨人當立志做大事，不可希望做大官，我們立志便是這樣。然舉世皆醉，能明瞭本黨宗旨者，當時能有幾人，能加入本黨工作的，更寥寥可數。及後本黨勢力日厚，大事可成，善觀風勢的人們，到此時亦就乘機加入本黨及辛亥年武漢起義，清社既屋，南洋的同志驟增百倍。昔之反對本黨，破懷本黨的，到此時亦稱為本黨同志了。人有先覺後覺，本黨未成功時，能為本黨工作，固屬可嘉；本黨既已成功，能加入本黨繼續奮鬥，以發揚光大前人的事業，亦自可喜。無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加入本黨，原別有懷抱，此胡君之所以說「在秘密時代大家是犧牲的，是沒有權利的。袋子裏要倒貼錢的。」現在不同了，大家認為既有錢拿，又有權利可圖，所以以前是很能夠精神團結，現在就會鬧糾紛。但鬧糾紛的人，豈是以

前的同志麼？以前的同志，犧牲者既已犧牲去了，存者亦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功成身退。爲黨既非爲權利，今有權利又何必與人爭奪呢？與人爭權利的，又何嘗是當時出生入死破家蕩產的同志呢？此等處胡君正宜分別而言，而是我人本恥於出諸口的。以後的事，我實亦不忍寫去了。雖然，本黨革命果已成功麼？現在本黨革命的精神還能存存在？總理在星洲和我們組織同盟會時，說：「我這同盟會的組織，是希望發展得很大很大的，我們的責任，當然是犧牲，但是犧牲到什麼程度，我們總不能預說，設使犧牲到剩二個人存在，亦算是同盟會存在的一日。」當時同盟會的人總理已死我們而逝，在未死的我們，如認本黨革命尙未成功，本黨革命精神經已銷失，則我們應該怎樣努力，以完成我們原來革命的職志，而慰總理在天之靈呢？革命的同志再團結起來吧！

黃乃裳君傳（附手書）

張永福

黃君徽臣字乃裳別署慕華，福州閩清縣舉人。民國前二十年以乃培林文慶君介紹，應新加坡古友軒所創辦星報之聘，任星報總編輯席。迨戊戌後，以華僑無大墾殖企圖，知波羅洲沙撈越（英保護地）有千萬頃之原野未經開闢，乃由文慶君助貲向沙撈越政府批出山林數萬英畝

，營種殖業。由閩省內地招徠工人數千，作大規模農作。命名曰新福州，大刀闊斧，驅禽蛇闢山林，如盤古氏之創造新天地。導水治木，與野人同其生活。蓋泰伯文身入吳不是過也。不三年地方大治，而所營之農產品亦暫以收穫。幾如稚形之商埠矣。惟是乃裳君爲耶教中人，對煙（鴉片）酒兩毒品生性忌惡。南洋常例，凡港主（凡領巨大種植區之主人曰港主）領照開闢港門（大區）者，有包賣煙酒賭及其他數種大權利。乃裳君雖取得此利權，終以販鴉片爲有傷道德，且而有越教規，決然放棄不肯售賣。其港門之工人因受乃裳君所陶冶，人均自負爲新福州之新人物，均戒不抽煙，與濁酒，該港全年幾不向政府承購鴉片，以不售故不之購也。沙政府檢查所屬黑籍，各港門承購洋煙者源源，獨是新福州一港，不承銷鴉片，對國課餉帑認爲極大損失，赫然警告，着其照例交易。至再至三乃裳君絕不爲所動，因而與沙王（沙撈越原由英荷商人所佔，有歸英國家保護彼自稱曰勝惹或稱曰王地方自行其制度不受英憲法所制裁）齟齬。最後沙王以黃君過拂其意，即飭其離埠，而新福州之大好田莊由他人管理。功敗垂成，黃君因而鬱鬱回星。虧蝕逾十萬餘金，其爲宗教道德強不售毒品之犧牲，黃君可謂傑者矣。回星後，以余前與有文字交日相過訪。楚南兄亦同時與相善。此時適圖南日報出版已有日，而不大銷流，乃與黃作文字上之切磋，心同志合，談至亡國之淒涼有如黑奴簫天。談至國仇之久戴拔劍起舞。老少亡形（乃裳君六十歲余三十歲楚南十八歲義順二十歲年齒不詳也）情性所感，白

髮髻齡同一致也。無何乃裳君患痰喘疾需醫，有故鄉之行。余是時所復印之圖存編（即鄭容之革命先鋒名）已出版，黃君獨買其勇願攜帶若干冊入國內宣傳。余與楚南兄深踐其志，乃贖以千金，

函圖存編五千卷，及其他新出版物百冊，臨舟送別。黃君自是先到潮州與許雪秋林受之兩兄認識，送以圖存編引以革命宗旨。又因許而聯及黃岡諸友，於是漫及潮中報界學界，如會杏村許唯心等人。革命宗旨全潮幾為佈滿，黃岡起義君為之先河，啓導之功至大至宏信不可沒也，乃裳君在潮活動後，乃回閩養疴。家住省垣，閩中聞人如薩鎮冰黃培松均為同寅，紳衿則多故交，青年多門下士，故隨時隨地皆可自由散播革命種籽。將所攜之圖存編各密贈至畧，閩中有志之士相借傳觀，或手持一書以熟誦，瀰漫全閩人心一變，（民國十三年余與天堦兄別談彼謂彼之革命思想由讀圖存編而發）迨粵中三月廿九之役，當發動之先，黃君慫恿其最信任之青年多人入粵。至黃花岡失事，閩人死義者佔至二十位，其中為黃君之門弟子在半數。黃君雖身不躬豫，其遙中聲應東其愛徒為主義而犧牲，厥功之偉，可謂不在烈士之下矣。俄而辛亥七月黃君以閩事已可發動，乃電新加坡向余商款。光復之機會千古難逢，當得張順善陳武烈陳嘉庚殷雪村陳先進各同志，又福建會館同贊助，組織福建保安會，不終日籌得巨款立即電匯閩垣，由黃君一手支配（光復之前匯黃君，光復後匯孫道仁，共由保安會匯叻銀約二十餘萬金）不數天閩省光復，孫

道仁彭壽松許崇智執政，黃君任交通長，此時南京尙未定都，閩中又起北伐軍，協勦北伐而至統一，黃君始終其事。以六十老翁，創革命之萌芽，自萌芽而至穫菓，其冒不諱者經過九年，繼續工作不遺餘力不以老而自餒，不以窮而自衰，卒而壽享耆耄，暮年目見河山復漢，青天白日之旗揚於太空中。有志竟成，非僥幸也。民國十三年卒於故鄉，今已八載矣。吾黨中人對此事多不知其原委，爰爲詳述如右，吾深望閩人操閩政，饗民國之祿者，飲水思源繡絲鑄像日爲黃君紀念，是所厚祝（按伍聯德醫官即黃君次壻）民國二十二年寓滬二十夜燈下作

●以下錄黃乃裳君來函（原函存永福處）

子麟 永福 楚南三兄大人閣下中興已否開辦 來示尙未言明主筆是否聘廣東人并乞 示其名字閩中

文人肯就者文墨雖足多而青年未經外遊限於見識 弟不敢聘所欲聘之人非百二十金不行鄭仲勁黃海基二君日前來書謂可舍滬中繙譯及公學堂教員之席爲南遊之舉然月東兩人非百四十元亦不能行經作緘請鄭與 諸君通信直接矣 弟因叻事須暫住鄉離城百七十里郵傳略有不便如欲聘鄭黃乞走信上海中國公學鄭某收或由新關林子超轉亦無不可兩人俱須先得旅費而後能行也前擬七日報斯時不必急辦而中興之內容亦宜倣照從前福建日報辦法以和平爲主不可過爲激烈最好請邱君菽園月作論說數篇幸勿選抄他人之物如總匯叻檳諸報致

啓人非議公武是否寓晚晴或作他遊便乞 示悉叻有風潮否陳華由閩派赴瓜雖爲視學員何如該地學界近如何三寶壠此時陳易諸教員均相安無事否入打威由滬上所聘三人是否同志便乞 詳告餘容後敘此叩

籌安

(按公武即孫先生)

第慕華頓

二月十一夕作

承福
楚南

仁兄大人閣下初十日來省捧誦 手諭知陸某之逢迎上官殊爲可惡但其事已於去臘初十在

商會面告陳閣學與徐季鈞矣新正已得二人通信頗爲詳細惟不言所報在何省如果在粵東與江南則亦無妨若在閩省自有關係近日託人探查難偵其祕密然弟亦略防檢不肯附會也叻中倘得陸某實係報閩消息即祈 函示知舍下內地所在皆有偵查想不久當南遊以謀枝借也林君爲偵據小兒由直甲來書謂已辭館擬與該處總理林文燦同赴上海及東京想已過星洲但不悉前言欲學某技(4)已獲 令友傳授否 公武(1)聞已離東適叻此著甚爲失□明報(2)內地不通省中前派數十冊今已無一可見之汕頭三電武催弟赴潮想均係欲圖速舉經復電請其來商斯時非有十三分把握不可開張處實等如兒戲不能從之 兄以爲然否中與報事另肅此復即請

邇安

第慕華頓(3)二月十一夕作(1)即孫先生(2)即民報(3)

卽福州黃乃裳勳臣(4)卽製造炸彈術

楚南

同志大人閣下時功璧兄到壠感稱 二君款接殷勤爲吾道中極點之熱腸人惜南洋同心者少不能結一大團也爲祖國建立事業而徒於百萬醉夢之中作疾聲大呼冀將來或可以成大志也 裳謂既有百萬醉夢之人在吾之前後左右而疾聲大呼之功正大不容稍已還以期此百萬之中漸有其蘇醒者而轉相疾呼他日或可全體醒來也倘無一二大聲疾呼之人則并此百萬同胞終於沉迷不悟矣功璧曰事雖如此吾甚憐其二人操心太苦也 裳謂正以操心之苦始見其品之高詣之粹瑪志尼加富爾里加波的之事業其始附和者其誰乎而意大利之自立居然以成功璧曰吾甚願陳張二君亦猶之瑪利尼諸人也裳曰然此十二夜話也嗣詢張繼某日行中山某日行及其在叻八日與中山談論諸節并探邇來兩湖江浙上海等處之同明會頗爲與感心爲之大慰功璧宗旨與文慶同謂當從教育下手五年後纔可舉事裳在激急派中以爲時日大賒不如一二年內卽行辦事此與中山意合未知月來 二兄與中山相處頗久且與聞功璧之言究以爲如何也瓜亞全境於民族主義尙待作破天荒工夫 裳抵巴晤陳金山李與廉井周汶晤白壽山鄭友義山保隴晤諸學董大抵於民族主義尙屬茫然而復仇革命更不待問矣日來與之盤桓全似國初永歷隆武及靖南之耿精忠平南之尙之信三四十年的擾亂誅鋤并康乾之海禁躓躓其祖宗親屬

者言使之生懷恨之心而後漸進以民族復仇諸主義或且可以入耳亦大可教也惟近日又得劉士驥稟派一爪亞學務總監督汪鳳翔（汪粵西人）九月可到之消息。業經走緘巴城及井里汶等處阻之已屬不及據云此係劉在爪亞時各學堂請其稟派者殊爲可惜而業在爪亞時日又無多功壁僅能操官音不懂別話不克與爪產之華人往來僅於學生中作些功夫恐亦無濟於事所望山保隴尙請有日本之留學生四人未至想均吾同志者或與功壁俱爲其工則幸甚矣。業俟該四人來後略爲安頓當卽回唐竹癡是否與中山同往安南許雪秋處因陳逸軒附豐美船來叻被禁在旂漳山曾作一緘致許仍寄回謂恆泰略記經年已倒閉無從送交恐此係郵局附會茲再寄附祈爲轉之并查陳逸軒何時釋歸住在何處略記有無倒閉 復示爲禱此叩

俠健

弟慕華頓

八月十五日

永福楚南同志大人閣下本日得 手教知劉鮑功業表發登於十五日叻報中甚慰甚慰寄稿時曾囑

多印爲分發爪哇學界及內地報界以表暴其罪諒小壻定能照辦惟報界渠不熟悉須仗我 哥爲之用神最好能將總匯報及商報凡有詆毀爪哇及叻坡諸人之件彙割郵寄香江及日本同志諸報請其另加評語以揭其奸而鋤其南洋之壁壘是亦他予人以攻擊之機會我當趁此出力一陣使之拖槍而遁也檳城彼黨勢力頗猖 弟日來全用冷箭入其窟穴而犁掃之頗有功效惟廣東

所晤對計旬日所見不出廿人無從揚用我武然粵人在檳魄力不大閩人如能歸順彼輩自無所用其術耳竹癡抵吉隆不知如何渠與弟約來檳一談候之數天未見消息公武如早到叻千萬爲我挽留俟月底弟必出叻請教女學校事檳城捐數諒頗可觀或且可達萬外連日運動次序現雖未下筆爲專俟胡子春來也昨經林花鑽林克全生漢宗溫文旦四人布告於檳城報檢閱十九日報張閱之可也福建報館事當待女學校捐有成數再行作爲在檳皆謂星洲日報已成局是處亦有報股者如果若此當好爲之勿令敵人笑我拙也此次聘請主筆當慎之又慎不可附會至囑至囑手此奉復即訊

進步

弟慕華頓

六月二十日由檳城來函

補錄

關於潮州黃岡舉義事公函

一

啓者接馮君之信云駕到香速僕一晤因斯日之船洋務員查客故請思唐先期至香僕於廿九午後四時到港則先生已于午前十一點赴星洲萬種衷懷恨莫能訴及聞李君思唐云先生寄語兩禮拜重來香港囑僕等跽香候駕以故僕等刻仍住香以俟今值鴻便敢將饒平之事敬爲詳陳焉初是衆議調齊各處於三月同日舉事使官兵不暇兼顧以備我軍易於從事詎料元月祕機洩洩官查頗急又值饒平

預備已妥遂議乘此機洩之時而官場尚在疑似之間擬不若神速舉事觀其不備先取潮城兼佔汕頭以固邊防然後從事於各縣遂詢於衆衆均認可故派張烜郭公接兩君往饒後加李思唐向大昌兩君副之擬約此處之兵赴潮襲潮城方姓兩君則急往黃崗埠調兵往占汕頭瑞麟良牧兩君則同僕帶三百人埋伏城邊六十人預伏城內以爲破門內應是日則爲元月初七日也是夕兩點候至黎明饒衆不至故僕等不得不暫散回頃查饒兵爽約之故查悉向李兩君到饒已睡是事公事不之商及初六傳令云初七四時齊兵饒之頭目正音不熟誤聽爲十點在該頭目雖錯誤之罪而向君等亦難免有不以午後詳示之愆至初七早詔安兵一千餘名聚於浮山墟至午十二點不見向君等即散去大半漳浦雲霄兩處兵有數百至浮山左近見詔安兵散不知其故亦從之而散彭溪鄉八百兵至入仙山候至四點方見李君等四位郭君見人數僅存八九百名膽怯爲少卽命散去斯時散者三百餘人方憶浮山有兵駐搭隨即趕至浮山誰料浮山本處之兵千餘名詔安散存之兵數百兵自晨候至黃昏不見李君等到浮調度亦散去一半僅存人四五百名而已斯時彭浮之兵在入仙山跟李君四位來浮山者有數百人兼以浮山所存之衆合有千餘人若此攻潮儘有餘力無料張郭李向四君膽驚心怯不敢舉事李君卽擬私逃不通知同人卽先逸去郭張向三君見李先逃亦從而偕遁郭君尙勸李君等將散存之兵先奪饒平以作根據而謀再集而李君不聽決於逃遁而所存之兵緊隨其後請問所向李君見勢不美恐難

私逃卽將國票詐云銀票分發衆人回去僕派去之頭目薛君見他等如此倉皇故不得不保其出饒此饒事之實是情形也所可惜者饒事失誤僕調方君兩位駐黃崗之兵一經饒事解散各兵目被黃乃裳之門生陳芸生等乘機謠惑芸生卽前在星洲 謁先生之兩潮人兵不敢集候至天明饒兵不至亦爲散去噫嘻調度若是週密而竟被誤若如苟張鄂向李四君肯實心任事肯先分兩人駐於浮山則事亦免致此一旦被誤遂爾冰消可勝嘆也僕生也晚閱世淺而且識疏故前曾面懇派人相助在李君等見面不久竊謂他等來東京必是經練老成故敢以重任託之誰知反被其誤用人不當僕之罪也前所列之單共有數處今僅饒地一處便調有人數千前單所列饒地不過數百今得此效果庶以明僕之前言非謬刻下饒事若此刻決要辦別處共有三路信不敢詳而饒平之事仍要續辦已派林君國英駐饒運動一面派張鄂兩君往嘉應州調人良牧則往嘉應運動才進刻未有消息僕等見暫住香港與馮任兩君妥商一切也惟是刻聞黃君乃裳要來香港與馮君領辦潮事力薦其門生陳芸生蕭竹猗以辦潮事目下馮君意在兩可僕等深知陳等僅有揭陽之錢家寨一處並黃崗埠兩處不過有人千餘而已僕則仍存海陸漳浦雲宵河婆湯坑惠來漳州石馬海澄數處俱未調動今定續辦此數處之中擇出三路以圖再舉此遭定謀妥善庶不負先生所委也僕可慮者恐黃陳等難靠他若舉事定於俺宗旨有碍刻潮中官場其見疑於僕者一因下等社會被執兩名供出者有之一因陳芸生私遞一函與潮鎮道及饒平之事是僕爲首

故以潮中道臺派委查僕事件幸該委係僕熟交故不致有失陳芸生之惡於此可見一斑刻下將前鏡秋兄所送與他之先生照片作爲口實藉先生之名以騙潮人此輩誠有碍於大局不淺此間情形如此肅此報告并候

大安

東山先生電鑒（永按東山即中山）

僕等許雪秋
方笑龍 同頌

再者何天翰君經僕請他數次并未見面後聞饒事他竟不敢在家已即前往省城鍾奇亦是如此真可笑也後來之兩李君僕見此人年太稚不會留用他已回興寧溫梁兩君在元月初六日到僕處即於初九日往省亦不敢住汕因聞饒事之故

補錄 關於潮州黃岡舉義事公函

二

承福楚補諸君鑒敬啓者茲是早接來佳札諸情詳悉各事如命行事決不負諸君之苦心弟前日由叻

子麟義順
回時所匯之款及弟抵香時經被司事者分發經余丑被捉及各黃岡人往叻之用無存此次之項弟知固以供軍事望諸君竭力將所存之項妥爲調來以應接濟之需弟已先辦近豐順一處餘三處亦定必開辦專候器具而已而東山（即中山）先生注意海陸二處經已函弟到口面商一切弟

定在明日與萱野君同往往返約六七天之度交貸清楚即刻回來調辦但銀項亦甚短小辦四處甚難祈諸君注意爲幸至該陸豐人到香港後聞香有查拿之事他經於數天前渡叻矣弟所用之人佛童先生有識之者至於來信所切囑者弟謹記勿忘諸君免介餘事後伸此請

大安

弟許雪頓

七月初八日

補錄 關於惠州汕尾舉義事公函

三

楚楠
永程

二君鑒啓者茲前所付二信諸事列明諒經收妥矣今天又承自由兄接東山先生來信指定海陸二處必要開辦云弟所約二處已酌委候日開張茲承馮君自由口信云接到叻來項千八百元後交項可再匯不知何故弟在叻時交貸四千元開辦二處現該款誠不足然雖不足亦必開辦弟已交貸約定先開辦一處餘三處俟項到即日起事祈二君與諸同志速爲調項付來以應急用勿致有誤公事爲幸弟之家眷多數天付李子偉君帶來叻弟一人偕諸同志努力向前萬不退志如李君偕儼眷到時祈爲照料爲盼另儼眷定住叻家母舅處此請

大安

弟雪頓

七月初四日

錄補 關於惠潮舉義公函

四

受之鏡秋禾稻 楚楠子麟義順 諸君全鑒敬啓者嘗讀論語云曾子曰自三省惟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此一人對一人猶恐有失忠信武侯未出茅蘆之前劉先主雖三顧均可不納既出之後則鞠躬盡瘁凡事無不力爲蓋身已許人不敢反覆自損名義於後世也今方君瑞麟才識兼優忠義自負於去年底應許東山先生返國來幫潮事既到 弟甚喜慰待以上賓居處特別辦事則全權相託財政亦歸其一手有以教 弟無不言聽計從以致辦事諸同志咸言他專制各懷散志 弟再三兩相勸戒使各相安忘小怨以望成大事方使各得有始有卒不意 弟於前月中旬與日人萱君同往東山先生處共議各屬辦法回港之後萱君先自回日本籌備軍器約定電到即專託方君帶同海陸熟悉水路二人馳往同船押載俟到之時可指路徑以便起水不料方君先經應允繼又推諉後復詐病吐血力却此任忽聞於本月初三日早往叻坡矣方今公事開辦在即正乏人材他又私行不知他是何居心或不願東行亦有別任相託或因多人攻其不是 弟亦未一言相犯或因他父母妻子回家遂懷退志須知忠孝不能兩全或因現今財政缺乏無如前之任其揮霍耶奈何棄我 弟甚愛其才辦事得力今已去矣殊深痛惜如他到時祈諸君鼎力相勸力邀回港以助 弟一臂之力是所切禱餘事後申專此即請大安 許雪漱 八月初四日

另者叻款即速匯來以應急務在四禮拜內貨到即開辦此信秘密切勿

另者劉任臣寄信來港擾散人心如此所爲第恐於大局有碍特將他原函寄上以便查閱此乃襄南君面交第者

諸公同鑒敬啓者本七月初九日接據馮君自由報稱蒙匯來壹千八百元之款既到並轉交賜下手書囑此款專爲軍用別項不得濫化等因殊深感佩同日并接東山先生來電希第親往面商要公當即初十日同一日人經赴先生處所商妥一切順將星洲情形及捐款名單呈交先生查鑒迨本月廿三日回香欲即舉辦既憂款缺又據自由聲稱蒙匯來一千八百元之款着支壹千元爲余丑兄訟事之用云云伏思第在星時先匯六百元回香及第到日分文無存今僅千八百元又除壹千爲余丑訟費所有內地頭目來往商事辦事諸人正供用費且當舉辦在即軍用正繁財政如此缺乏何能舉動若內地頭目以應承俾買丸藥之款久無給給萬一因此散心致難收拾豈不可惜諸公熱心民族伏祈力救祖國懇速設法籌款匯應急外并請一面飛函自由余丑訟費另籌別款切勿將軍用要需以抵訟費阻碍既成之功俾義旗早舉民國速成同胞幸甚漢族幸甚除交自由另函轉報外端此再行佈達敬請

均安

第許雪秋頓

張永福
許子麟

陳楚楠
林義順 諸君公鑒

錄

關於鎮南關軍事

內河

張魚池同志報告書

原稿仍有

永福同志義兄頃接復教知各處同志聞南關之捷均歡動鼓舞可知人心莫不思漢矣現我軍經已退守故再爲

閣下詳細言之俾同志悉其顛末也計得南關三礮台足守了七晝夜因軍子碼等到文淵而法關員不准出關此文淵關口與南關對面交界只爭數里耳該關員說要在河內法督處有文憑方許過他是守土之官以免上台執責之話他說來亦是道理即趕反河內法督處運動及運動准了而龍州三千救兵已到圍繞南關礮台而我之子碼等在文淵見重重圍住遂不敢運出去我軍在炮台上見子碼不接續而大炮只可攻遠不能攻近故覺心怯遂將各炮台所有浮動之件乘夜由土司官退走并無損傷一人蓋土司官預爲招應也清軍見半夜無動靜發人打探方知我軍退了數時矣是以清官電奏清廷彼此數千人攻打了七日夜方復南關其功勞如此誇張故能邀重賞實我軍不過壹百餘人得了炮台守了七晝夜共計只斃二人而清軍死者七八十人內有營官一人哨官三人另傷者壹百二三十人之多而法官均極贊賞是以我軍退而文淵諒山各號法官發火車票

着我軍各人返落河內誠恐匿藏在邊界被清兵搜捕故陸續落來河內者有七八十人而西皇家出飯米本會租屋而已據法官言住在河內俟搜捕靜的然後可出去之語云云此次南關退守聞者惜之而旁觀者不知內有許多難事偏責辦事者不早備子碼之件夫鎗碼一件若早買備則無處可藏必要克有地方乃能運用多往不料該法關員不准過復繞回河內運動是以遲了一日若早一日運動到文淵尚可以出運到炮台也刻下南關龍州異常重兵固守而我軍尚有一支在南寧上思州左右一支伏在欽廉太平山又一支伏在雲南廣西交界一支散在海灣左右今有西人在諒山與廣西連城交界之處開耕經與他斟允所退出之軍招入他田廠內閒時幫他耕種見機即舉所有軍械均藏在他處該西人極喜歡現有百十人在他處待陸續招往故近來要四處籌款爲多辦鎗碼之用若炮碼預足無所拮据定一鼓可成耳祈勸各同志踴躍捐輸可也至我軍屯藏於西人田廠實爲秘密之事惟

閣下等機密之人知之乃可切勿不通傳於外爲大一至要矣廣東西江揖捕權及蘇路借款清政府依舊堅執毫無轉機而袁世凱復抗言有出頭爭拒者即拿治之之語故粵人蘇浙人民甚憤激將有變動之勢粵督張氏恐變亂故以好言慰撫情願乞休議者皆怨袁世凱堅執不從民請而第獨謂袁氏有意暗助吾黨故欲激憤民心而怨清政府也豈不是暗助吾黨乎蓋袁氏爲直督權勢如此之

大今招入軍樞不似盡削之故袁氏懷恨在心凡事欲借意激憤民心使其變動以洩其恨此老實爲有心人是否質諸

高明者審定之內地人民冥頑不醒動罵吾黨時常作反擾亂生民如此太平安樂不遵守之反而擾壞之之話實聽之屢屢受盡此等人之責罵矣今幸有西江捕權蘇浙路事處處呼救時時開會莫不誓死而爭而內地之人方有憤激之心今但非不責罵吾黨而反有多數催促吾黨舉事矣豈非時勢使然而革命之澎漲往者一年愈一年今則一時漲一時有一瀉千萬里之勢雖移泰山不能堵擋之也梁蘭泉前兩禮拜由星回來然不敢日出初回時猶攬有大東家欲直入廣西起事未知果否今當在運動未舉然他無路可企雖欲不舉動不得耳因他不敢出門而手中無貲不能靜伏固守斯所謂逼虎跳牆不得不如此矣倉卒中握管諸多潦草實屬不敬統惟知者諒之便可暨

楚南陳君及

列同志均好

張奐池詳上 丁十二月初六夜一點鐘草

跋

張叔耐

華路藍縷的革命，崛起于南洋。當時締造之艱難，經營之慘淡，總理與諸老同志奮鬥之熱烈，保皇派與社會腐舊頭腦阻力之偉大，均係民國史中不可多得之好資料。余來南洋也晚，不及目覩當時之感。然與 永福宗文相從日久，平居酒酣耳熱，縱談往事，鬚眉戟張，志氣滂渤，百世而下聞者猶興起焉。是書所述，亦此志也。書既脫稿，猥荷不棄，囑令校讀一過。竊謂此種記實之書，原所以備國史之採取。但期切合事蹟，不妨傾倒見聞。與令後世慨歎于闕文，毋寧今日失之于繁瑣。卽如 孫先生徙居注二篇，雖飲食服用之微，亦不厭求詳，迨亦深合于論語鄉黨一篇之義。蓋凡起居瑣屑，暗室居漏，最足以表現人格，使後之覽者如見其爲人。近來所出關於總理諸書，從未有人見及于此者，校讀至此，于原文所有之事，不敢稍加刪削，以存實錄。至其他大事，更不敢妄參末議，惟于字句末節咬嚼一二而已。深喜如此重要之篇幅，耐附名校讀之列，不可謂非厚幸。謹識數語歸趙，仍將待出版後快讀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六號松江張叔耐謹拔于星洲新國民日報編輯室

像孃寶

陳母先



念紀
生我的父母

張永福

廿一年冬奔喪書示

華丹五弟

陟屺思亡母

神遊千里外

登高望白雲

何處賦招魂

永福

南洋與中國革命

胡漢民述
張振之記

- 一 初到南洋發動革命和籌款的情形
- 二 購運軍火的失敗
- 三 防城之役
- 四 越南開之役
- 五 孫先生的被迫離安南
- 六 欽廉上思之役
- 七 河口之役
- 八 我的暫居安南與出走的情形
- 九 南洋華僑之習慣思想與初期的保皇黨之活動
- 十 南洋資本家的不革命
- 十一 南洋華僑熱心革命份子
- 十二 南洋黨務之現狀

一 初到南洋發動革命和籌款的情形

我們從革命史來觀察，南洋確是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南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革命的根據地。

孫先生在早年到歐洲到日本的時候，總是經過南洋，南洋是孫先生的足跡所遍的最熟悉的地方。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孫先生在南洋方面預先認識的同志有陸秋傑陸秋露陳楚南張永福等，以前先生幾次經過南洋的詳情我無從曉得了。

同盟會成立之後第二年，正是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萍鄉醴陵的舉義失敗，這件事也是同盟會成立以後會員同到內地直接間接造成成功的。軍事上固然失敗了，而民氣的激揚已不可復抑。先生認為時機不可失，應派同志到各地分頭發動。於是派克強進廣西，克強和精衛一路走。克強精衛走了幾天，先生也要動身離開東京，我就和先生一路走了。

先生所以要急於離開東京是有原因的；第一呢，因為萍鄉醴陵之事發動之後需要有繼續不斷的實際行動，使清廷疲于奔命；第二呢，因為滿清政府的注目先生，威脅先生不得留在東京。先生所以離開東京，就是一方面要發動實際革命運動，一方面也可以避滿清的耳目。可是先生要走的時候，一時經費無着，正好有一位鈴木先生仗義疏財，他是一個造

船發財的人，宮崎和他非常熟識，宮崎就運動鈴木幫助了一萬塊錢。先生在一萬元中間拿出了二千元交給民報社作為出版費用，還有八千元統統作為同志的路費。當初我們只曉得先生要離開日本，而不曉得先生離開日本以後究竟是到什麼地方。我們祇有跟着先生走就是了。

先生坐的是日本船，就是要到南洋的。我記得是先到香港再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到西貢，轉到海防。這是我第一次到南洋。在新加坡的時候和張永福陳楚南林瓊會面，都是一見如故。當晚有幾個人來會我們，南洋也有報紙，就是由這幾位主持的，已經辦得有相當的時間了。不過他們所辦的報紙沒有什麼宗旨，祇有空口說白話講講維新，本錢也辦得虧光了。此回見面，就是想把這個報紙重新確定方向，標定革命宗旨，報紙名字就改為中興報。我當晚就替他們作一篇發刊詞。後來中興報就成為本黨在南洋的重要宣傳機關。我們為這些事耽擱了二三天，又轉船到安南去了。

我們到了西貢，就約王和順等會面。有一位曾易明同志在法界銀行裏當買辦，我們也相識了。他後能明白大義，很能幫助革命，前後助的錢不少。所以我們從前沒有提出打倒買辦階級的口號。後來正是做買辦的人却是一天天變了，一天天走上革命的道路上。說到這裏，同時我可以把教會和革命的關係運帶說一說。從前教會本來也是革命的，一般的牧師教師對於先生的革命事業非常熱誠幫助，先生在街上走的時候，總是有許多牧師教師一同走，牧師教師就是不幫助先生革命也祇少是同情於革命，如當時王亮先生的父親王首初和馮鳳耀陽子輩等都是很熱心革命的份子。先生革命事業的發動，當初和教會有多少關係，教會裏面的書櫃，祇有不能公然出售的書籍，先生早年都有隨便閱讀這種書的機會。一直我們到南洋發動革命運動的時候，教會的態度漸漸變了，他們覺得我們革命黨是可怕，好像不敢和我們接近的樣子，也許他們要誤會我們革命黨要變成義和團一樣的排外，這是教會裏自己的疑神疑鬼。總之，教會對於革命黨的方針的改變和一般牧師教師的趨向的改變，我們到了南洋以後就很顯然的看出了。

我們再從西貢到防，由海防進河內，有甄吉亭黃龍生楊壽彭來招待，我們租房子的時候統統改換姓名，先生和我都改了姓陳，我改名爲陳同，房子是在有名的甘必大街。開始就和在安南方面的同志接洽，在安南東京地方發動革命運動。凡是發動革命總是要籌劃經費的，總理到了以後馬上就在華僑方面籌款。他叫我發兩個電報，一個電報發給會錫周，一個電報發給張靜江。總理並且說這兩個電報發出一定有款來的，我就問總理道：

「這位張靜江是什麼人？我沒有聽見先生說起過他的名字。」

總理答道：

「他是一個很奇怪豪爽的一個人，我有一回到歐洲去，在船上碰到了他，我們插候了一下，他就問我：「你是主張革命的孫某嗎？」我說：「我是孫某，」他聽了很高興，就很爽直的說：「你是主張革命的，我也是很贊成革命的，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在法或做生意，賺了幾萬塊錢，你發動革命的時候，我目前可以拿五萬元來幫助你，打電報的時候依着A B C D E的次序，A字要一萬元，B字二萬元，E字要五萬元，這就算是你打電報給我非錢和要多少錢的密碼呢！」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信實人，不會說謊的，所以我就試試這個密碼靈不靈了！」

我依照先生的話打了一個A字去，這個A字的號碼靈驗得很，果然有一萬元好像憑空一標匯過來了。後來用費不夠，先生就說：「他是一個很豪爽的人，我們就打一個E字吧。」打了E字之後，果然連五萬元都匯來了。事後，先生叫我寫一封長信給靜江，告明兩廣邊地情形及此回發動之經過與今後之計劃，靜江也沒有直接寫回信給我們，他託一個朋友順便告訴我們說：

「我並不需要你們寫長信，難道我是接到了你們的長信才相信你們嗎？如果存這一點觀念的，就不會相信你們，不會幫助你們的。大家都是同志，彼此心中可以明白。寫長信如果給別人曉得了反而不大好，以後你們只要實際做

革命事業，就勝於發長信給我了！」

我們聽了靜江此人所說的話以後，我覺得他是一個認識革命主義的人。過了兩年以後，靜江到香港，我們才會見了。那個時候好像靜江很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渲染，我們可以從他的談話中間看得出來，他對於男女問題，發表他的理想，說：

「許多人把男女的關係看得很嚴重，其實這種見解是錯誤的。要曉得現在男女關係分得這樣明顯，不過是習慣的關係，習慣未嘗不可以改變的。譬如我們的手可以行握手禮，口可以行接吻禮，那麼男女關係又何常不可以這樣行禮呢？」

當時靜江的話真是妙極，靜江的思想直令人不可捉摸，大概靜江受了法國民族的影響太深的緣故。現在有人說靜江是右派，其實真冤枉，現在一般自命爲左派的人，那裏夠得上靜江當年思想言論的急進呢！

二 購運軍火的失敗

我們住在安南不多時候就認識潮州同志余既成。他是當地的一個有力量的。同時有許雪秋者，他是一個奇人，爲會黨江湖之流所推崇的。這種人本來不一定懂得主義，他們的投身到我們革命團體，不過是出於憤激，或者有什麼野心也不定規。他是一個候補道，他覺得捐了錢弄一個紅項子戴戴也是很漂亮很得意的，不過他出錢捐了官却是不去做官，在南洋一面弄弄生意，一面想造反（倒並不曉得革命不革命，其實也說不上什麼革命），他學打拳學舞劍，再和一般會黨的人相結納，在新加坡潮州熟悉的人很多。當時南洋華僑思想的趨向已經和以前不同，以前是一味的崇拜滿清，那個時候却是有崇拜英雄豪傑的趨勢，只要那一個的言論行動特別一點古怪一點，大家也就崇拜他。潮州同志覺得此人可用，於是把許雪秋介紹入黨。這樣，就預備在潮州舉事，可惜沒有軍火，而這回從日本購運軍火到潮州的計劃失敗了！

在南方購置軍火不容易，所以秘密到日本去設法購置，那裏曉得東京的同志不秘密，把這件事告訴了章太炎，一曉得這件事情，馬上進行破壞的陰謀。說到這裏又要舊事重提，孫先生離開東京的時候有鈴木先生贈送一萬元旅費，孫先生爲顧念民報，所以從一萬元中分出二千元來放在民報社。這件事給章太炎曉得，以爲鈴木送一萬元要全交給民報，而孫先生過手祇交出二千元，自己落用了八千元。章太炎以民報爲世界，就大發其書歐式的牢騷，摸不着頭腦的大鬧大吵。他竟膽敢把掛在民報社的孫先生的照片撕下來，下面批下幾個字，叫做：「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擲去」，他以爲孫先生還是在香港，就把照片連批語寄回香港了。這一回孫先生派同志到日本買軍火，他老先生當然要乘機報復了。當時孫先生所購的軍火是村田式，章太炎就亂嚷亂吵地說道：「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丟了性命嗎？可見得孫某實在是不道理，我們要破壞他！」他說了這些話便使別的同志也附和起來了。其實呢，章某這幾句話完全沒有根據，因爲當時滿清的軍隊所用的槍械是老毛瑟，比之村田式來不見得高明，中日之戰的時候，中國是用老毛瑟打敗仗，日本是用村田式打勝仗的。如果說當時買村田是送同志的性命，那裏我記得在民元二年的時候各省軍隊還是買村田式的，何以時間越後了反而不是送性命呢？可見得這完全是章太炎的無稽造謠蓄心破壞的惡毒了！幾批的軍火都是這樣被他們破壞，後來祇有一批軍火了。本來沒有船裝載這些軍火，後來有三上公司願意把船自己帶到潮州至汕尾，帶船者爲董野，隨船同來者爲鄧慕韓。在軍火運送之前，先生就派好同志在香港策應，主持潮州事件。軍火運到岸上的時候，派定許雪秋從大船上駁運軍火，余既成專管岸上的接貨。許雪秋接軍火是先雇用小船，再靠在大船分批運下，那裏曉得許雪秋事前沒有叫好小船，那大船再三用符號招呼，許雪秋只找到一隻小船，大船等了十多鐘頭簡直等著急起來了。剛剛事太湊巧，有一隻中國兵船過去，本來中國兵船絕對不敢顧問外國船的，可是這隻日本船自己心虛驚惶起來，軍火沒有運下，就急急忙忙開去，一直開進香港。這件事情給香港曉得，說是有日

本船私運軍火到香港，自然要引起交涉。好在我們和香港的日本領事熟悉，就叫日本船趕快卸貨，船依舊開回日本去了。後來董野、鄧慕韓到香港，許雪秋因為事情弄糟了不敢見先生，就寫信給先生說：「這件事情是日本船的不好」，其實我們平心而論，日本船固然因為虛驚而失事，而最大的錯誤還是在許雪秋身上呵！

三 防城之役

後來孫先生要我回到安南，是發動防城之役再謀起兵。

防城的事件是怎樣發動的呢？趙先有欽州人民抗拒糖捐，廉州人民鬧着荒年，於是有本黨同志和他們合攏來起事。民國紀元前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欽州之王光山舉事，占領防城。

清廷會派二枝兵駐在防城一帶，一個是趙伯先，一個是郭人漳。先生乃遣人游說二人，使參加革命軍。趙伯先帶新兵二營，那時新軍的聲譽最好，我的堂弟毅生就是被派到伯先營中，和伯先同去。郭人漳帶巡防隊二千多人，郭以道員做總指揮，趙祇是標統。而趙確是我們的同志，郭不過是一個無賴者。郭人漳對於地方沒有接洽竟用砲兵烘擊防城的堡壘。先生因催克強從廣西到香港，克強因到郭人漳營中。這樣一來，趙伯先與郭人漳兩面都有聯絡，不致有呼應不靈的缺點。至於孫號施令則以本部為中心，本部就是以總理所在地為標準。

那時趙伯先深怕郭人漳靠不住，伯先說：「我帶的人數少，而且所處的地位又很低；假使郭人漳萬一靠不住，那麼我就沒有辦法了！」伯先因此不敢前進。本部派克強負責，要郭人漳積極進兵，郭人漳是回得妙，他說：「我不曉得趙伯先決定了沒有，我不敢獨進。就是伯先決定了，我們的力量還是不夠，最好再要派一枝生力軍，能夠把二路的兵力合攏來就不怕了。因為兩廣派委乘直來，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那是應付不了的呵！」這樣徘徊兩方，都沒有前進。伯先通革命黨的事情給滿清曉得了，就把伯先調開，這件事情益發糟了。

本來安南方面也可以出一枝兵，不過軍火已被破壞，而王和順又不敢回內地發動。先生每次三番叫王和順快去發動，他總是不敢，並且提出種種的要求，先生就說：

「你進去發動好了！在發動的時候不能夠槍械都完備的，從前沒有聯絡尚且可以發動，現在有了聯絡爲什麼反而不能呢？」

王和順沒有理由回答，只好勉勉強強的答應去，他隨身却是帶了許多毒藥，這毒藥給先生看見了，先生就當場指出他的錯誤道：

「我們不可以帶這些東西，我們不必怕殺，假使給人家促住了吃毒藥，這就是怕死的明證！廣東人所說的「大丈夫自有人來殺我，我不自殺！」這是革命者的勇氣，你還是不要把毒藥帶去吧！」

這許多話又把王和順說得無話可回。王和順去的時候或者仍舊把毒藥帶去都不定。不過他去了以後，也始終擱不出什麼事情來。

防城之役，就這樣失敗下來了。

四 鎮南關之役

克強出來了，回到安南，我們繼續策劃進行的就是要在鎮南關舉事。先生派精衛到南洋籌款，

防城之役是在民國紀元前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舉義，鎮南關之役是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舉義，前後相隔不過三個月的樣子。

鎮南關在廣西地方，地勢極爲險要，西南與安南東京相接。黃明堂和王和順奉總理命進攻鎮南關，王和順至期隊伍不集，總理因委黃明堂爲鎮南關都督，馮祥士司李佐腳爲副，何伍爲支隊長，集合義勇團百餘人，在十月二十六日夜裏

，繞鎮南關之背而偷襲之。鎮南守兵驟不及防，鎮南關遂爲吾軍所佔領，總理於廿七日親上鎮南關指揮。

現在我要說明當時我們上關的情形。我們一路走的，先生自己，克強和我，我的堂弟毅生，盧伯瓊，張翼樞，（他們是在安南已經學校讀書告假從軍的）還有表同情於革命黨的法國砲兵大尉和日本同志也享吉。我們先從河內坐火車到諒山，到了村中，找着辦游勇的同志，住在安南很久的何老五，（即何伍）在村中有十多家黨的黨羽。我們接洽好了，就要從這個村子出發，想爬登鎮南關的山後。這件事情不能不秘密，所以先到何老五家裏，他就派了十來個人做保護，這十多個人手裏都是拿鎗，因爲沒有槍。走到了山脚下，我們就開始爬上去，從下午五時起爬到十時，還沒有爬到。爬上去的時候最辛苦的有三個人：一個是法國砲兵大尉，因爲他身上背着一支藏煙槍的箱子。非常累贅；一個是克強，他是一個胖子，越爬越喘氣；還有一個，要算我了。當時我的身體非常羸弱，他們都沒有生病，惟有我是生病了。一來呢，我身體的底子本來不大好；二來呢，我到村子裏的時候在何老五家裏隨便弄了一點東西吃了，把我的肚子吃壞了；三來呢，我爬到五六時的時候，覺得口渴得很，把衛兵葫蘆裏的冷水又喝了些，這樣就在肚子裏作起怪來了。我心想我們爬得快要到了，還是快點爬來得好，等到望見砲台的時候爬得更快。我目己都不曉得怎樣，忽然昏倒在地上了；一路冷風吹過來，我面上覺得發冷，心裏却是很明白。他們看見我昏倒了，要想把我抬起來。我自己神經上覺得自己自言自語地說道：『不要抬我，我在這裏歇一下就好了……你們……先走……』我記得彷彿是這樣說。總理究竟是常常有經驗的，他也是叫大家不要抬，他說：『這是不緊要的，只要睡一下就可以好了！』於是他就指揮我的脚部龍高頭部放低，這樣一來我就頓然非常明白，等一下，我說：『我可以同大家同走了。』

大家一路快爬到砲台，就在砲台底下和砲兵住下。那個地方很高很冷，我進去的時候，我的病已經好了。那時的砲兵已經都沒有槍，台下堆着毛草，我們就把毛草堆當作我們住宿的地方。我和毅生同睡，當晚我也是沒有毛病。我的習

慣。一大早起來總是要大解，第二天天明醒來，我以為我的肚子還是要作怪，其實不然，我完全無病。我要上山頂大便的時候，敵方的槍可以放過來。因為鎮南關要塞一共有三個炮台，為防法的要地，另外還有土炮台，為清軍所佔。我們上山時當晚沒有守這個炮台，天明時才發見，他們看見有人上山頂公然把槍開過來了。

孫先生和我們上山頂的時候已經深夜，當晚大家疲倦得很，沒有作什麼事。輪着就是睡覺，法國炮兵大尉走得累了，拿出煙具來大吸了一下。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大家才起來看炮，三個炮台上祇有一個炮可以打，炮的口徑是五生的，其餘一種炮不過是前壁炮，幾枝槍也是老式的沒有效用的。再就那最要緊的大炮來說呢，據法國炮兵大尉的觀察，這個炮的器具不全，標尺已經沒有了。後來他酌量放了幾個大炮，他說：『可以有把握，這個炮可以使用的。』不過，事情太不湊巧，再看別個炮台，炮的方向是向安南的，開炮就是向安南打，不能向中國境地的清軍打，大炮的方位又是改不過來。所以當時就是有二個問題：一個是大炮的方位改不過來，有了大炮等於無用；一個是七十枝鎗是老式的都不中用，要重新配才行。法國大尉要想把炮的方向改過，但是沒有工匠，一個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不是一二天可以辦得好的。法國大尉弄得沒有辦法。就是配槍的話，又是非下山不可。我就把這種情形對總理說，我的意思認為在此無辦法的環境中，遷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後另找辦法，先生就說：

『我是不願意下去！我不願下去的理由呢，也有兩點：第一，我是十多年沒有踏過中國的地方，我現在踏在這個山上覺得高興，我簡直捨不得下去，我以為我們在這裏總是有辦法的。第二呢，我們數十人敢佔炮台。就是要希望我們來，要是我們走了，這個炮台不是馬上失守了嗎？』

總理的話別有見地，不過我仍申說我的理由，我說：

『如果我們在這裏沒有辦法呢，我以為爲坐守在這裏是不必的。我們守這個炮，而這個炮也沒有戰鬥的作用；守這數

十枝槍也沒有最終的目的。至於這些守炮台的將領也會明白我們在這裏是無法幫助他們，就必定想我們下去了想方法來策應幫助法不因此而失望。」

總理覺得我說的話理由很充分。當時兩方打仗的時候，我們這面的兵總算很勇敢的，他們兩面山頭隔着，一面打着一面罵着，一面說：「我們怕你們嗎？你敢走過來，總統打死你們！」一面也說：「不要逞凶，我們槍再多一點的時候，總統把你們捉起來了！」他們這種打罵並舉，相映成趣。不過這些人勇敢固然勇敢，尚須加以訓練始可。這樣下去，總是毫無辦法，我們只好想法下山。

下山的路子就是我們爬上來的路子，我們仍舊從山背的地方下去。離開炮台下來的時候已經下過雨，滑得很不容易走。爬下來的時候以先生爲最有本領，他跌了三交，我和克爾真跌了七八十交，別的人也都是跌了二三十交，後來日本同志就發明一個方法，就是用溜下去的方法，一直滑下去，一面滾得快一面又可以少跌交，我們就這樣溜下來了。

下來以後，還是到村子裏，在何老五的家裏經過了一下。

鎮南關之役的情形如此，只好回到安南境地去再想方法。

五 孫先生的被迫離安南

我們一行人從鎮南關後山下來回安南境地還是要坐火車，我們就在諒山等車子。警察看見我們這行人行蹤詭異，既不類工人農人，也不像商人或學生，他注意我們的行動了。剛剛這個警察是見過先生在報紙上的照片的，警察的心中已經十二分明白，他就跟蹤我們。

我們一直回到河內的時候，警察就找到當地華僑楊壽彭，楊壽彭是當地的警長，可以和政府談話的，警察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曉得孫某在何處了，你帶我們去找他出來。』揚起初還是抵賴，後來露出破綻，賴不過來。本來安南政府對於中國革命並沒有什麼幫助，也沒有什麼干涉，他們可以默認我們做事情，但是要我們不要給警察看見了，因為警察看見了就要執行他的職權，要依照公事的辦法去做，政府也只好依警察的話來辦理了。這一回給警察看見了孫某的行動，警察就追楊壽彭到孫某那裏，說是：『你一定要帶我去找出孫某，我們是中立國，不能做你們的策源地，我須回報政府！』楊壽彭究竟幼稚，想不出應付的話來，就把警察帶到孫某住所了。我當時就責問楊壽彭為什麼直說出孫某的寓所，因為他儘可以一口咬定說我是做生意的人什麼事也不曉得，警察也沒奈何你，這件事情不是不發生了嗎？總之，楊壽彭太不老練了！

第二天，安南政府請先生去，對先生說：

『現在別的辦法沒有，我們只有請你離開這裏罷了！』

『我也曉得你們認為不方便，離開就離開好了。』先生答。

『那麼可以坐我們的法國船，先到西貢，到了西貢，你要到什麼地方都方便的。』

『稍為等幾天，就離開這裏好了。』

過了幾天安南政府派了一個書記官和先生同走，（我前年經過西貢的時候，這位書記官已經做了安南的副總督了）先到西貢，再轉赴新加坡，本來精衛也是在新加坡地方：

孫某先生走了以後，我留在那個地方辦理未竟之事。不過法國的警察和政府當局都是注意我的行動，所以先生走了二三天我還不能做起事來。這樣一來，我們從鎮南關爬下山一直到先生被迫離開安南後的三四天，已經前後有七天多了，守炮的人因為守了七天還接不到軍火，也就退却下來了。法人把這許多退却下來的人統統監禁起來，先生在臨走的時候

本來交我與克強辦理此事，我們就要督這退下來的一百多人招呼火食，並且辦理交涉。當時法國人方面對於這些退下來的人如何處理意見各各不同；有的以為不許這些人出境，統統關起來；有的人以為可以送他們出境，因為鎮南關起事時大家都是稱為革命，不能夠像土匪一樣對待的。後來這批人送到新加坡，英人不能收受，經法人聲明鎮南關之役法人會宣佈守中立，做得視為交戰團體，應該可以上岸。這樣，英國人才答應他們上岸了。

在鎮南關初舉事的時候，安南的法國報紙就著論批評，而且評得非常中肯，評中的要語說：

「鎮南關舉事，革命軍是突然起來了！其實並不是突然起來的，這種醞釀已經很長久了。因為這些起事的人都是革命巨子孫逸仙的部下。關於這件事情，我們是很佩服他們的勇敢，不過事情是不會成功的。何以呢？因為我們從軍事學上來觀察，他們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他們此回舉事，只有最善幹部數人，而底下都是一些散兵，中間是空着的。像這樣的軍事行動，一定沒有多大的效果，我們代替他們担心着呢！」

法報所評的幾句話總算有先見之明。事後我和先生也談論到這件事，先生却反而問我一段話，他說：

「我當時自己親自走上鎮南關，實在是別有懷抱，不料大家都跟我上關，毫無疑議，現在想起來，假使我們在上山或下山的時候，只要清軍派少數的部隊截擊，可以把我們統統打完。事後仔細想一下，我覺得我們那一回事情確是很危險的！你說是不是呢？」

我接着說：

「先生所說的話是很對的，不過我們當時有兩種想法；第一種，革命者對於自己的性命看得無所謂的，普通所謂不怕犧牲者，有時還了熱情所激，就是走入極危險的地方而且處之泰然，若無所事，何況我們為着革命主義而做事呢！所以我們不管什麼，統統跟着先生上關了！第二點呢，我們去的時候很快，回來的時候也是很快的，好像是神

不知鬼不覺的樣子，所以也覺得不會碰到什麼危險的。」

先生聽了我所舉的兩點，就說：

『不錯，你說的兩點都是很對的！』

六 欽廉上思之役

鎮南關之事失敗，總理又被迫離開安南，結果就厭我和克強，再繼續幹下去。

我們第一步要設法使警察不能再干涉壓迫的淫威，所以我們要警告安南的警察廳，說他是對於革命黨虐待，我們請了一位社會主義黨的律師來幫我們辯護。這位律師所得的錢很少，不過他是非常熱心，有好幾回事情都是靠着他幫助的。律師警告了警察廳，倒也相當有效力。我們把鎮南關一役退下來的一百餘人辦好交涉送往新加坡後，我們又計劃繼起的軍事行動的工作了。

我和克強商量，我說：『王和那這個人不中用，郭人漳這個人更是靠不住，我們要小心留意才好呵！』克強似乎沒有理會我的意思，克強又到郭人漳營中去過一次，那裏曉得郭人漳不懷好意，克強幾乎吃虧。好在克強已把郭人漳的神氣看出來，就不動聲色到郭人漳底下某個營中要一張護照，營中的人以為郭人漳與克強本有交情常常進出的，毫不遲疑就把護照發了，克強領到護照馬上離開郭人漳營回安南境。跟着，郭人漳馬上有電報來要克強再去，發護照的也追過來找着克強苦苦的訴說：『我是發不得這種護照的，担不了這種責任，請黃先生再到營中去吧！』克強以郭人漳變卦，統統不理會了。

後來克強在安南自己組織兩隊人，計二百餘人。一半是原有長槍的，還有一半是掛匣子砲的，當時的匣子砲祇有五十塊錢一枝，連子彈二百顆。匣子砲初時發明是打猛獸的，後來才用在軍事上，民國五六年時價格已經數倍，到現在更

大相懸殊了，克強把隊伍和槍械弄好，就親率兩隊進攻欽廉，歷佔欽州廉州上思等地，所向皆克。實際上克強所進攻的地方就是郭人漳駐紮的地方，所以克強馬上變成攻打郭人漳了。有幾回打得很凶，幾乎把郭人漳底下的兩個營長都捉過來，克強所帶的部隊究竟是少數，不過都是非常勇猛，看見敵人的部隊就要進逼，並且揚言說：「我們是先鋒隊，後面還有大隊來呢！」清軍常者被靡。後來因為沒有後援，少數部隊的力量有限，仍舊免不了退却下來，當時退却的時候有兩隊。一隊是黎少廷，他後來為兩個法國的安南兵捉住了，發怒起來把兩個安南兵殺死了逃走，接着他也被捉處死，真是可惜！還有一個是叫做黎端廣，我記得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還看見他在地方上做工作，這兩個人跟着克強打仗總算勇猛，不過也有毛病，就是總離不了游勇的方式。

欽廉上思之役因為沒有後援，終於失敗下來了。

七 河口之役

再說到河口之役。河口是進取雲南的要地，河口起義可以和欽廉上思的軍事互相策應。河口之役統率軍事的是黃明堂張德卿（即王和順）關仁甫數人。我現在專門把黃明堂這個人批評一下。我生平做事總是要仔細觀察人家有無毛病，我看黃明堂有種種毛病，我把這幾點毛病報告先生了。我以為黃明堂這個人好像江湖脚色中的宋江一樣，自己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作爲，不過能開大鍋飯能養許多的兄弟們，就是在做河口舉事的時候還是這套脾氣。他帶人也沒有紀律，譬如黃明堂在抽大煙的時候，底下的小弟兄在旁邊就說道：「老大哥煙抽得夠了。讓弟兄們也來抽抽吧！」他在會黨的資格很老，頗得江湖上的人心。叫他辦一件事情辦法是沒有的，不過叫他勾結軍隊聯絡部隊非常來得快，舉事來得快，失敗也來得快，讓南關之役以至河口之役都是這樣。黃明堂一面接受我們的命令發動反抗滿清的軍事行動，一面仍舊照做開堂的把戲，因為開堂可以賺一筆錢款，依然是一套會黨的色彩。更可惡者，他們竟和打槍的土匪分錢，在營盤中分定你

做單月我做雙月，好像做生意一樣。軍隊這樣腐化，我真安心極了！我把這許多詳細情形統統報告先生。

河口駐紮是在民國紀元前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河口佔領了七八天，克強才過來。

黃明堂等的做法，果然不出我所憂慮，本來佔領河口後，蒙自方面沒有敵人，而且岑春煊的三千枝槍藏在蒙自，我們如能乘其不備佔領蒙自，並可增加軍器。而且到了蒙自以後，我們事先得滇越鐵路公司也接洽過，鐵路線可以給我們應用，軍用品也可以運送便利。可是他們遲遲不進，坐失良機。

克強上去的時候，就督促他們開到前方去，他們的開軍隊真是妙不可言：第一天開前去，第二天又退回，第三天開前去，第四天又退回。開的時候燒許多的紙錢，不曉得又是犯了什麼罪，一定要開回來。他們並且貪而無厭的要求再發一個月的餉，我就說：

『餉不是已經發了嗎？至於舊餉，現在還不補發。要是到了蒙自，還怕沒有餉械嗎？你們放放心心前進吧！』我們說得口都乾了，他們還是不聽話。

克強在前方監督他們前進的，可是毫無辦法，於是克強打電報來想法子，他想多買一點駁亮槍成立一個司令部，再用司令部的威嚴來使他們服從命令，克強這個打算未嘗不是。不過他一面打電報，一面自己退下來；他不退下來還可以維持這個局面，他一退下來事情就糟了！

河口之役初發動的時候，安南的法國人很表示同情，他們都說：『這一回發動很像革命軍的舉事了，就是我們法國革命起事的時候也不過如此，恐怕還及不來這樣舉止的文明，行動的合法呢！』可是這幾句讚語只落得人家慚愧。過幾天之後，起義軍隊的所作所為完全和這幾句話相反了！從河口到安南境的柳街很近的，軍隊發了錢就走到柳街來賭博，法國人就說：『照這樣看來簡直不像革命軍隊，革命軍隊還幹下流賭博的事嗎？』

克強退下來，前方軍事的局勢固然變了，就是他自己的事也是弄糟了！

克強經過柳街的時候，他本來很像一個日本人，警察偵探見他行蹤奇異，就注意他，問他：

「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是廣東人。」克強平生喜歡說裝腔作勢的廣東話，他自己以為說得高明，其實他說的音完全不對了。「我看你倒像一個日本人，恐怕你不是廣東人吧？」這個人因為克強說廣東話不像，所以反駁克強，克強也沒有話回答了。

「那麼先生的真姓大名呢？」那個人又進一步問了。

「我是黃興。」克強臨時不知轉灣，竟把真姓名都說出來了。

克強一到我的住處，就被警察廳帶去，又非出境不可，本來克強的廣東話說得不好，而同時自信心力很強，我會對克強說：「你的廣東話太難聽了，你如果是有心要學廣東話的，我倒可以幫助你的。」克強強辯道：「你們廣東話很容易說的，只要多用一點鼻音就行了！」他不信我的話，果然他為學說廣東話而吃虧了！

克強走了以後，祇剩我一個人在那裏，我弄得更苦，苦無代替克強的適當人物。正好從東京來的譚人鳳倪映典黎仲實等接着到安南，可是事體太不湊巧，他們幾個人剛來又被扣留了。同時購買軍火的事也受了打擊，洋行裏怕和我們交易。因為我們是秘密購運軍火，洋行販運軍火的事給警察廳曉得，洋行被控罰款，雖然我們也賠償他的損失，他們做生意的人總是膽小起來了。那時軍隊的火食費積存着幾千元，已無錢可籌，先生是時在新加坡派精衛到八大威籌款，那裏曉得精衛這次竟沒有籌到一個錢。

當時的軍隊，份子本極複雜，團結又不堅固，指揮的人沒有了，餉款也沒有了，根食也困難了，他們等了一個月沒有辦法就哄然一走；這一走比鎮南關那一次更糟！走到安南地境不能帶槍，有的人把槍丟了，有的人連人帶槍逃到安南

地方再給人家繳下來，有的人竟把槍賣給安南人了。法國政府曉得這件亂子，於是就嚴重的警告我們：『照你們這樣做法，簡直不是攪你們的政府，是要攪我們安南了！』

這樣一來，我完全不能透頭露面，我簡直不能夠再行繼續工作了！

八 我匿居安南與出走的情形

自際先生被迫離安南，繼之以克強的被迫出境，而我與鎮南關河口的事情都有關係，而河口一役亂子弄得頂大，清政府當然要當我是禍根，其欲驅我出境至為顯然。我於此時，乃不得不採用避匿的方法。我住在一個冷僻的小洋服店二層樓上，足不出樓，終日也只穿拖鞋，除了幾個極秘密的同志之外，其餘什麼人也不見。不論法國人安南人都不會到我的房間來的。

我悶住在房間裏，精神上太痛苦了。我又要為這般退下來鬧亂子的人担心，簡直悶得無可形容。在這個時間我就學會了我生平所不會的而且也不願學會的一種習慣，這個習慣就是吸紙烟。有一天我昏沉沉地，把桌子上一種最利害的法國紙烟地球牌一大包吸完了，平常人吸幾口都要頭暈的，而我竟吸完了一大匣，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以後我每天幾乎非吸紙烟不可，這個習慣一直到现在始終沒有改掉。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後來我終於設了種種方法把東京來的譚人鳳胤映典藜仲實一批人和在河口失敗退下的工人統統弄出來送到安全之地，我的心事才掉了一半。

我想離開安南，但是我不願經過出口手續，因為我領了出口紙以後恐怕不好再來，所以我想秘密偷走。我預先坐了小艇，上了大船，就在大船上冒充做船上的人，在點名的時候也冒充點了一個名，好在沒有檢查。幸而有一位船上的買辦是我們的同志，我就躲藏在買辦的房間裏，這個方法幸能通過；否則如果檢查起來我既不像水手，又不像茶房，更不類買辦，這是很容易查出來的，等到船開了，我才買了一張船票，這算是沒有事了。

我這樣走出了以後，便到香港。那個時候日先受滿州政府嫉忌，沒有兵帶，改任陸軍學校事。我和伯先商量以後軍事進行的方針，伯先以爲：以後舉事，民軍簡直不中用，非運動新軍不可。民軍太無戰鬥力，太無訓練，新軍比較來得好，而且投身新軍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國家的人。連秀才舉人也有投到新軍裏面當兵的，可見一般。當時大家的意見和伯先的意見差不多，我們將此意見報告總理，總理也深以爲然，於是先生又叫我到南洋籌款，以爲運動新軍再起革命之預備。

我們歷次在南洋籌款及發動革命的情形，如防城鎮南關欽廉上思河口諸役，略情約如上述。這許多次革命運動，大概都是以南洋爲根據而向中國極南的邊地發動可以說南洋實爲上述歷次諸役的革命策源地。

九 南洋華僑之習慣思想與初期的保皇黨之活動

我們留心華僑問題的，就要注意如何啓發華僑能熱誠革命，如何能使華僑關懷祖國幫助建設，這是一般人都要注意研究的，就是華僑本身也應該明白了解的。

現在我把華僑的生活習慣約略的說一說。

本來在南洋方面從事開發經營而握有實際勢力者都是中國人；華僑在南洋因爲能刻苦耐勞，而且智識能力更比馬來土人好得多，所以很佔有優越的地位。後來英國人來了，英國人先用政治上軍事上的威權把南洋控制了，於是再在經濟上實地侵略。英國人的地位就比華僑來得高了，許多的華僑只好在英國的政治經濟勢力的控制之下了。

南洋華僑從前也是從中國被迫出來的，他們的出來不盡爲生活的關係，實在還有政治上的關係。自那成功失敗以後就漂流到南洋住下了。

福建人到南洋最早。福建的華僑還有許多不能講中國話的。因爲他們住在馬來的代數很多，所以祇能講馬來話，假

使我們問他們的姓名，他們反而會覺得奇怪的。

華僑有許多是拖着辮子的，但是如上述這種情形，我們不敢勸他們剪辮子。因為在那個時候凡是拖着辮子的人我們就可以很明顯認出他是中國人，如果馬上把辮子剪掉，從形式上認識中國人的記號不是沒有了嗎？華僑的思想華僑的語言都已甚少中國的成分，僅僅是拖着辮子這件事向內地中國人學來的，所以我不願意他們立刻剪辮子，一定要他們的思想語言習慣都中國化了，那麼這條拖着辮子就該剪下來了！

還有一件事，華僑最迷信，常有大規模的迎神賽會的舉行；我們到了南洋看見這種情形也只好說他好。因為華僑在那裏本來沒有團體，沒有集會，正好借此種迎神賽會作為聯絡。從迷信上說，這種迎神賽會是不好的；却是從華僑環境上來說，這種會也是有意義的。南洋華僑的會館特別來得多，我們也不能說他不好，不能詆毀他是部落主義，因為他們遠離祖國能夠發出故鄉的祖國的觀念，這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起初保皇黨在南洋很活躍，在我們到南洋以前他們的勢力也不小；自從我們到了南洋以後，許多華僑方才如夢初醒，曉得受了保皇黨的欺騙。

當時信仰保皇黨的人很多，廣東人有所謂七家頭者，是專辦棉烟貨的，七家都是信仰保皇黨。所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保皇黨的勢力先入為主，幾乎貽害華僑不淺。那時我們看了這種現象，只有恨欺人者，不恨被欺者。欺人者才是可惡、被欺者只有可憐。保皇黨才是真可惡，南洋華僑本來不曉得什麼，他們只是可憐的被欺者罷了！

當時南洋華僑的所以容易相信保皇黨，也是有原因的。在保皇黨往南洋活動以前，南洋華僑對於中國朝廷有形式的虛榮的崇拜，只要是在滿州人底下做過小官兒的到南洋去吹，說是：「我們家裏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為顯官，有關氣的頂帶的！」這樣一吹，馬上可以哄動華僑來崇拜你了！華僑的父母死了，要是能夠穿前清做官的怪氣的衣服，

戴上紅頂子，那簡直是鬧氣極了！像這種風氣也不能算他壞，因為他們總算還曉得中國，還有向中國的虛榮心，這也是華僑能對於中國發生肉向心的一種基點呵！華僑真容易受騙，這裏也是一件事實：福建人有陳某者，父子部點過翰林，南洋人聽到「翰林」二字真不曉得看得如何的尊重貴重，南洋人都是發狂似的歡迎這兩位父子翰林。陳某等在南洋却是乘機做了一筆好生意，人家請他寫字的戶限爲穿，一把扇子要四塊錢，一付對子要六塊錢，陳某忙得應付不了，拉出筆來隨便寫寫，不知寫些什麼，得其書者如獲至寶，至於能夠請到他吃飯的更引爲無上光榮！我們對於這一類的虛榮心認爲可以原諒的，總算是屬於好的方面，不是壞的。

接着可以說到保皇黨了。保皇黨的首領康老兒本來做過滿清皇帝的師傅，康老兒就可以哄騙華僑，說：

『我是光緒皇帝的老師呵，你們想救國的，想做官的都來吧！』

華僑的腦筋本來非常簡單，他們從崇拜捐官，崇拜翰林進士這類人，一直到聽康有爲爲保皇黨宣傳的說法，他們就互相談論着：

『皇帝而能維新，這個皇帝確是不錯呵！康先生是維新皇帝的老師，康先生更值得崇拜呵！現在康先生是落難，將來康先生是一定可以再起的，俗言道：『英雄相識患難中，』我現在和康先生結識結識，要比捐官好得多呢！』

康老兒的騙人總這是一套，騙人者實在可恨，被騙者實在是可憐！

自從我們到了南洋以後，做了本黨的宣傳工作和幾次實際行動以後，華僑便一天天明白康有爲這批人是騙人，許多人都覺醒過來了，頭腦清晰而有志氣的人都到本黨來了。

有福建人邱叔園者，起初投身保皇黨爲康所騙，後來却覺悟了，並且揭發保皇黨的黑幕，竭力反對康老兒的賣空買空的騙術，他發表一篇文章，大意是這樣：

「康有爲借維新救國之名到處捐錢，他捐了許多錢。究竟做出什麼事來？有一筆明白的賬開給大家看嗎？這一點我們且不管，僅就康有爲保皇的立場來說，他說有光緒皇帝的御書衣帶詔存在他那裏，他總是自己吹，從來沒有給一個人看過，我相信這是騙人的話。假使真的話，爲什麼同黨極親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爲以後不要再騙人了！」

起初鄭螺生、王源水幾位都是和康有爲往來過，後來都加入本黨，和保皇黨斷絕關係。大概從保皇黨再加入本黨的同黨，立場都是很堅決很鞏固，再也不會動搖了。所以受過騙的人，往往對於革命的信念更求得堅定，像這種同志確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南洋華僑的進步，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步是以捐官爲榮，以戴頂子爲光寵；第二步以加入保皇黨與康有爲爲結識爲榮；第三步真正認識革命意義加入本黨從事革命，這三個不同的階段，華僑同志也是承認的。

十 南洋資本家的不革命

華僑對於革命是很熱誠的，大概是受了外國人的壓迫，對於祖國的觀念比較深切一點。華僑中有頭腦的人總是想把中國造成一個體面的國家，那麼他們對外交際的時候也是光輝一點。

要是分析華僑對於革命的態度呢，那麼大概可以大別爲兩種人：一種是大資本家，還有一種是富於熱誠的普通工人商人的華僑。這兩種人對於革命的態度有很大的區別。

大資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擁了鉅大資本的人總是想保守固有的資本並擴大資本的勢力，革命就好像對於他是大不利。我現在可以舉出一兩個人，就足以代表其他華僑資本家的態度了。

有一個叫做姚東生，他的兄弟會殉難于黃花園之役。他本身也算是我們的同志。他後來開錫鑛，發了一筆大財，居

然一躍而爲資本家了。我們認爲他對革命并非不懂，一定可以幫助我們；我們就去找他請他，拿出一點來幫助革命。他就表現出一副資本家的神氣，說道：

「現在我的身家重了，和從前不同了，要我和從前一樣和你們幹，這是不行了！你們所提幫助的話，另外設法吧！將來慢慢設法吧！」

這種話簡直說得氣壞人，黃金的魔力居然把一個人的思想轉變得這樣快！

還有一個姓盧的，更來得可惡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舉義之前，南洋同志籌款募捐，曉得他做膠園樹的生意，從二三萬元一直漲到四十萬元多。鄧澤如同志認爲這樣的暴發戶一定要請教請教他，就和我一同去會他。我們和他講了三個多鐘頭，簡直是說得舌敝唇焦了。澤如以爲此回比以前幾回發動的軍事不同，非大捐不可。他就接着募捐簿子，背着我們寫，寫好了把捐簿捧好了交給我們，他淌着頭，鞠躬打揖，客客氣氣地說道：

「對不起，請原諒原諒吧！」

我們看見他這樣客氣，當場又不好把簿子揭開來看，走出大門一看，却是滑清楚楚寫着二十塊錢，澤如直跳起來，說：

「真正豈有此理！我們非回頭和他講理不可？費了三個鐘頭捐二十塊錢，什麼話！假使我們拿這三個鐘頭的時間來找普通人，所得決不至此！」

「我們本不應找他，發了大財的人就不用着我了，凡是已經發大財的人都沒有希望了？我們要是和他講理，不是更費許多功夫嗎？算了罷！」我淡然的說，並且勸澤如不必這樣跳。

「不是呵，我們真冤枉！這簿子給他寫了二十元簡直糟塌壞了，不能應用了！」

「那麼就算犧牲了一本簿子，我們另外換一本就是，二十塊錢我們不要收他了！」

以上所舉二個暴發戶是不肯幫助我們革命，至於反對我們革命的大資本家更不必說了。

資本家的態度對於金錢總是貪而不足的，錢越積越多，他們藏錢的鐵甲匣子，連火燒也燒不掉。譬如說存九百二十塊錢，他寧願另外借了幾十塊錢，成爲二千塊錢的整數，這樣他高興了。如果想他捐錢，不是把他匣子裏的整數拆開了嗎？他是很痛心而捨不得的！況且他存滿了一千元，就想積了一千五百元，積成二千元，他永不想拿出一個錢交給別人了！華僑大資本家的態度都是這樣的。

有陸祐者，是南洋英屬的一個大資本家，他是從豬仔出身的人，後來變成豬仔頭了。另外呢，他又做包賭包捐的事情。他曾經失敗過幾回，後來又重新復興。他死的時候，遺產達四五千萬。他本來也曉得我們革命黨的活動，但是他一個錢也不肯捐。他有許多事情找澤如幫忙，澤如真費了一番苦心去幫助他料理種種事情。澤如就對他說：『我的幫助你，是有意義的，就是我希望你能幫助中國的革命事業！』他就說：『等有機會的時候再說，有機會我再設法幫助。』我們每回發動革命，澤如總是找他，他總是回答說：

『恐怕你們沒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們有成功的把握的時候我來幫助好了！』

革命的事情如何能使他相信有成功的把握，他明明是要借此不肯捐助一個錢。後來他找到澤如，要請澤如做他家產的總代理人，澤如覺得此人毫無希望，就很生氣的說道：

『我管不了你的許多事情，我還有我自己的正當事業呢？』

澤如曉得這種人難相與，所以和他決絕了。

還有一個黃仲涵：是南洋有名的大財主，就是顧維鈞的丈人。他也曉得我們革命黨，他對於革命黨不敢反對，不過他也怕拿錢出來。南洋大財主的味道我們已經嘗過，我們曉得黃仲涵的味道和其他的資本家差不多，或者更要壞一點也。

說不定呢！所以我們始終沒有摸進他的門戶和他講話，就是摸進他的門戶恐怕也是徒然！

十一 南洋華僑熱心革命的份子

華僑中最熱心革命的份子不是大資本家，中等階級的人總算能夠接受革命，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熱心革命的份子。

這也無怪，有許多資本家他自己不曉得自己是中國人，他不曉得中國話，他是靠着馬來話靠着英帝國主義來發財的，對於祖國痛癢毫不相關。惟有管賬的人才懂得中國人，才有中國國家的觀念，才能夠發願幫助革命事業。所以在南洋做生意的，做東家的往往不知革命為何物，惟有店裏管賬的和做伙計才肯努力革命。這些管賬和夥計常常可以捐出一二個月的薪水，同時他自己又可以做跑街運動，到各處街頭上和各店家的管賬夥計說知此事，所以募捐起來就很快當，尤其以三十歲左右的人最來得熱心，最來得出力！這般人出去奔走號召的時候借東家的名義，比較力量來得大一點，所以我們開會的時候總是不找東家而找這般管賬伙計的人，除非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才會找到東家本人。

至於工人更來得熱心。工人隨隨便便可以助二三十元，高興的時候捐一個月二個月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袋裏有沒有錢，總是捐了以後再來設法。這些工人一面寫捐數，一面很爽直的说：

「錢是賺來的，有什麼用呢！大家來熱心捐助吧！」

我們如果和他們講滿清政府如何不好，我們應該如何革命救中國，工人聽得很入耳，登時伸着拳頭站起來，恨不得立刻就幹起來了！

南洋一般的華僑對於革命既然這樣熱誠擁護，所以本黨在南洋的革命基礎是很穩固的。有人要想在南洋破壞我們的黨務，但是事實上不但沒有破壞，反而鞏固了本黨在南洋的信用，反動者直是心勞日拙罷了！

先生在新加坡二年，我和精衛也是這樣。有一個光復會的陶成章，是浙江人，他是用章太炎在民報社用的老方法來破壞我們，他公然造謠，說：

「孫某借運動革命之名是捐錢到家裏去的，他家裏已經發了大財了！」

他這種無稽之談，本來沒有人會相信他的。不過南洋人很認真，就派人切實調查先生的家庭，先生九龍的家裏只有母親，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幾個舊房子，此外別無所有！還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裏耕種。假使先生為革命發了財，把錢寄到家裏去的，為什麼家裏的房子家裏的人還是這樣驚駭呢？南洋同志切實調查以後，就把實情宣佈，這是一個很有力的反證。南洋華僑對於先生的信仰更而堅確，毫無搖動之餘地。

當時在南洋辦黨的人都是自己貼錢，而且還要助軍費。除了報紙的宣傳以外，還有書報社的効力也是很大，平日集會演講，地方上不受干涉，所以發展的力量更來得大了。

十二 南洋黨務之現狀

現在南洋的黨務就有許多糾紛的情形，在秘密時代大家是犧牲的，是沒有權利的。袋子裏要倒貼錢的；現在不同了，大家認為既有錢拿，又有權利可圖，所以以前是很能夠精誠團結，現在就會鬧一點糾紛了。現在共產黨和改組派混在南洋活動的也不少。

在此，我要說到海南人，海南的華僑都是從福建潮州幾個地方搬過去的。海南的生活很苦，一般人民生活計困難。黃埔學校開辦的時候，其中學生各地相比以海南人為最多，我對仲愷說要注意訓練海南學生，我說：

「海南人生活最苦，受壓迫最甚，所以海南學生到黃埔的特別多；這種人反抗思想很濃厚，我們要好好訓練他才行呢！」

仲愷當時沒有注意留神我的話，仲愷沒有把海南學生特別注意訓練，共產黨却是注意這些學生，就把這些學生吸收去了。自本黨舉行清黨以後，共產黨就把這批海南學生統統派到南洋一帶活動。海南人本來頭腦簡單，共產黨正好投機利用了！

前年我們到南洋考察的時候，伍愷翼在新加坡被擊未中，捕獲的凶手共產黨正是一個海南人，所以我更想起當時創辦黃埔沒有把海南學生訓練好的錯誤！

要防止共產黨在南洋的活動，並不見得十分困難，只要在根本上注意改革就行了，我們曉得在南洋做工的中國工人比任何地方做工要來得苛刻，工人去做工，本來訂短期的規約，但是結果一定變成長期的，終身賣給他，此所謂豬仔者是也。他們用什麼方法來把人家弄到豬仔的圈套中呢？他叫工人賭博，把錢賭完了可以預支薪水，你沒有錢償還他，就要訂立長期的賣身的契約。工頭呢，又是可以隨便打工人的，種種的苛刻的虐待實非人類所能忍受。工人受不了苦要逃走的話，如果被捉住了，恐怕就要活活地打死了！我們一定把這種工人的待遇改革，不能用待遇牛馬的方法來待遇工人，一定要用待遇人的道理來待遇工人。等到南洋賣豬仔和種種不人道的苛刻待遇消滅的時候，共產黨就不能夠活動了。

南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我們要把南洋的糾紛的現狀改正過來，恢復以前革命策源地的光榮！南洋對中國革命歷史的光榮是不會磨滅的，是繼續增進沒有窮盡的！